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世界中心的轉移至今是國際關係研究中尚未解開的謎，而國際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無秩序的社會體系，只有實力才能夠主導國際社會主導權之更迭。¹國際關係史，簡化觀察就是霸權與反霸權的鬥爭史，²而大國之間的關係往往牽動著整個國際關係的走向。回顧歷史，由一個或幾個大國所發動戰爭，往往把其他國家捲進去，進而形成更大規模的戰爭，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個鮮明的例子。此外大國之間的對抗，也會造成區域之間以及整個世界分裂形成對立的集團，進而再發生衝突。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都是屬於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爭與對抗，雖然冷戰期間並沒有發生美、蘇之間大規模的戰爭。但是，所發生的局部戰爭多與冷戰有關。當時也因為美、蘇之間的對抗，把世界軍備競賽推向危險的環境。直至今日，儘管冷戰已經結束，但是人類所製造的核子武器仍然威脅著人類的文明。

冷戰時期，中共因為面臨美國核武威脅，以及中、蘇關係惡化等國際因素的壓力，促使中共在戰略³部署上開始全力發

¹ 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民 89.10，頁 111-112。

² 周煦，美國圍堵中共升高兩岸緊張情勢，《聯合報》，民 90.5.20，版 15。

³ 戰略，在克勞塞維茨的觀點，指的是一種運用和部署「戰鬥」的作為，以達到「軍事目標」和「政治目的」的科學或藝術，是以擬制和實施戰爭計畫為核心內容的系統工程；只有符合戰爭的客觀實際，並且達到了戰爭「勝利結局」的戰略，才是正確的戰略；而堅定不移的貫徹符合客觀實際的戰爭計畫，以及始終著眼於「戰略的有效要素」，是正確實施戰略的兩個重要原則。吳瓊，《戰爭論詮釋》。北京：華文，民 90.1，頁 285-292 頁。

展戰略核武，以及長距離「洲際彈道飛彈」(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ICBMs) 作為核武載具。⁴然而中共在核武的性能與數量上雖然無法與美、俄兩個核武大國抗衡，但是中共採行模糊的核武威懾戰略，所產生的嚇阻效果，已經大幅降低可能遭受美、俄兩國核子攻擊的可能性。如今中共在戰術、戰略核武技術已經十分成熟，其第二砲兵部隊的核武力量對於亞太各國也已經構成嚴重威脅，如此轉變也遷動美、中、俄、日等亞太大國，在亞太地區進行新一回合的軍事部署與重組。

亞太地區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地位，也是美國致力維持對此區域安全事務產生影響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亞太地區預計在本世紀初的經濟活動總值可達全世界經濟貿易的三分之一，美國與亞太地區之間的貿易值已高達四千億美元，在美國就有三百萬人就業機會依靠亞太地區。⁵而中共評估當前亞太地區戰略形勢、世界地緣戰略環境，以及國際戰略發展趨勢，仍然是以美國為首的集體力量，正逐步透過雙邊、多邊聯盟進行擴張。美國為防止本身未來成為孤立的強權，其國家戰略意在發展美國主導、大國協調、中小國家服從的國際干涉規範，⁶由「新干涉主義」、「維護地區安全」和「中國威脅論」等三項訴求相互呼應。在軍事上，積極強化與亞太地區國家的軍事同盟，在美國海外駐軍及盟邦，推動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並有意將台灣納入此「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之中。中共針對新的國際戰略環境，

⁴ 指射程超過五五〇〇公里射程的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彈道飛彈，又指裝載在洲際飛機上的炸彈和飛彈。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IPRI 年鑒 1999 軍備、裁軍和國際安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民 89.4，頁 40。

⁵ 朱瀛泉編，《國際關係評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民 90.11，頁 326。

⁶ 同註 1，頁 197。

已強烈意識到亞太各國戰略部署正在快速調整之中，多數的作為明顯是針對中共這個可能新崛起的強權而來。當中共面對亞太戰略形勢的快速改變，仍然可以運用其現有的核武力量，以及成熟精準的彈道飛彈系統，反制美國及其盟邦在亞太地區之戰略部署，加深中共對於亞太事務的影響力，進而確保其國家利益。當以美國、中共為主的亞太大國，加上互有聯盟關係的日本、俄羅斯等國之勢力正在亞太地區推擠，已經為未來區域安全埋下混沌的衝突變數。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採用「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Approach) 與「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並援引權力平衡理論 (Power Balance Theory)，來探討中共核武戰略對亞太地區的影響程度。援用三個研究模型，旨在透過相互的辯證，蒐集中共建國以後全力投入核武發展以確保其國家安全，其間相關歷史文獻以及重要轉折之關鍵。如列寧所說，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統一，是如何統一，在何種條件之下統一。毛澤東也說，矛盾不能孤立的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所以矛盾雙方互為存在的條件。⁷所以，中共核武戰略的演進自然有其相對應性，在國際局勢的壓力之下，或為求權力平衡以及其他國家追求的權力平衡，以及中共力爭成為亞太強權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之下持續進行之中。這也驗證中國有句古話：「天下大勢，

⁷ 同註 3，頁 544。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⁸其中蘊含了豐富的辯證思想，從而道出國際事務發展的一般規律。

在歷史現象中若以單獨事件進行解讀通常是沒有特別意義的，但歷史是具有延續性的特質，任何一個歷史事實與過去的歷史事實之間常有無窮的鏈鎖性。⁹以比較的角度切入，透過歷史研究法，歷史就不再是過往的簡單陳述，而能賦予解釋其蘊涵的意義，有指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歷史事實有關的前因後果。¹⁰本文以歷史的軌跡來探討中共在各時期核武戰略的形成與演變的過程，從歷史進程中分析比較，每一個歷史現象背後所代表的特殊性質，以及相似歷史現象異同之所在，經由比較的過程而求得異同，再由異同之中歸納出較可靠的通則。如政治學家浦萊士（J. Bryce）所說：「研究需要的是，第一是事實，第二還是事實，第三還是事實」。¹¹有了事實根據，才能從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與文件記載之中進行有效的推論，雖不能保證不會產生誤判。有如資訊的大量獲得並不能產生絕對正確的決策相同，惟有在充份的資訊之下才有降低與減少誤判之可能。本文另一個研究架構是以文件分析法為本，蒐研中共官方原始文件，及相關研究中共核武發展書籍與各庫智之分析報告，探索中共內部在建構核武軍事武力的戰略思想本質，並藉由權力平衡的理論，假設國家是個具有權力平衡的機制，其所採取的國家行為與互動的結果都會造成權力平衡的狀態，以此分析亞太主要國家，對於中共核武戰略發展相對應態度與戰略調整等相關作為。

⁸ 王福春等，《核陰影下的南亞》。北京：新藝術出版社，民 87.8，頁 168。

⁹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民 82，頁 186。

¹⁰ 同上註，頁 165。

¹¹ 同上註，頁 169。

本文研究方法多著墨於中共具有核武力量，所形成的戰略思維對國家戰略的影響，當然核武戰略是在國家整體戰略、國防戰略指導之下的戰略架構。而國家戰略，在美國陸軍學院所使用的教材「聯合軍語辭典」(Dictionary of U.S. Military Terms for Joint Usage) 中明白指出，對於國家戰略定義為：「在平時和戰時，發展和使用國家的政治、經濟、心理力量，連同其武裝部隊，以確實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¹²國家戰略簡言之，也就是在一切環境下使用國家權力，以達成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中共國家戰略中的核武威懾戰略，對於亞太主要國家的影響究竟有多少，在考量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之下，對於各國正面與負面的影響程度為何。本文侷限在探討核武戰略的主題之下，必然有其侷限性與困難度，除核武戰略之外，其相關的戰術、戰略核武的發展與各國對中共軍事武力崛起，均屬本文探討的範圍，以免流於因側重局部而失去研究主軸之可能。

在文獻回顧與分析的探討上，有關核武戰略研究工作的史料蒐集側重在美國，但受限各國基於國家利益對於核武的透明化較低，尤其針對中共核武戰略的研究和西方相較則更為困難。因為中共並不像美、俄、英、法等國，對核武的使用做了明確的宣示 (Declaratory Policy) ，反之，中共還有意模糊其核武意圖與實力。¹³中共有關核武發展之文獻質量均少，與中共長年以來與美、蘇等核武大國相互嚇阻的戰略形勢有關，符合當時處於核武弱勢的國際環境。而本文研究主軸多著墨在

¹²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臺北：麥田，民 87，頁 30。

¹³ 陳世民，〈中共核武戰略的形成與轉變〉，碩士論文，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民 80，頁 6。

中、美兩大亞太國家的核武戰略進行對比。雖然受限於中共核武研究篇幅較少，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前進，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資料可供參考研究，對於中共核武戰略研究專精者，以及對中共核武戰略發展與演變有深入研究者已不在少數。本文另一個重點在從中共核武戰略對亞太地區影響之主題切入，旨在探討與我國緊密相關的亞太戰略環境，但不侷限在對於我國的直接影響，意在避免國際政治緊密的特質恐遭忽略，同時也要避免可能對全球影響戰略變化有失去焦點之虞，期能在亞太地區摸索出，中共核武戰略在區域內與其他強權相互碰撞、聯合制衡之中，勾勒出新的亞太戰略形勢。

第二章 中共國防戰略演變

兵者，國之大事，國防戰略指導正確與否，關係著國家的安危與存亡。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歷朝歷代的王朝對於控制地理核心地區以及消除外部直接威脅，始終勝過於取得廣大的領土，以及將影響力拓展至疆域以外的野心。在中國帝制時代，各朝代的皇帝通常都會企圖達到一個明顯支配鄰近鄰邦的地位，盡量以兵力的優勢來確保中國對外與對內的安全。¹⁴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對於剛剛結束國共內戰始取得政權的中共而言，國家的根本利益就在於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的完整。中共的國防戰略與軍事準備，始終也是以嚇阻任何可能對中共發動侵略戰爭，以及實現其國家發展作為最高指導原則。當然，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之中，發動戰爭或是被迫接受戰爭常常是人類文明中為求生存所必須面對的過程。正如克勞塞維茲（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所言：「戰爭不過是政治（策）用其他手段的延伸」。¹⁵而每個國家的國防戰略也都是為了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為實施武裝力量與準備進行戰爭的謀略的過程，也就是戰局和會戰的理論與實踐。

同樣的，任何國家在制定國防戰略的過程之中，就必須不斷進行推演敵人可能進行戰爭的戰略規則和作戰能力，並致力研究假想敵的戰爭規律和戰略特點，以及可能進行戰爭的方式，逐步進行沙盤推演，再根據國家經濟能力和預判敵人的特點，周密計畫出國家的國防戰略。但是，在傳統上軍事戰略必

¹⁴ Zahmay M. Khali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CA: RAND Press, 1999, p. 21.

¹⁵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民 88.12，頁 263。

須考量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須要能比敵人具備更迅速掌握戰爭變化的能力。¹⁶中共國防戰略的演變，就是只有符合適應國際環境與內部變化的特質，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彈性與柔軟度，從中共建國之初到參加韓戰，以及與越南、印度、蘇聯發生邊境戰爭等傳統戰役，乃至跳過發展傳統武器的必經進程，直接發展對中共當時國際戰略形勢最需要的核子武器。造就中共能夠以有限的核武力量，適時降低核武大國可能的核子威脅，其國防戰略在國內政局動盪與國際局勢混沌的形勢之下，一直呈現著漸進式的調整與改變。

第一節 廣泛防禦戰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十三億人口，人口總數接近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國土面積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一，中共與十四個周邊國家接壤，又與二十四個國家在海域上鄰接或相互靠近。¹⁷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在此獨特的環境之下，隨即因反對美國介入亞洲事務與美國處於軍事對抗狀態，並派遣人民解放軍在朝鮮半島進行長達三年的軍事對抗。中共當時在面對軍力強大的美國之下，但是當時的毛澤東對於是否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抱持否定的態度。毛澤東認為，戰爭歷來都是由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所發動，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力量空前強大的局面，必然迫使帝國主義國家有可能而且一定會與社

¹⁶ 鈕先鍾譯，Andre Beaufre 原著，《戰略緒論》。臺北：麥田，民 89.2，頁 71。

¹⁷ 朱鋒，《彈道導彈防禦計劃與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民 90.7，頁 15。

會主義國家達成某種妥協。¹⁸所以中共在面對大陸沿海飽受壓倒性美國空軍及美國支援的我國空軍空中攻擊時，中共人民解放軍已有廣泛防禦，以及長期處於備戰與臨戰之準備。

所以中共在一九五〇年代對於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指導原則，就是以毛澤東對於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所發展出以「人民戰爭」架構為本的戰略指導。「人民戰爭」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利用充分動員的能力，嚴密的組織和武裝的人民群眾，以貫徹落實全面性的人民戰爭。其基本想定就是，假設美國、蘇聯或日本等國有進犯中國之可能，而且戰爭的過程將會持續數年，在戰爭中有可能必須遷都，在持久性戰爭進行期間，中共的國防戰略指導是將幾百萬武裝人民投入戰場，以「人海戰術」拖垮入侵之敵，直到被中共正規軍打敗為止。¹⁹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的根源，也就是中共在歷經抗日與國共內戰等實戰經驗所發展出的戰略理論。「人民戰爭」的提出，初步只是游擊戰的戰術指導，當時毛澤東提出流傳後世的「十六字訣」，指的是「敵近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因而延伸出「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基本的運作模式，如同「槍桿子出政權」之精神，以武力達到建國的目的，只要緊抓住軍權與廣大人民的支援就能控制全中國。讓中共即使在面對外國武力再次進入中國，仍有信心在「人民戰爭」戰略指導之下，以中國廣大領土與眾多的人民，續有拖垮入侵敵人之能耐。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關係，仍然維持著「黨指揮槍，非槍指揮黨」的原則，實

¹⁸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民 90.6，頁 81。

¹⁹ 肖歡容、張梅譯，Michael Pillsbury 原著，《美國學者解讀中國安全》。北京：新華出版社，民 90.5，頁 276。

深受「人民戰爭」思維之影響。

蘇聯是「人民戰爭」廣泛防禦戰略思想形成的另一外在因素，當一九五八年第二次台海危機之後，中、蘇關係開始交惡。中共為因應蘇聯在中國北境的軍事威脅，在國內經濟蕭條、軍事現代化落後等不利因素之下，中共在進行「人民戰爭」戰略指導的同時，也開始發展出「積極防禦」的國防戰略以應付北境強敵。毛澤東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定位「戰略防禦」的基本原則，將「積極防禦」理論稱為「攻勢防禦」也稱「決戰防禦」。毛澤東認為：「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也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作為」。²⁰此戰略指導的精神在於「積極防禦」是「真防禦」，而非「消極防禦」的「假防禦」。²¹這項特徵與克勞塞維茲（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對於防禦作戰的理論十分一致，克勞塞維茲認為，在整體防禦戰略中，「積極防禦」是一種可以更有把握戰勝敵人的一種較強的作戰方式。²²

因而，中共國防戰略已發展成為在「敵強我弱」的主觀條件下，產生「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等「以弱勝強」的戰略原則。此與拿破侖（Bonaparte Napoleon）把「進攻」和「防禦」視為一對具有內部聯繫的特性，是一種可以相互影響和互相推移的關係，拿破崙（Bonaparte Napoleon）曾說：「在防禦戰爭時不能排斥攻擊，就像在進攻戰爭中不能沒有防禦一樣」。²³中共當時的國防戰略即符合此精神，對於優勢敵人可

²⁰ 彭光謙、姚有志，《鄧小平戰略思想》。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民 83.8，頁 281。

²¹ 同註 3，頁 519。

²² 同上註，頁 513。

²³ 同上註，頁 514。

能的攻勢，在戰略上採取守勢作戰，對於入侵國土深處之敵人，採取邊防禦、邊作戰之作為，等待雙方戰力扭轉失去平衡之際，再進入戰略性全面反擊，面臨決戰之際傾全力追擊潰散之敵人，達到壓倒性徹底殲滅敵人之目標。而戰爭的發生至結束曠日持久，為落實持久作戰的指導方向，中共在戰略的內線持久防禦作戰之中，採取戰鬥中外線作戰速戰速決的進攻戰略。具體而言，「人民戰爭」就是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份運用中共假想敵的劣點與中共本身的優勢，充份仰賴人民的支持力量作為生存與發展的基礎。

毛澤東的廣泛防禦戰略，符合中共建國之初的軍隊實力，採行「人民戰爭」誘敵深入的戰略也符合當時中共的國情與國土的地理特性。在「積極防禦」之主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此過渡階段是屬於「人民戰爭」為主，「積極防禦」為輔的「廣泛性防禦」戰略時期。按照當時中共中央軍委之解讀，「積極防禦」在軍事戰略積極性表現在於，戰爭前，加強戰爭準備，採取積極措施，以阻止戰爭或推遲戰爭之發生。一旦侵略戰爭爆發，即以「人民戰爭」的持久作戰形態，瓦解敵人速戰速決之企圖，並以積極作戰行動，改變敵我軍力對比，儘早轉入戰略反攻階段，以殲滅入侵之敵。²⁴在廣泛防禦戰略時期，中共為求確保國家的防禦嚇阻力量之建立，毛澤東在工業技術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工業國家之條件下，跳脫應該致力傳統武器發展與提昇人民生活水平之過程，直接傾全國力量發展核子武力，以致奠定今日中共戰略核武力量之雄厚基礎。

²⁴ 張雅君，世紀之交中共的軍事政策與亞太安全：防禦取向模糊性的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3期，頁88.3，頁36。

第二節 從廣泛防禦到積極防禦戰略

壹、 部署彈道飛彈邁向積極防禦

自中共建軍以後其國內工業基礎薄弱，因此在內部對於「紅」與「專」的問題有所爭議，「紅」指的是幹部的政治思想和立場是否與當權者一致，「專」就是執行工作的基礎，是否具備專業的能力以支持政治思想堅持的立場。當時多數人民解放軍官兵堅守毛澤東「人民戰爭」思維，以致在中共建國初期傳統武器與裝備未能大幅提昇，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讓廣泛防禦戰略思想一直延續到一九六九年，值到六十年代末期中共開始具有核武「最低威懾」核武戰略之能力為止。²⁵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九一年，中共正式進入以「人民作戰」戰略為基礎的「積極防禦」戰略階段。以一九六九年為界，主要立論是中共已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成功試爆原子彈，彈道飛彈也早於一九五六年著手發展，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獲得具體成果，成功發射第一枚短程彈道飛彈（Short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SRBM）。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至少進行三十次射程一千五百公里的中程彈道飛彈（IRBM）試射，到了一九七〇年部署在中國東北、西北部的中程飛彈已經達到五十枚，部署作為主要也是針對蘇聯於一九六九年開始在中共邊境部署重兵之因應作為。

在中、蘇關係交惡蘇聯軍隊在北方邊境部署重兵等壓力之

²⁵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Wilfried A. Herrmann 主編，《亞洲的安全挑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89.5，頁 369。

下，中共「廣泛防禦」戰略，已經開始轉變為「積極防禦」的戰鬥態勢。²⁶毛澤東所主張的「人民戰爭」、「積極防禦」兩大軍事指導原則，已經提昇到實質「積極防禦」為主的環境。事實上，中共國防戰略的演變，並非以領導人戰略思維之更迭，或是重大國際衝突作為劃分。雖在「積極防禦」戰略調整已有取代「人民戰爭」防禦戰略之態勢，但在邁向「積極防禦」的過程中，仍然存有毛澤東「人民戰爭」之戰略思維，中共軍方堅信，敵對兩國面對決戰時，除高科技武器的支援之外，地面部隊決戰以及佔領土地等軍事作為仍然是現代戰爭中必要要素。

貳、 鄧小平「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

一九七九年中共在「懲越戰爭」失利之後，促使中共開始著手在軍事戰略思想進行檢討與修正。中共戰略轉變意味著，中共已經警覺到在亞太地區，雖然沒有立即明顯的入侵威脅，但也不等於處於一個毫無安全顧慮的環境，中共若不積極著手調整國防戰略，未來在此區域內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在美國和蘇聯兩大強國之間，成為兩國牽制另一國的重要籌碼，雖然提升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但也造成中共在軍事上限於被動，無法尋求有利的國家安全與利益。此時期在鄧小平的軍事思維影響之下，中共於一九八十年代開始調整國家戰略，務實的在亞太地區尋求國家的安全與利益。²⁷繼之，在一九八一年英國與阿根廷發生「福克蘭群島戰爭」，以及中共與蘇聯在中國東北珍寶島(Damanskiy)發生邊境衝突。

²⁶ 林中斌，《核霸》。臺北：學生書局，民 88，頁 133-134。

²⁷ 同註 24，頁 27。

中共更意識到為維持長遠的安全環境必須調整國防戰略，中共領導人也警覺到發展高科技戰爭武器的重要性與急迫性，而有了加速國防現代化之決定。

「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國防戰略的形成與轉折過程，起源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當時中共總理鄧小平於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明確指出：

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與中國經濟建設大局的需要，中國應改變其「一、二、三線」的戰略佈局，軍隊建設要改變以往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戰略思想必須停止。²⁸

因應當時國際環境改變，鄧小平評估，二年前爆發世界大戰與侵略中國的全面性戰爭的可能性很小，爆發中等規模的局部戰爭的危險性存在，爆發小規模常規戰爭的可能性較大。因此中國的國防建設佈局，其投入不應把重心放在大打上，其重點應放在小打和中打的能力上。²⁹鄧小平的戰略觀逐漸從過去的「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發展成「立足於和平時期的人民戰爭」與「高科技局部戰爭」為主。戰略意涵包括遠攻能力的想定與內線作戰之能力。此時中共的國防戰略一方面已經具備攻擊取向，能兼顧國土之防禦，並將「積極防禦」的戰略構想，落實在「近海防禦」的戰略部署之上，所以在一九八五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被視為中共戰略調整的重要關鍵之一，當時中共核武力量已經有制止戰爭的威懾能力。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會中也直接提出預判：「在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

²⁸ 同註 20，頁 256-257。

²⁹ 鄧小平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主持軍委擴大會議談話。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民 83，頁 126-129。

不會爆發全球戰爭或核大戰」的假設。³⁰此時中共軍力與武力投射力量開始由海岸走向大洋，在軍事改革的作為上，從一九八五年中共開始大量裁減人民解放軍，加強海軍建設及邁向電子化、飛彈化等、自動化和遠洋化之現代海軍的基礎。

在核子武器及投射能力的技術上，在一九八〇年代初，中共核武發展有明顯轉變，已經擁有對美國本土進行核武反擊的能力。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洲際彈道飛彈（ICBMs）在飛行一萬二千公里之後命中太平洋的目標區，從此將美國本土納入中共核子武器攻擊範圍之內。³¹中共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共原子彈爆炸十八周年，完成被視為「可信的第二擊」(Secure Second Strike)的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ubmarine 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SLBM)試射成功，中共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海上核武威懾力量的國家。³²核武力量的轉變，中共不僅已有能力對抗蘇聯和亞太地區其他不友善國家，藉由洲際彈道飛彈（ICBMs）可將核武投射到美國本土，因此中共核武戰略的力量，不再只是對蘇聯產生威懾作用，在戰略上已經取得制衡美國的均勢地位。

為了落實「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指導之下的國家戰略調整，中共就必須有更多籌碼與美、蘇等大國抗衡。首先為了彌補傳統武力相對劣勢，中共積極投入發展具有突然性、戰略性、摧毀性的「殺手」武器。例如第二代核子武器、雷射光武器等具有決定性武器的製造與發展，朝向科學技術不對稱的研發路線，為了將來應付強敵之用。此轉變是基於對未來世界

³⁰ 同註 19，頁 277。

³¹ 同註 26，頁 135。

³² 同上註，頁 144。

的認識，無論是大國之間的戰爭還是局部戰爭，戰爭的準備工作和戰爭的過程，因為時間等因素將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之一。

鄧小平積極推動軍隊現代化，但由於中共內部對於「人民戰爭」、「誘敵深入」的戰略理論仍有堅持，形成國防現代化與人民戰爭理念緊密結合的綜合性思維，也就是要有打一場「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之準備。³³國防戰略調整之目的旨在追求國家更大生存與發展空間，說明中共戰略方針發展的目標清晰且具彈性，能夠快速順應國際環境與軍事動態之方向。由冷戰時期毛澤東張開雙手請君入甕的誘敵深入戰略，調整至戰略主動權的發展態勢，此時期「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戰略建設已大致底定。

第三節 戰略主動的轉變

壹、波斯灣戰爭的啟示

「廣泛防禦」、「積極防禦」、「核威懾戰略」在一九九一年被三個新的戰略作戰構想所取代。³⁴尤以冷戰結束後，中共在戰略上逐步由內陸走向海洋，一九九〇年代中共國防戰略基本上是一九八五年鄧小平宣示戰略轉型的延續。直至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的發生，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快速獲得

³³ 解放軍出版社編，《新時期軍隊建設重要論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民 76，頁 137。

³⁴ 同註 25，頁 369。

軍事上的勝利，戰爭得以快速結束再度得到中共領導人的重視，中共內部重視「高科技局部戰爭」與「遠洋戰略」之軍事發展的聲浪也日趨強烈。

中共在五十年代已經有歷經美國聯合亞太國家圍堵（Containment）的經驗，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對中共採行「戰爭邊緣」（Brinkmanship）政策。在中國大陸邊緣地帶，沿著朝鮮半島三十八度線、台灣海峽、越南十七度線，美國劃出一條嚇阻共產黨擴張的圍堵線。³⁵中共與美國有長年交手之經驗，對於美國在其他戰場上獲勝之政治軍事要素，美國當然也有可能在中國戰場上使用。中共秉持著「以敵為師」之思維，開始大量蒐集有關波斯灣戰爭的資料並進行比對與研判，對於美軍突破傳統戰爭型態，使用高科技武器贏得勝利的關鍵進行深入的研究。此動力促使中共加速高科技武器發展之進程，也確定人民解放軍「科技建軍」之目標，確立發展第三波的革命性武器為人民解放軍之首要任務。中共總理朱鎔基在十大軍工企業集團成立大會上之談話內容，更可看出中共對國防武器提昇之急迫感，朱某說：

「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沒有國防工業就沒有國防」，能不能打贏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能不能有效地反擊來犯侵略者，這既是對中國軍隊的嚴峻考驗，更是對國防科技工業的嚴峻考驗。花錢買不來鞏固的國防，尖端武器任何時候、花任何代價都不可能從別人手裡得到，惟一可靠的辦法，只有靠自己。要想不被人欺侮、不受戰火蹂躪，維護國家主權，不掌握具有威懾力量

³⁵ 朱聽昌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民 91.1，頁 78。

的武器、沒有攻防兼備的防禦能力，「和平」就是一句空話。³⁶

中共人民解放軍正在建立能在未來「局部性的戰爭」贏得勝利的軍隊，使中共的軍事戰略和武器裝備，更具備向外擴張和遠距離打擊之能力。相同的，隨著中共軍力的快速擴張與武器裝備的提昇，也使得亞太地區鄰近國家和區域內其他強權已經感受到因中共軍事實力提昇所形成的壓力。

貳、 國際環境的壓力

中共從「積極防禦」為先到「戰略主動」的轉變，除受到波斯灣戰爭直接影響之外，中共領導人在面對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考量時，面對國際形勢重大轉變也是促使戰略轉向的動力之一。俄羅斯獨立後國土面積比蘇聯縮小百分之二十四，人口僅占蘇聯的百分之五十一，主要中俄關係在冷戰時期之後得到改善，使得原來以俄羅斯為最大軍事威脅之戰略，產生了重大轉變，³⁷讓中共有更大的空間與彈性介入亞太地區事務。中共研判就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而論，除俄羅斯之外，只有日本和美國對其具有威脅性。面對美國、日本兩國以「周邊有事」超越地理範圍，著眼於事態的軍事聯盟，在東亞地區舉行密集的聯合軍事演習，冷戰後的美、日安全防衛合作實質上已經超越了防衛需求，³⁸中共也開始加強反登陸演習，國防戰略指針把美國、日本列為可能來自海上的入侵對象。

國內部份，因為中共經濟快速成長，自一九九二年之後已

³⁶ 新型遠程地地飛彈為中國武器裝備注入新威懾力，《中新社》，民 89.8.2，版 6。

³⁷ 閻學通等，《中國與亞太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民 88.1，頁 90。

³⁸ 肖偉，《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北京：新華出版社，民 89.1，頁 232。

經從石油輸出國，轉變成為石油進口國。據估計中國大陸若要維持百分之十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在二 三 年時，中國大陸必須購置全球石油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如此對於擁有三百億噸原油產量的南沙群島，以及和美國、日本等國競逐太平洋、南中國海、印度洋的石油運輸線，中共必須即早調整軍事部署，³⁹以維持經濟的高度成長。中共積極對鄰海事務介入的增強，對於台灣的軍事意圖也趨於明顯。一九九三年，中共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提出對於未來戰爭將放在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具體調整未來人民解放軍的發展方向，其中就特別強調在針對台灣問題與周邊領土問題，包括「海洋國土」的主權維護等。把軍事戰略方向調整至東南沿海、南中國海海域以及中印邊界，以海空軍為建設重點並增強第二砲兵部隊的威懾力量。⁴⁰主權的爭議，向來是中共戰略主動的主要動機之一，中共近年不斷強化南京軍區快速反應部隊，並在福建、江西一帶大量部署短程戰術飛彈，顯示其戰備目的始終指向台灣，其地面部隊亦持續強化對台灣發動突襲之能力。

參、國防政策改變與軍事裝備提昇

以「積極防禦」角度分析中共戰略的再調整，在短時間之內中共高技術武器無法與美國相比較，對中共而言惟有具備強而有力並具備可信度高的高技術軍事嚇阻能力，才能嚇阻潛在敵人的軍事行動。換言之，中共為高技術條件局部戰爭作準備的同時，也必須兼顧防禦性與攻擊性，⁴¹如此才能從容面對美國、日本等大國聯手攻擊的力量。中共的軍事戰略部署，從「近

³⁹ 同註 37，頁 51。

⁴⁰ 翁衍慶，《新時期中共國防政策研究》。臺北，中共研究出版社，民 84.11，頁 10。

⁴¹ 同註 24，頁 37。

岸防禦」調整至「遠洋戰略」，主要是為了保護中共海上利益，避免敵人從海上入侵中國，另一方面又可以遂行對於台灣進行海上封鎖的打擊任務，由陸上防禦到向海外擴展的攻擊戰略的轉變，成為中共軍事發展調整為戰略主動的「攻擊性防禦」之指標。同時，中共為求傳統軍事力量也能同步增強，積極著手軍事裝備更新，其中重要軍火供應與技術轉移主要來自於俄羅斯。

俄羅斯對中共武器轉移始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此重大突破源自於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同中共簽署「中蘇聯合公報」，以及多項協議，代表雙方關係已從嚴重對峙走向緩和制度化關係的建構進程。⁴²中、俄兩國軍購初期原具有試驗性質並非大規模提供，兩國每年軍火採購金額約在十億至十五億美元之間，這些交易包括蘇凱二十七（Su-27）、蘇凱三十（Su-30）戰鬥機、T-72 戰車、S-300 地對空飛彈，以及現代級驅逐艦（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等。⁴³第一艘現代級驅逐艦（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已於二〇〇一年一月八日交予中共，第二艘也在同年十一月廿五日完成交艦，俄羅斯也協助中共製造可攜帶長程巡弋飛彈的「九三」核子動力潛艇，和可攜帶射程達八千公里的「巨浪二型（JL-2）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的「九四」核子動力潛艇等，⁴⁴為了提升軍事優勢和快速處理區域局部衝突預做準備。中共為了反制美國太平洋艦隊在亞太地區攻擊能力，提昇中共海軍反航空母艦的打擊能力，已由俄羅斯獲得「日炙飛彈」

⁴² 張雅君，〈中共與俄羅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基礎、阻力與動力〉，《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頁 89.3，頁 10。

⁴³ Zalmay 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CA: RAND Press, 2001, p. 127.

⁴⁴ 林宗達，〈蛻變中的軍事強權〉。臺北：時英，頁 90.7，頁 259-260。

(SS-N-22), 作為攻擊美國航空母艦之用, 並向俄羅斯採購數架空中預警機, 以提昇擴大作戰管制範圍。

在作戰層面上, 目前中共軍隊的準則著重「局部與暫時性戰爭」, 軍事戰略基於下列五項想定而成。第一, 在邊境上與鄰國發生局部而有限的衝突; 第二, 在領海與國家領土內發生軍事衝突; 第三, 為對付旨在攻擊中共境內戰略目標的外來突襲; 第四, 為對抗已進入中國大陸領土的有限敵人; 第五, 對外國境內之軍事目標進行懲罰性攻擊。⁴⁵在國家政策上中共於二〇〇〇年十月十六日公佈「二〇〇〇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支撐了中共軍事上逐漸由「積極防禦」轉變為「戰略主動」的說法, 內容對於中共國防政策已有清楚的明示:

中國在戰略上實行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的原則。這種防禦是和平時期努力遏制戰爭與準備打贏自衛戰爭的統一, 是戰爭時期戰略上的防禦與戰役戰鬥攻勢行動之統一。⁴⁶

對防禦的解釋已有與攻勢行動相互配合之趨勢, 完全有別於以往的「誘敵深入」之戰略, 不但確保「近岸防禦」也逐步調整朝具備「遠洋作戰」之能力。中共國防白皮書中也暗指美國在國際安全形勢以及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 抨擊美國推行「新干涉主義」、「新炮艦政策」和「新經濟殖民主義」, 嚴重損害許多國家主權獨立和國家利益, 威脅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並指出美國以人道和人權為理由, 公然違背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家關係準則, 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 特別是「北

⁴⁵ 同註 25, 頁 370。

⁴⁶ 中共 2000 年國防白皮書, <http://jczs.sina.com.cn/2000-10-16/6458.html>, 民 89.10.16。

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避開聯合國安理會，向南斯拉夫發動軍事攻擊。⁴⁷在區域安全議題上，以更為嚴厲的措詞抨擊美國正進一步強化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與雙邊軍事同盟，推動研發並計畫在東亞地區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以及與日本確定周邊事態法等已違背時代潮流，而聯合軍事演習在區域內有增無減，不利於亞太國家之間建立信心機制。⁴⁸

中共為反制美國在亞太地區新的軍事部署，落實「積極防禦」之戰略構想，將第一島鏈設計成為三個層次，每個層次均由人民解放軍海軍部隊組成「海上多層次縱深防禦」。第一，是在沿海岸向外五十海里，由雷達、飛彈和飛彈快艇與快速戰艦組成大型海岸巡邏隊執行近岸防禦，負責區域內魚雷之部署和清除敵人魚雷等任務。第二，是在距離海岸五十海里到三百海里的區域內，由包括海上直升機在內的飛彈驅逐艦和護衛艦執行防禦任務。第三，是從朝鮮半島到琉球群島和南沙群島，由配備先進飛彈的潛艇與海上攻擊機進行防禦。在第二島鏈，中共海軍計畫將巡邏範圍擴展到阿留申群島、關島和菲律賓。⁴⁹更進一步落實「海上多層次縱深防禦」戰略構想。根據「詹氏防衛週刊」最新消息披露，中共將耗資十六億美元，向俄羅斯購買八艘「基洛」(六三六型) 潛艇。⁵⁰在武器配備上「基洛」潛艇配有可發射六枚 SA-N-8 型防空飛彈裝置，用於攻擊敵方反潛飛機，並配有 Klub-S 反艦飛彈系統，使該潛艇攻擊範圍高達三百公里，更重要的是該潛艇可能具有發射巡弋飛彈

⁴⁷ 同註 46。

⁴⁸ 同上註。

⁴⁹ 同註 19，頁 282-283。

⁵⁰ 元樂義，中共向俄購新潛艦，《中國時報》，民 91.6.9，版 2。

之能力，可以有效彌補中共現役潛艇數量不足之處。⁵¹

⁵¹ 元樂義，基洛一出海全台拉警報，〈中國時報〉，民 91.6.9，版 2。

第三章 中共核武戰略演變

第一節 中共發展核武國際環境

壹、韓戰的因素

中共發展核武的動機，其轉折與發展動機是迫於國際環境之現實面，第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在各主要戰略已經呈現敗象，日本投降只是時間問題而已。然而促使日本提早宣佈無條件投降的重要因素，就是美國決定在日本廣島與長崎使用原子彈。無疑的，原子彈的研發成功使得戰爭的方式有了巨大的改變。但自中共建國之後一直至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之前，毛澤東等領導人還不認為核武是項重要軍事武力，當然那時中共還沒有核子武器，因此在政治與軍事戰略上，十分強調傳統武力之重要性，毛澤東甚至認為美國雖然擁有核子武器，但並未改變帝國主義者的脆弱本質。

毛澤東對於原子彈所產生的作用，曾在言詞上給以輕蔑的定位，認為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雖然毛澤東已經瞭解到原子彈是一種具有大規模毀滅能量的武器，但他還是堅信決定戰爭勝敗的是廣大的人民大眾，而不是幾種新式武器可以扭轉戰局，而且使用核武來攻擊散佈在廣大人海中的游擊隊亦不適宜。毛澤東更認為以廣大的革命群眾所組成的「心理上的原子彈」（Spiritual Atomic Bomb）之威力遠比真正的核彈強大而有

用。⁵²但是一九五 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中共在該年底決定正式參戰，派遣大量的人民解放軍至韓國戰場上，當時中共的國防戰略與戰術構想仍然堅信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故企圖以人海戰術對抗火海，對於原子彈的威力仍然予以輕視。中共忽視的態度一直持續到韓戰結束，由於在韓國戰場因遭逢美軍現代化武器造成人民解放軍大量傷亡，毛澤東開始在觀念上產生改變，開始相信具有毀滅性是核子武器的特徵之一。⁵³

所以，中共在經歷一九五一年的韓戰，以及一九五四年及一九五八年兩次台海危機，中共已經三次面臨美國直接的核武威脅，對此中共領導人已經清楚意識到，面對美國海、空軍的先進技術武器和戰略核子武器的威脅之下，中共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是難以防禦國土。⁵⁴但也隨著中、蘇關係的質變，也讓中共意識到蘇聯無意冒著與美國開戰的危險在軍事上全力支援大陸，讓毛澤東扭轉以前對原子彈輕視的態度，加上人民解放軍在韓國戰場的實戰經驗，雖然在韓戰期間未使用原子彈，但美國僅憑藉傳統優勢的現代化武器，已使得中共的人海戰術受了嚴重打擊，證明人海戰術根本上已無法對抗火海戰術。韓戰停火協定，中共與北韓原本計畫採取拖延策略拒絕簽訂停戰協定，但美國為促使戰爭提早結束，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向中共提出警告，除非中共立即同意簽訂停火協定，否則美國可能將戰場擴大至中國大陸，並可能對中共使用核子武器，由於美國發出最後通牒，使韓戰的停火協定順利

⁵² 曾祥穎譯，K. Scott McMahon 原著，《美國飛彈防禦的過去與現在》。臺北：麥田，民 90.6，頁 68。

⁵³ Robert Jervis,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2, 1988, p. 80.

⁵⁴ 同註 5，頁 200。

簽訂。美國的警告使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真正認識了核子武器的潛在作用，不僅可使用於戰場之上，亦可作為具備實際效果的軍事「嚇阻」工具。

貳、中共領導人定見

在韓戰及台海八二三砲戰之後，中共面臨國際環境的劣勢，以及美國實施核武威懾作為之後，中、蘇關係也已經開始逐漸惡化，中共開始高度重視核子武器的發展，並將發展核子武器定為重大國家利益。事後證明，毛澤東對於核武的真正看法也並非完全漠視，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中曾指出中國要擁有原子彈的談話，毛澤東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⁵⁵對於未來中共的國際地位，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看不起我們，是因為我們沒有原子彈，只有手榴彈，因此中國應該要有原子彈，並儘快發展氫彈」。⁵⁶毛澤東還說：「應該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由此擠出錢來搞核武器」，中共在一九五六年就開始規劃發展原子彈及飛彈等尖端科技的重點任務。

中共發展核武初期是為了制衡美、蘇，基本立場就是不畏懼核子戰爭，但其必須擁有反擊的核子武器，此政策一直貫穿中共發展核子武器之過程。⁵⁷中共戰略考量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戰術上輕視敵人的核子武器，但在戰略上卻給予高度的重視，建軍備戰過程採行非常態的作法，跳

⁵⁵ 張進喜、王顯存，《毛澤東軍事思想與我的核戰略理論》。北京：軍事知識，民 88，頁 4。

⁵⁶ 同註 5，頁 210。

⁵⁷ 同上註，頁 201。

過研發傳統武器的過程直接積極發展核武。當時，中共領導人不僅意識到只有在中國擁有原子彈時，國際上的大國與強權才不會漠視中共對國際關係所提之建言。鄧小平於一九五七年也相當明白的表示中共研發核武的理論基礎，他認為蘇聯擁有原子彈的意義在於帝國主義者會害怕蘇聯，而帝國主義者並不害怕中共，美國在台灣駐軍就是因為中共沒有原子彈。中共當年也已經體認到國際體系正朝向多極化發展，中共未來有可能成為一個與美國實力相當的國家，順應核子時代的強權政治，擁有核子武器才是大國的重要條件之一。

中共發展核武初期國防戰略以防禦為主，以嚇阻敵人不敢向中共進行軍事挑釁，以有利支援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殖民地進行獨立運動。可以理解中共在六十年代與蘇聯交惡之後走上發展核武之路，主要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也就是意圖透過擁有核子武器以嚇阻美國和蘇聯可能的攻擊，並且反制美國的圍堵政策。印證學者格雷賽（Charles L. Glaser）的學說，他認為不同的軍事政策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結果，有可能是好的政治結果，如降低他國的不安全感，或是改變他國的擴張意圖，但是也可能造成更壞的政治結果，如可能擴大彼此的誤解、增加對方的敵意與不安全感，甚至升高衝突。⁵⁸

蘇聯在成功試爆原子彈之後，又於一九五七年十月成功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潑尼克號（Sputnik）。⁵⁹此成果給了美國艾森豪政府無比的壓力，也使得毛澤東意識到蘇聯擁有核武、飛彈、人造衛星等高科技技術，當時中、蘇兩國仍處於戰略同

⁵⁸ 同註 24，頁 26-27。

⁵⁹ 同註 52，頁 39。

盟時期，若善用蘇聯的軍事力量是可有效降低美國的核武威脅。中共對蘇聯發展核武所得到之成果的評價，以及中共認為在社會主義陣營內若個別擁有核武，應有助於減少帝國主義威脅之想法，更增強毛澤東決心發展核武。另一個因素，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情結，中共領導階層也希望透過發展核武來增強國力並贏得國際威望，以快速擺脫中國自清末以來積弱的國際形勢。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堅持發展核武的形勢之下，蘇聯領導人已面臨不論有無蘇聯援助，中共都會自己著手發展核武的形勢已經十分清楚。因此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最後決定，惟有通過對中共的直接援助，才有隨時瞭解和掌握中共核子武器發展的進度。中、蘇兩國於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正式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⁶⁰中共領導人追求擁有核武的重大國家利益目標，在獲得蘇聯的協助之下已初步達成目標。

參、周邊形勢的壓力

從一九五〇年代起，中共的核武發展一直是以秘密的方式進行，在一九六〇年代就已經選定新疆省羅布泊做為核彈試爆地點。然而因為中、蘇關係開始發生質變，加上一九五八年中共砲擊金門對中、蘇關係產生更為強烈的衝擊。當時在台海危機中因為中共拒絕提供美製的未爆飛彈提供給蘇聯研究，造成蘇聯領導人斷然決定停止向中共提供一切有關核子武器的技術和設備。⁶¹於是蘇聯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向中共遞交「關於撤走在華專家、停止原訂設備材料的供應照會」，到了

⁶⁰ 同註 5，頁 208。

⁶¹ 同上註，頁 217。

八月廿三日更全數撤走二百多名核武技術人員。⁶²蘇聯完全終止對中共核武技術的轉移之後，此決定更促使中共領導人下定決心要擁有自己的核武。毛澤東曾說：「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他什麼國，管他什麼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⁶³中共傾全國人力與物力研製原子彈，終於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宣佈第一個原子彈裝置試爆成功。⁶⁴為使原子彈武器化，中共在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次由轟炸機載運投射成功，從此中共正式握有可供實戰投射的核子武器。

中共視核武為保衛國家安全與主權的必須武器，並藉核武來嚇阻強權對中國的威脅，特別是要打破美國對中共的核子威脅。因此從一九六〇年代起，中共對於有關核子戰爭的戰略思考均是以防衛以及生存為著眼點。中共以防禦為思考的核子戰略有其現實的限制，因中共核子武器的規模、種類及技術與美蘇兩大核武超強無法相比。中共在第一次核爆成功的同時，即發表對核子武器問題的基本立場，就是防禦國土、打破核武壟斷及全面禁止核子試爆和全面銷毀核子武器。中共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完成核試爆後，第二天即透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中共對於核子武器的立場：「中國政府鄭重宣佈，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⁶⁵於是中共成為世界五大核武國家中第一個聲明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的國家。

⁶² 同上註，頁 221。

⁶³ 同註 5，頁 222。

⁶⁴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Michael Nacht, Tom Woodrow 原著，《中共戰略趨勢》。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88.4，頁 105。

⁶⁵ 殷雄、黃雪梅，《世紀回眸：世界原子彈風雲錄》。北京：新華出版社，民 88，頁 298。

中共進入核子俱樂部之後，核武技術已非特定國家才能擁有，握有核武與彈道飛彈技術也不再侷限於美國、中共、俄羅斯、法國、英國等國。亞太重要國家日本雖然沒有證據會將其太空發射裝置用於軍事用途，但是日本先進的太空發射能力和曾經發動太平洋戰爭之紀錄，日本軍力崛起已經引起亞太諸國的警覺。尤其是日本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曾於二〇〇二年四月六日表示日本可立即生產核武的談話，更造成周邊國家的壓力。北韓目前已具備發射洲際彈道飛彈（ICBMs）之能力，並且於一九九八年試射大浦洞（Taepo Dong）飛彈。南韓雖然受限於一九七九年美韓簽定的「飛彈諒解備忘錄」，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之下，不能發展射程超過一百八十公里的飛彈，但南韓仍然自一九九〇年起由南韓國內十三家財團和法國湯姆笙公司合作，研發出第一枚地對空短程飛彈「天馬」，另外也在法國的協助之下研發「玄武」短程彈道飛彈，並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在黃海西海岸試射成功，此型飛彈射程可達三百公里，事實上已經突破美韓「飛彈諒解備忘錄」的射程範圍。當然，南韓也希望美國能准予研發射程五百公里以上的飛彈，將北韓領土全部納入南韓攻擊範圍之中。⁶⁶除了東北亞以外，中共周邊已有三個公開的核武國家，俄羅斯、印度與巴基斯坦，更惶論距離較遠的核武大國美國，周邊形勢的壓力，以及追求權力平衡對等的形勢之下，任何有能力的國家都會追求本身的安全環境。

縱觀中共國防戰略演變，中共於一九六四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爾後又很快研製成功了中、長程飛彈、氫彈和

⁶⁶ 朱松柏，北韓的飛彈外交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2期，民89.2，頁10。

人造衛星。實踐證明，掌握了核武飛彈技術，不僅大幅提高中共嚇阻戰爭的能力，而且快速提昇中共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鄧小平曾說：

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有了國家主權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必須掌握一定數量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武器裝備，有一批能有效制

中共威懾戰略的建構，實反映出當時國際戰略環境，傳統軍事力量具有威懾和實戰雙重功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兩種功能有主次之分。戰爭時期主要靠實戰能力打贏戰爭，而相對和平時期則主要靠充分準備形成威懾功能來嚇阻戰爭的可能發生。

肆、國際條約的壓力

自一九四五年美國進行首次核試驗後，截至一九九八年在印度、巴基斯坦兩國先後進行六次與五次的核子試爆之後，全世界有核國家總共進行了二六次核子試爆。其中給大氣環境帶來放射性污染，計有大氣核試五三次，地下核子試爆一五五七次之多。⁶⁷有核國家無限制的核子試爆已經為地球帶來直接的放射性污染。分析中共核武發展進程，因受制於國際條

⁶⁷ 姚有志，中國國防戰略 50 年，<http://army.cn.tom.com/Archive/2001/2/21-94795.html>，90.2.21.

⁶⁸ 喬登江，朱煥金編，《人類的災難：核武器與核爆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民 89.12，頁 32。

約的壓力，也加速中共發展核子技術的進度。相關主要國際條約有一九九五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無限期延長「不擴散核子武器條約」（Non Proliferation Treaty, NPT），規定核武國家保證不直接或間接把核子武器轉讓給非核國家，不援助非核國家製造核子武器，非核國家保證不製造核子武器，亦不尋求或接受有核國家直接或間接的核子武器轉讓以及製造核子武器方面的援助。⁶⁹另外一個已經簽訂的國際公約是「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條約，⁷⁰也已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在瑞士日內瓦聯合國軍會議談判完成，其宗旨在於禁止所有的核子試爆。這項條約要在四十四國批准，並將批准書送交聯合國存放後，條約始能生效。⁷¹以及正在談判的「裂變材料停產條約」（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 FMCT），期望達成一項非歧視性，具有多邊和有效查核禁止生產核子武器，和其他核子爆炸裝置使用裂變材料的條約。⁷²中共受限於上述三個國際公約的簽訂與談判上，對於中共的核武戰略的發展已形成壓力，中共必須在還能發展的空間之中全力發展核武，以提昇核武質量與數量，始有足夠的籌碼與美、俄等核武大國進行軍事抗衡。

第二節 中共核武戰略「威懾」思想建構與演

變

⁶⁹ 同註 5，頁 2。

⁷⁰ 「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第十四條規定，需由四十四個在其領土上有核力量或核反應爐的裁軍大會成員國批准才能生效。截至一九九八年底有三十四個國家已簽署但未批准條約，包括中共、以色列、俄羅斯、美國等國。同註 4，頁 668。

⁷¹ 林碧炤，武器管制的回顧與展望，《歐美季刊》，第 12 卷，第 3 期，民 86，秋季號，頁 22。

⁷² 同註 4，頁 673。

壹、嚇阻、威懾 (Deterrence) 的意義

嚇阻或威懾的概念並非核武時代的產物，而早就是國際政治的一部份。⁷³早在十九世紀歐洲國際政治所盛行的權力平衡，即是嚇阻概念的具體實踐，其他如軍力展現、締約結盟、互派軍事觀察員等，也都有嚇阻的意義。但是要到二次大戰以後，「嚇阻」(Deterrence) 一詞才真正出現在國際關係之中。⁷⁴在核武時代威懾更是一個具有政治、軍事和心理等多重意義的複合概念，西方的威懾力量更具有公開聲明，明確的實力與決心等特性。⁷⁵在理論上，學者 Frank C. Zagare 與 Marc D. Kilgour 從戰爭發生與預防的角度，歸納出結構性 (傳統) 嚇阻理論特點，第一，風險與代價愈高，兩極愈穩定，國際和平也愈能維持。第二，兩極對立所產生的軍備競賽 (Arms Races)，使衝突所付出的成本劇增，戰爭威脅的因數相對削減。第三，由權力平衡造成的軍備競賽，提供優勢一方發動第一擊 (First Strike) 的機會，會增加先發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戰爭發生的危險。第四，相對的，具有抗拒第一擊與報復能力，可以降低戰爭的可能性。第五，純粹具有全面性的防衛體制，缺乏嚇阻意義，將會增加戰爭衝突之機率。第六，選擇性的核子武器擴散，有助於戰爭防制與促進和平。最後，偶發性的戰爭，對和平會產生重大的威脅。⁷⁶簡言之，嚇阻或威懾必須具備三大要素，就是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意志，以及讓潛在侵略者意識到力量和行使力量的意志確實存在。威懾就是這些因素的

⁷³ 同註 17，頁 15。

⁷⁴ 胡祖慶譯，Robert L. Pfalzgraff Jr, James E. Dougherty 等原著，《國際關係理論導讀》。臺北：五南，民 82.4，頁 281。

⁷⁵ 同註 5，頁 77。

⁷⁶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民 91.3-4，頁 28-29。

產物，而不是它們的綜合，如果有一種因素不存在，威懾就起不了作用。⁷⁷而嚇阻是否成功，主要靠的是對敵人造成傷害的威脅，因此實施嚇阻者的決心即成為嚇阻是否能發揮作用的重點關鍵因素之一。⁷⁸

第二次大戰之後全世界軍事戰略的基礎，因為核子武器的出現，擁有核武的國家在國防戰略上均加入建立核子攻擊能力，美國就是一個典型把核武戰略納入國防戰略體系的國家。在核武時代，戰略嚇阻不但是美國主要的打擊力量，更是成為美國戰略思想的主體，核武嚇阻與戰後美國軍事戰略的整合也經歷了歷史發展的過程。⁷⁹美國核子嚇阻之歷程可劃分為一九六一年以前的純嚇阻興起階段，當時美國在全世界握有核子武器的絕對壟斷地位，於是在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於一九五三年初上任之後，同年十月三十日正式批准「國家安全基本政策」的 NSC162/2 號文件，標示著戰後美國軍事外交戰略重大調整已經完成。⁸⁰美國也決定推行以核子武器為主的「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戰略，成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首次形成以核武力量為核心的軍事戰略。⁸¹其基本設計就是放棄兩次世界大戰的作戰原則，主張打一場全球性的核子戰爭。一九六一年之後，當時還在擔任參議員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攻擊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的戰略思想過於僵硬，他認為「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只會把美國本身逼上絕境，甘迺迪（John

⁷⁷ 同註 17，頁 23。

⁷⁸ Abram N. Shulsky,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CA: RAND Press, 2000, p. 23.

⁷⁹ 同註 17，頁 15。

⁸⁰ 同註 5，頁 75。

⁸¹ 同註 17，頁 17-18。

F. Kennedy) 就任美國總統後，立即修定艾森豪的作戰計畫，在幾經波折之後最後確定「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的核武戰略構想。甘迺迪政府初期在「相互保證毀滅」(MAD) 的政策指導之下，美國生產的核子飛彈數量急速增加。若於一九六八年對蘇聯發動全面核武攻擊，預估能夠摧毀蘇聯將近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和接近百分之八十的工業設施。⁸²如同歐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 博士，於一九五三年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季刊所描述的境界相同：「瓶中兩隻蠍子，彼此都能殺死對手，但得冒著貼上自己性命的危險」。⁸³人類應該意識到，毫無限度的核武競爭，最後的結局並非任何國家可以承受的，核戰的結果是不會有真正的贏家。在歷經核武快速發展之後，一九六九年元月美國總統尼克森 (Richard Nixon) 政府上臺之後，尼克森 (Richard Nixon) 在核武戰略推行的是「現實威懾」戰略，就是在保持美國足夠核武威懾力量之前提下，穩定美、蘇之間核武的發展。⁸⁴最後美國選擇「有限核武」與「抵銷戰略」，以及後來在一九八〇年代雷根 (Ronald Reagan) 靈活反應與核武戰略防禦等政策相繼提出。⁸⁵美、蘇兩個核武大國都有意願試圖在核武競爭之中儘量減少爆發全面核武衝突之可能性。

核武嚇阻戰略，是以核子武器毀滅的特性，運用非核使用手段，迫使敵人放棄主動發動核家政治、軍事目標安全的戰略。而核武力量，又包括戰略、戰術核武力量，以核子武器的使用威脅敵人，迫使敵人不敢輕舉

⁸² 同上註，頁 32。

⁸³ 同註 52，頁 48-49。

⁸⁴ 同註 17，頁 35-36。

⁸⁵ 姚雲竹，《戰後美國威懾理論與政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民 87.10，頁 26-32。

妄動。而成功的核武威懾、嚇阻戰略必須建立在幾項要素之上。第一，是嚇阻者的實力；第二，是嚇阻者的決心；第三，是威脅的可信度；第四，是戰爭的準備宣示；第五，是訊息是否明確清楚；第六，是所承諾事務及嚇阻者的重要性；第七，是國家尊嚴與榮辱投入；第八，是本身立場之合法性；第九，是道德原則的強與弱；第十，是歷史原則淵源，最後則是軍力的展示。⁸⁶

核子嚇阻戰略與核武實戰戰略相同，都是核子戰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核心，也是中國孫子兵法中極為重視的謀略思想。在孫子兵法中，強調「兵貴伐謀，先計後戰」的觀念，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原則，而「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內容已道出務使本身不受損失，而達成敵人投降的戰略目的，則是謀略的最高法則與境界。⁸⁷只要嚇阻或威懾能夠奏效，核武戰爭沒有爆發，核武威懾戰略就算是成功。相對的，也因為核子平衡的存在，使其具備的「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可靠性，實際上能夠在國際政治中產生嚇阻作用。從冷戰開始至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安全角度分析，核子武器巨大的毀滅力量與嚇阻能力，讓國際社會維持近半世紀的和平與穩定，可以證明以兩極對立相互嚇阻牽制的「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嚇阻戰略的合理性。所以，核武嚇阻戰略對於擁有核子武器國家決策者而言均是一種「攻心術」，旨在讓敵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嚇阻核子戰爭的爆發。在當今世界上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增加之後，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⁸⁶ 包宗和，《台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臺北：三民，民 79，頁 57。

⁸⁷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民 87.2，頁 61。

反而遠比以往降低，未來的世界和平將比現在更依賴核子武器的嚇阻，⁸⁸但這並不代表多國擁有核武就會降低發生核戰的可能性，嚇阻、威懾也只能提供一時的恐怖平衡而已，惟有全面裁減核武才是全體人類之幸。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洲際彈道飛彈（ICBMs）開始發展與部署，不僅使得彈道飛彈登上軍事力量之巔峰，也使傳統戰爭的基本規律發生根本變化，⁸⁹如使用長距離、高精度的彈道飛彈已成為嚇阻或威懾的執行工具。也因為戰術或戰略飛彈，在性能上具有比傳統砲彈擁有射程更遠、準確度更高、機動性更強等諸多特性，讓以往戰爭狀態下尚有前方與後方之區分，在核子飛彈面前幾乎失去了價值，也扭轉戰爭進行的型態。⁹⁰當時中共考慮戰爭成本，以人民解放軍有限度的武力作為評估，加上面對美、蘇等軍事強國，幾經評估之後得到以使用彈道飛彈作為全面攻擊武器之效益最高，也是最廉價的威懾工具。無論是從嚇阻或威懾的角色觀之，使用彈道飛彈所達到的目的，已經不僅止於戰鬥、戰術或戰役的目標，已經可以達成戰略目標乃至政治目標，彈道飛彈所具備的戰略價值不只是軍事武器，同時也是一種政治性武器。⁹¹而中共對於威懾的研究，亦是強調必須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懾理論」。以中共的觀點論之其特徵是：「是以遏止戰爭、維護和平為根本目的，它是正義的防禦性威懾，它是建立在人民戰爭基礎之上，它是現實力量和潛在力量相結合的威懾，最後它又是善用謀略，能夠以

⁸⁸ Michele A. Flournoy et al., *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4.

⁸⁹ 同註 17，頁 20。

⁹⁰ 同上註，頁 21。

⁹¹ 譚傳毅，《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攻與防》。臺北：時英，民 89.11，頁 187。

強懾弱，也敢於以弱懾強的威懾」。⁹²中共的核武威懾戰略，雖有上述的特徵，但現實上核子武器所產生的嚇阻力量，實難以分辨正義或非正義，霸權或是反霸權。中共的解釋似乎有別於西方的核武嚇阻戰略，但其本質應是殊途同歸，無法改變核武具有毀滅性之特質。

貳、「最低威懾」(Minimum Deterrence) 戰略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後，面對美國運用核子武器進行戰略核武威懾，以及運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進行海上封鎖，執行對中共施行圍堵與嚇阻之戰略。中共為反制以美國為主的核武威懾壓力，從一九六〇年代初其核武戰略即一直保持「最低威懾」之態勢，就是以部署少量飛彈，在遭受襲擊的時候，國家有能力進行反擊力量。「最低威懾」戰略在結構上的影響力，是屬於一種「非線性化」(Non Linear) 的發展，只要擁有一定數量的核子武器。例如只要擁有五枚，就能達成嚇阻的效果，生產三十枚至五十枚核子飛彈，在嚇阻的效果並不會因為數量增加而出現相乘的嚇阻效果。⁹³

「最低威懾」戰略是具備潛在的反擊能力，不同於「有限威懾」戰略指的是具備較完整的核武戰爭能力。中共核武戰略的原則以基本防禦能力為出發，以具備能夠對抗其他核武大國核武嚇阻的能力，以確保中共在世界強國中佔有一席之地。在「核子武器的辯論」(*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書中，華資 (Kenneth N. Waltz) 認為：「國際社會

⁹² 同註 13，頁 82-83。

⁹³ 同註 76，頁 28。

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為了本身利益全力發展武力，而戰爭的爆發也會因為可能付出的代價太高而降低許多」。⁹⁴「最低威懾」戰略就是一種執行不分敵人目標，進行全面性第二擊的作為，通常是直接打擊敵人重要都市與人口中心，以大量毀滅為手段，以達到降低敵人企圖使用第一擊的可能。⁹⁵中共相信只要維持摧毀部份美國城市的能力，就可以到威懾美國的目標。中共的核武部隊即是此種信念下的產物，也是中共主張絕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戰略指導依據。

至一九八七年為止，中共核子武器的能力已經達到「最低威懾」之標準。當時以美國與蘇聯的核武實力相較，形成巨大的反差，因為美蘇兩國的核子戰略是建立在維持國家核反擊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威懾之上，主要目的在消滅對手發動第一次攻擊的危險。中共「最低威懾」戰略，是能以最少的投資，搭配有效的核武力量，能夠對於懼怕國家城市人口中心遭到少數彈頭的核武報復，讓美、蘇兩國不敢首先發射核彈。但是中共戰略專家林中斌教授認為「最低威懾」（原書為嚇阻），包括，一小型核武庫，二有限摧毀力，三不增加核武種類，四孤注一擲的報復性戰爭，五為合作的優勢。⁹⁶中共此時期的核武數量並不能滿足小型核武庫的要求，是否符合「最低威懾」的標準應不是探討重點，可確定的此時中共已具備對美、蘇等核武大國發動核武反擊之能力。

⁹⁴ Scott D. Sagan,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NY: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pp. 3-4.

⁹⁵ 曾錦城，《下一場戰爭，中共國防現代化的軍事威脅》。臺北：時英，民 88，頁 119。

⁹⁶ 同註 26，頁 269-273。

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七年，中共雖然聲明不首先使用核武，但遭受核武攻擊時會以核武作為報復，也由於中共於一九八一年初已發展報復性核武攻擊能力，使「最低威懾」核武戰略增加可信度。但是「最低威懾」核武戰略，在概念上在於一個國家不須擁有太多核武，其戰略核武只要擁有「可信的第二擊」（Secure Second Strike），可以造成讓敵人無法忍受的損害，便可嚇阻敵人不敢冒險發動核武戰爭。此外，「最低威懾」戰略以人口眾多之城市作為報復對象，顯然中共核武戰略並未放棄此報復目標。且就實力而言，符合「最低威懾」戰略的標準，只要擁有二百至二百五十個投射載具，然而中共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經擁有超過二百五十個以上的投射載具。可見中共在此階段因本身核武能力居於劣勢，採取了模糊核武威懾戰略，以符合當時國家安全的需求。當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詹斯頓，即評估中共的核武政策正在改變，中共躋身世界強權之林的同時，也視龐大的核武部隊為晉身強權的檢驗工具，並企圖「質」、「量」併進提升其核武部隊，諸如此類的變動可能是中共轉向「有限威懾」核武戰略之前兆。⁹⁷

參、「有限威懾」(Limited Deterrence) 戰略

雖然有些西方專家相信中共仍會實行「最低威懾」戰略之政策，但以中共建軍的方向、質量、規模分析，可證明中共戰略思想正在朝「有限威懾」前進，學者姜斯敦（Alastair Iain Johnston）之研析報告指出：⁹⁸

⁹⁷ 同註 54，頁 98。

⁹⁸ 同註 52，頁 312。

在過去五至十年，中共軍事戰略家認為其第二砲兵部隊應採「有限威懾」的概念，「有限威懾」是講求具備讓世界各國知道中共有能力在危機升高的狀況下，有報復敵人，造成敵人重大損失的有限作戰能力，而不使敵人在核戰中佔到便宜。中共戰略家認為若有了這種能力，能讓敵人不敢輕舉妄動。因此需要增加其戰術、戰區及戰略核武，其精度足以命中敵方之反擊力量，而且是機動的，可以在核子危機初期就投入戰場，並且能夠穿透敵人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而二砲部隊需要有效的太空基地早期預警與某種架構的彈道飛彈防禦能力，才能達到「有限威懾」的要求。

「有限威懾」戰略，應用於戰術、戰略作為上，均必須具備足夠的反擊能力，藉由威懾的實施也要有將傳統戰爭提昇為核子戰爭之準備，縱使威懾未能適時奏效，但仍然要有相對的實力控制可能升高之局勢，強迫敵人重新考慮原本可能十分冒險軍事作為。⁹⁹基於核子武器在戰爭中的強大的毀滅能力，中共在核子戰略指導遵循幾個重點，在核子戰力上，隨著核子技術的發展而精進；三位一體的發展，至今仍然持續進行之中；也由於核武小型化，將成為戰術與戰略彈道飛彈的一部分；在核武威懾戰略上，中共已由「最低威懾」戰略開始轉向為「有限威懾」戰略邁進，以確保第二擊之反擊能力。中共於一九八七年開始，開始使用「有限威懾」這個名詞，而「有限威懾」戰略與「最低威懾」戰略之差異，在於「有限威懾」戰略的定義在於加入在戰爭中「核反擊」的重要要素。中共對於「有限威懾」戰略的定義，是能以數百枚核子彈頭，針對已被瞄準敵方城市和其他目標進行攻擊的能力，以確保進行有效第二擊的相互摧毀能力作為詮釋。如具備大量的小型、高精度、高生存

⁹⁹ 同註 95，頁 120。

能力和高穿透力洲際彈道飛彈（ICBMs），和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的報復能力。

中共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諾，容許在警告後實行後發制人的報復性打擊，甚至在有明確危險時進行先發制人的第一擊。但是在波斯灣戰爭過程中，中共察覺伊拉克使用傳統彈頭的「飛毛腿」（Scud）飛彈，¹⁰⁰以及美國高精度的「戰斧」（Tomahawk Mrasm）巡弋飛彈在戰場上大量使用，得到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在戰場上已經發揮有別於傳統武器更驚人的攻擊效果，不僅能夠產生高效率破壞戰場的軍事目標，更能讓敵人在短時間之內喪失戰鬥士氣，此效果已具備核子威懾的同等功效。因此也加速中共戰略思想的調整，從本質上，開始重新評估飛彈在戰爭中的價值，並加速發展以期讓人民解放軍第二砲兵部隊成為中共國防戰略防禦的重要支柱之一。

雖然在一九九六年的核武裁軍會議上，中共提出五大核武裁減原則，要求各核武大國放棄核武威懾的軍事戰略，所有核武國家應公開聲明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不在本國以外設置核武基地，不發展外太空武器及「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並達到全面禁止核子試爆及全面銷毀核子武器等訴求。¹⁰¹然而，中共所提出的裁減原則應是曲高合寡，正也是中共核武威懾戰略中模糊的特質之一，一方面要求他國放棄核武威懾、放棄發展核武，本身卻以自衛為由不斷提昇核武質量與打擊能力，對此現象顯得十分矛盾。美、俄兩國已於二〇〇二年五月

¹⁰⁰ 又稱飛雲飛彈。

¹⁰¹ 軍事科學院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民 88，頁 370。

廿四日，中止一九七二年與蘇聯簽訂的「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 Treaty），¹⁰²中共當前已經別無選擇，必然朝擴大核武庫儲數量與提昇核武質量發展，以適應美、俄兩國裁減戰略核武之後，朝向研發新一代更具實戰功能核武之趨勢。

中共在二〇〇〇年十月十六日所發表的「二〇〇〇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之中，雖然述明採取自衛國防政策之原則，內容提及：「中國在戰略上實行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的原則。這種防禦是和平時期努力嚇阻戰爭與準備打贏自衛戰爭的統一，是戰爭時期戰略上的防禦與戰役戰鬥上的攻勢行動的統一」。¹⁰³但仔細分析其核武戰略的本質已經開始在為使用核武的主動權進行解套，核武戰略的定位與使用時機已經進行調整，對於「有限威懾」戰略中的核武反擊理論已經逐漸明朗化，中共似有意打破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對外界公開聲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承諾與限制。¹⁰⁴

簡言之，「最低威懾」戰略主要在於阻止敵人發動核武攻擊，必須具備的最低限度核武報復力量，而「有限威懾」戰略在確保有足夠的反擊報復的核武反擊力量。「有限威懾」戰略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能達到孫子兵法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一旦產生嚇阻無效之局勢，就要對敵人的核武攻擊做出必要的

¹⁰² 該條約規定，美蘇雙方只能各自設置兩個反彈道飛彈發射場，一個在首都附近，另一個在各自的某一洲際彈道飛彈場附近；每一座反彈道飛彈發射場所擁有的攔截飛彈數量限制在一百枚以內，並禁止在各自允許的兩個發射場之外設置與反彈道飛彈有關的雷達系統。同註 5，頁 2。

¹⁰³ 同註 34。

¹⁰⁴ Robert A. Manning, et al., *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N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2000, p. 31.

反應。¹⁰⁵在鄧小平的戰爭觀點也認為，有限的「對抗價值」，以核武打擊非核重要目標與對抗的兵力，是核武戰略的重要部份。於是中共在一九八七年提出「有限威懾」戰略，因為當時中共已經具備洲際彈道飛彈（ICBMs）的核反擊能力，中共欲藉此嚇阻核子強權介入區域性衝突，讓敵人清楚瞭解即便核子武器在戰場上被使用，中共因為已具有第二擊的核子武力，也有進行核戰的能力，並以此來嚇阻衝突層次提升。此威懾戰略就可運用在嚇阻企圖干預與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國家，如美國對於是否派兵協助東南亞國家恐會猶豫不決，日本也恐懼可能會有付出如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攻擊之代價。¹⁰⁶

在一九九六年三月臺海危機發生時也是「有限威懾」戰略實用性的表徵。當時中共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即對前美國國防部助理國務卿傅立民（Chas W. Freeman）表示，中國在一九五年代曾遭到美國以核武攻擊威脅，因為當時中國沒有核武反擊能力，而中國現在認為美國不致於再使用核武威脅中國，因為中國已有攻擊美國本土的核武能力，況且美國應該認為洛杉磯比臺北更重要。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雖曾表示，北京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但大陸不會對台灣同胞使用核子武器。¹⁰⁷但今日中共已經握有核武主動權的籌碼，將視情況選擇性運用其成熟的核武威懾力量。在中共國防大學出版的「軍事戰略概論」也提到：

捍衛和收復領土主權、抗擊敵國入侵、支援友好鄰邦反抗侵略的局部戰爭。戰略上的指導是，對未來全面反侵略戰爭的籌劃與指導，

¹⁰⁵ 陳力，《戰略地理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民 89，頁 281。

¹⁰⁶ 同註 26，頁 398

¹⁰⁷ 不首先使用核武與國際政治，《中國時報》，民 88.9.3，版 9。

是軍事戰略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未來戰爭特別是未來大戰，很可能是核武器和化學武器威脅下的大量使用技術兵器的現代規模戰爭。¹⁰⁸

顯示運用戰術、戰略核武已是人民解放軍軍事戰略概論思想之一。

中共評估必須具備核武實戰能力，「有限威懾」戰略才能真正發揮功能，同時有足夠能力攻擊敵人具有相對武力和相對價值之目標，也才能發揮嚇阻敵人在各種層面發動戰爭的功能，其中包括傳統性、戰術性與戰略性的戰爭。即便是已在進行一場核戰的同時，也才能嚇阻衝突層次之升高。不同於「相互保證毀滅」的懲罰性威懾，「有限威懾」戰略為了達到阻絕敵人優勢傳統武力的攻擊並減少本身傷害的程度，基本上是一種對抗的形勢，與決心摧毀敵人重要城市、工業、資源、設施不相同，它不需要形成容易受攻擊的態勢，而且進行攻擊破壞的範圍有限，屬於既主動又被動的防禦，並不排除在戰場上首先使用核子武器。¹⁰⁹但是此種「有限威懾」戰略的意涵又與中共聲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聲明無法契合，但是中共軍方評估只要能夠有實力摧毀美國部份城市，就可達到威懾美國的目的，中共的核武部隊即是此信念下的產物，¹¹⁰若以被動的角度解釋此點似乎又能呼應中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聲明。整體而言，中共在核武戰略上已經享有地位上的優勢。尤其，中共正在持續推動飛彈現代化，並有改變「最低威懾」和「不首先使用核武」等基本核武政策之意圖，正朝著「有限威懾」戰略轉

¹⁰⁸ 黃玉章主編，《軍事戰略概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民 81.5，頁 226。

¹⁰⁹ 同註 26，頁 275。

¹¹⁰ 同註 54，頁 104。

變，中共將不再侷限在僅對一些主要城市目標實施不加區別的報復性核武攻擊，而是要獲得更靈活更全面的反擊能力。¹¹¹

肆、「不對稱作戰」(Asymmetric Warfare) 戰略

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後，伊拉克所發射「飛毛腿」(Scud) 戰術飛彈，在迎戰世界超強的美國時，居然也成為有效的武器，而且在心理對美軍造成壓力的效果，不但存在而且擴大提升成為戰略層面的效果，中共當時已經注意到戰術飛彈在傳統戰場上的價值，於是積極建立完整戰術、戰略飛彈實戰系統。中共發現握著一把利刃即可直接刺進敵國的心臟的關鍵，這即是中共發展「不對稱作戰」及「飛彈戰」的由來。¹¹²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更是「不對稱作戰」實戰驗證的範本，讓主權國家對於「不確定的敵人」，可能在「不確定的區域」，以「不確定的手段」，向確定的目標發動奇襲，是可以造成極大震撼效果得到新的認識。同時也讓軍事落後的團體、組織、國家，也有直接挑戰世界強國之機會，甚至以恐怖暴力的方式直接打擊世界上的超級強國。所以，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世界上戰爭的模式更加速進入「不對稱作戰」的時代。從軍事角度分析，「九一一事件」已成為人類戰爭史上，實施「不對稱作戰」最典型的範例，此模式將後成為日後世界上發生新衝突或是新戰爭的重要模式之一。

¹¹¹ 藍普頓，《東亞大國安全議程：美國、中國和日本，中美長期對話 (China-United States Sustained Dialogue) 1986-200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民 90.9，頁 132。

¹¹² 曾祥穎，彈道飛彈防禦與國家安全，《國防雜誌》，第 13 卷，第 11 期，民 87，頁 82。

「不對稱作戰」(Asymmetric Warfare) 的內涵，簡言之，就是「以弱勝強」的作戰方式。¹¹³指的是科技較弱的國家，為能避開較強敵人在軍事上之優勢，藉由不預期或創新的方式，向實力較強的敵人發動攻擊。其運用也包含傳統與非傳統戰爭手段，以我方之強點，針對敵方之弱點實施出其不意的攻擊，藉以削減敵人實力，創造有利我方形勢，獲得預期之政治目的。¹¹⁴美國國防部將「不對稱作戰」定義為：「運用劣勢的戰術與作戰力量來攻擊敵人的弱點，以達成不成比例的效果，達到瓦解敵人意志力與士氣的效應」。¹¹⁵實戰經驗證明，彈道飛彈提供此種精準的攻擊手段，對於敵人維持作戰的目標直接給予打擊。根據中共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一九九八年的論文解釋：「中國在新世紀的軍事戰略指導原則，就是以「積極防禦」的戰略構想，其本質上需要以「攻勢作戰」來對付戰場上的目標」。¹¹⁶而中共人民解放軍對於在核武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十分重視，評估未來中共與其他國家發生邊界或周邊海域之局部性軍事衝突，雖然本質仍然具有傳統戰爭之性質，但以核子威懾作為核武條件下局部戰爭的戰略性嚇阻，仍然是未來戰爭之主流。

中共運用本身積累的高科技基礎與厚實的國防戰力，發展出與敵人「不對稱的能力」(Asymmetric Capabilities)。如中共擁有的短程戰術飛彈和巡弋飛彈等，其目的在維持「不對稱作戰」時之優勢，中共為達此優勢，致力洲際彈道飛彈(ICBMs)

¹¹³ James R. Lilley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 1999, p. 69.

¹¹⁴ 薛釗，《戰略性的思考：台灣的安全抉擇》。臺北：時英，民 90，頁 143。

¹¹⁵ Flournoy, op. cit., p. 76.

¹¹⁶ Susan M. Puska, et a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2000, pp. 107-108.

達成精準化，改進核子彈頭具有避開反彈道飛彈系統之能力。如今，因應美國核武新態勢的發展，中共的「有限威懾」戰略也開始面臨調整，面對區域及全球戰略的改變，中共已經感受到美國為維持其單極超強的強權地位，正在亞太地區拉攏盟邦，讓中共在戰略形勢上面臨強大的壓力。中共也正著手將中國周邊發生的戰爭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如此，才能運用現有的傳統軍力結構及核武部隊，有效執行可能發生的區域性局部戰爭，同時可以動用核武力量嚇阻可能干涉的外部力量。

若中共的「不對稱作戰」戰略未能有效反制美國新一代的國防戰略部署，屆時中共將回到一九六〇年代，面對美國的「核武勒索」的環境而毫無反制空間。因為大部分中共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s）在面對如美國核武強國發動第一波攻擊時，可能就已經損失殆盡，剩下的報復能力又被「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所攔截。尤其在台海發生衝突時，中共對於至今尚未宣佈放棄首先使用核武的美國，是否會使用核武來嚇阻中共，逼迫中共不得對台灣使用武力，甚至脅迫兩岸達成符合美國利益的解決方案，已經列入中共對於戰爭發展的基本想定之中。¹¹⁷所以核子武器在「不對稱作戰」的戰略制定，仍然將繼續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就如同印度前陸軍參謀長桑答吉（K. Sundarji）曾經說過：「波斯灣戰爭給印度的重要教訓是，一個國家即使有意與美國進行戰爭也應該避免付諸行動，除非這個國家擁有核子武器」。¹¹⁸若兩國交戰只有一國擁有核子武器，在戰術上就可以任意的運用核子武器，透過短程、中程飛彈、轟炸機遂行「不對稱作戰」的軍事任務，對敵人造成強力

¹¹⁷ 郭崇倫，「中」美戰略對話的分歧與合作，〈中國時報〉，民 91.2.21.，版 14。

¹¹⁸ Flournoy, op. cit., p. 78.

的軍事壓力，縱使擁有上百萬武裝部隊的傳統軍力，也難以和核子武器相抗衡。

中共目前正在不斷強化「不對稱作戰」的戰略武器，以提升在亞太地區周邊處理局部衝突之應變能力，以及在台海軍事平衡空中防禦與攻擊能力，並強化海岸空中防禦能力。中共在台灣海峽對岸的福建、江西一帶正大量部署戰術飛彈，台灣在國防上已經遭逢新的軍事挑戰。事實上，中共正不斷的在東南沿海省份部署新一代的 M 族戰術飛彈基地，並已經將成功研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atellite,GPS)運用在 M 族戰術飛彈之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可以提供地面和海面交通運輸的精確資訊，更可以提昇飛彈命中目標的準確度。中共正積極研發先進的反衛星武器，反衛星武器也是中共發展「不對稱作戰」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對抗軍事強國時，能夠取得高科技的戰爭優勢，適時打擊敵人弱點。中共評估在數年之內，與美國在軍事實力仍然會處於不平衡的狀態之下，其軍事想定台灣海峽或中國大陸周邊發生軍事局部衝突時，若能先期摧毀美國衛星系統，癱瘓美軍指揮中樞，就可達成嚇阻美國大規模軍事干預台海衝突之可能。¹¹⁹

第三節 中共戰略核武力量部署

後來被喻為中共飛彈之父的錢學森於一九五五年返回中國大陸，次年錢學森提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

¹¹⁹ The GlobalIntelligence Updates, 全球最新情報, <http://www.strafor.com>, 民 90.1.16。

同年十月成立「火箭飛彈研究院」，中共飛彈工業的發展，就是從仿製蘇聯飛彈作為起步。中共首批仿製蘇聯 P - 2 地對地彈道飛彈，研發代號為「一五九」，也就是後來發展的「東風一型」飛彈（DF-1）之前身。正當中共仿製蘇聯彈道飛彈進入關鍵時期，蘇聯因與中共之間有許多磨擦中止雙方合作協定，撤走所有彈道飛彈等技術人員，在蘇聯技術人員撤離二個月之後，第一批仿製的「東風一型」飛彈（DF-1）正式出廠，並於一九六〇年在甘肅省酒泉基地完成試射。緊接著在一九六四年「東風二型」飛彈（DF-2）發射成功，更進一步在一九六六年「東風二型」（DF-2）酬載核子彈頭進行實彈也試射成功。除了發展彈道飛彈之外，發展核子武器更是中共重大科技成就之一，除了發展之初得到蘇聯的支援外，中共以本國的資源和專業的技術發展核武，甚至在蘇聯於一九六〇年全面撤回所有的技術援助後，中共在四年之後，即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試爆第一個核分裂武器。距離中共開始建造第一座研究用核子反應爐僅花費八年的時間，在完成首次核武試爆之後的二年半，在一九六七年六月進行第一次核融核試爆。¹²⁰

中共除了擁有龐大的傳統部隊外，第二砲兵部隊擁有洲際核武能力，對於任何具有核武實力的大國發生國際衝突時，可以對於美國、蘇聯等核武大國，給予有效的反擊。總部設在大陸黃山的第二砲兵部隊，目前至少部署了二十枚以上的「東風五型」（DF-5）洲際彈道飛彈（ICBMs），「東風五型」（DF-5）洲際彈道飛彈（ICBMs）可以攻擊美國境內大部份的目標。另外中共正在研究測試新型固體燃料的「東風三十一型」（DF-31）洲際彈道飛彈（ICBMs），以及正在發展另一種更新

¹²⁰ Khalizad, op. cit., p. 54.

型的「東風四十一型」(DF-41)洲際彈道飛彈(ICBMs)¹²¹自中共以發射載具將衛星送入地球軌道後，中共即具有發展「多彈頭獨立尋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s, MIRVs)可藉由多彈頭攻擊不同目標的能力。¹²²而中共正在積極研發的「東風四十一型」(DF-41, CSS-X-10)洲際彈道飛彈(ICBMs)，很可能就是中共第一枚具有多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s)，¹²³其主要戰術、戰略、巡弋飛彈列舉如次。

壹、戰術戰略彈道飛彈

一、「東風一型」(DF-1)短程彈道飛彈(SRBM)：

德國製造的V-2飛彈，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期間，德國曾向英國等歐洲國家至少發射四千三百枚，估計此型飛彈致少造成七千餘人的死亡。¹²⁴「東風一型」(DF-1)就是德國V-2飛彈的蘇聯改良型，彈頭重量一千三百公斤，射程約六百公里，中共當時仿製此型飛彈主要在培養設計彈道飛彈技術之人才，在發射成功之後並未進行量產。

二、「東風二型」(DF-2)短程彈道飛彈(SRBM)：

為「東風一型」(DF-1)的改良版，中共利用蘇聯的講義與草圖，仿造其SS-3成功製造「東風二型」飛彈(DF-2)，於一九六四年進行試射射程達一千二百公里，在一九六六年完成

¹²¹ Ibid., pp. 39-40.

¹²² 指單獨一枚彈道飛彈負載多個彈頭具有重返大氣層的裝置，這些彈頭能夠沿著不同軌道直達不同的目標。同註4，頁36。

¹²³ Khalizad, op. cit., p. 40.

¹²⁴ 同註17，頁5。

部署，以駐日美軍基地為主要打擊目標。¹²⁵

三、M-7 型 (M-7 , CSS-8) 短程彈道飛彈 (SRBM):

M-7 型短程彈道飛彈 (SRBM)，射程一百五十公里，彈頭酬載一百九十公斤，使用固體燃料，數量約有五百枚，於一九九二年完成部署，射程涵蓋哈薩克極東地區、尼泊爾、中印邊境、台灣、俄羅斯海參威等地。¹²⁶

四、「東風十一型」(DF-11 , M-11 , CSS-7) 短程彈道飛彈 (SRBM):

「東風十一型」短程彈道飛彈 (SRBM)，射程二百八十里，彈頭酬載八百公斤，使用固體燃料，數量約有二百枚，於一九九二年部署，射程涵蓋哈薩克、尼泊爾、中印邊境、台灣、俄羅斯海參威等地，¹²⁷為中共戰術飛彈主力之一。

五、「東風十五型」(DF-15 , M-9 , CSS-6) 短程彈道飛彈 (SRBM):

「東風十五型」短程彈道飛彈 (SRBM)，射程六百公里，彈頭酬載五百公斤，使用固體燃料，數量約有六百五十枚，於一九九一年完成部署，射程涵蓋越南河內、巴基斯坦、印度、南韓、台灣、蒙古等地，¹²⁸主要部署在中國東南沿海。¹²⁹此型飛彈發射具有機動性，發射反應時

¹²⁵ 同註 52，頁 71-72。

¹²⁶ Jack Spencer,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Handbook*.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Press, 2000. p. 25.

¹²⁷ Ibid.

¹²⁸ Ibid.

¹²⁹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Global Nuclear Balance: A Quantitative and Arms Control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2. p. 44.

彈頭為中共戰術飛彈主力之一，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演習，中共即對台灣宜蘭、高雄外海海域發射四枚同型飛彈。

六、「東風三型」(DF-3 , CSS-2) 中程彈道飛彈 (Inter 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RBM) :

中共生產「東風三型」(DF-3) 之後逐漸擺脫仿造蘇聯的路線，該飛彈射程二千七百九十八公里至四千零二十三公里，酬載二千一百五十公斤，可攜帶一點三百萬噸之彈頭，使用液態推進燃料，中共現有六十至八十枚此型飛彈，射程可達緬甸、印尼、伊朗、伊拉克、俄羅斯、新加坡、斯裏蘭卡等地。¹³⁰為仿造蘇聯 SS-4 飛彈而成，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首次試射，當時射程達二千七百公里，¹³¹於一九七一年正式部署，目前已停產，曾為中共主要戰術飛彈之一。

七、「東風四型」(DF-4 , CSS-3) 中程彈道飛彈 (IRBM)、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

由中共自製「東風三型」(DF-3) 提昇而成的中程彈道飛彈 (IRBM)，射程五千四百七十一公里，酬載二百萬噸當量之彈頭，¹³²使用液態燃料，中共現有約有二十枚此型飛彈，此型飛彈於一九九三年正式部署於人民解放軍第二砲兵部隊，射程涵蓋希臘、關島、印度、澳大利亞北部、波蘭、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烏克蘭等國。¹³³「東風四型」(DF-4) 飛彈是由二節可儲存液態燃料推動的無線電導航飛彈，彈頭重達二千二百公斤，可搭載 MT 級的核子彈頭或「多彈頭獨立尋標

¹³⁰ Spencer, op. cit., p. 24.

¹³¹ 同註 52，頁 71-72。

¹³² 當量，指核爆炸釋放出來的能量，以相當於千噸或百萬噸的 TNT 為單位進行測量。同註 4，頁 43。

¹³³ Spencer, op. cit., p. 24.

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s)，「圓周誤差率」(Circular Error Probability, CEP) 精確度達八百至一千公尺之內，是中共第一枚洲際彈道飛彈 (ICBMs)，除美洲外，歐亞大陸都在其射程範圍內，一九九〇年代「東風四型」(DF-4) 是中共部署最多的準洲際彈道戰略核子武器，當初主要設計用於攻擊美國關島軍事基地之用。

八、「東風五型」(DF-5 , CSS-4) 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東風五型」(DF-5) 也是專為攻擊美國本土而設計，射程達一萬二千零七十至一萬三千零七十五公里，酬載五百萬噸當量單一彈頭，使用液態燃料，現有數量約二十枚，該飛彈於一九七一年九月開始試射，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共從大陸本土試射兩枚「東風五型」(DF-5) 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進入南太平洋目標區，引起西方推測就是中共的新式戰略彈道飛彈，並將其命名為 CSS-4。¹³⁴該飛彈於一九八〇年即完成部署，射程範圍除南美洲部份地區及非洲西岸外，可攻擊世界各地。¹³⁵一九八三年中共著手改良以提高射擊精度與射程，發展出「東風五 A 型」(DF-5A) 洲際彈道飛彈 (ICBMs)，最大射程提升至一萬三千零七十五公里，西方國家認為其外型與蘇聯的 SS-18 極為相似，「東風五型」(DF-5) 現為中共戰略核武之主力，現在約有二十枚「東風五型」(DF-5) 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正瞄準美國本土。¹³⁶

九、「東風二一型」(DF-21 , CSS-5) 中程彈道飛彈 (IRBM)：

「東風二一型」中程彈道飛彈 (IRBM)，射程一千七百七

¹³⁴ 林宗達，《赤龍之爪》。臺北：黎明，民 91.2，頁 271。

¹³⁵ Spencer, op. cit., p. 24.

¹³⁶ Anthony, op. cit., p. 43.

十公里，彈頭酬載六百公斤約二十五萬噸當量，使用固態燃料，中共現有三十五至五十枚，於一九八九年正式服役，射程涵蓋阿富汗、印度、日本、巴基斯坦、俄羅斯東南部等。¹³⁷此型飛彈是由「巨浪一型」(JL-1)改良而成，也是解放軍第一種陸地機動並且使用固態燃料的戰略彈道飛彈，目前部署在中國大陸青海省、雲南省一帶。¹³⁸

十、「東風二一-X 型」(DF-21-X, CSS-5) 中程彈道飛彈 (IRBM):

「東風二一-X 型」(DF-21-X) 中程彈道飛彈 (IRBM)，射程達三千公里，彈頭酬載六百公斤約二十五萬噸當量，使用固態燃料，現有數量不詳，於一九九九年正式服役，射程涵蓋印度、東南亞、俄羅斯南部與中部、菲律賓、伊朗等。¹³⁹

十一、「東風二十五型」(DF-25) 中程彈道飛彈 (IRBM):

「東風二十五型」(DF-25)，射程一千八百至二千五百公里，彈頭酬載二千公斤，使用固態燃料，目前尚未部署，射程範圍可涵蓋泰國、緬甸、高棉、印度、伊朗、菲律賓、俄羅斯南部與東部等。¹⁴⁰「東風二十五型」(DF-25) 與「東風二十一型」(DF-21, CSS-5) 設計結構相似，但其彈頭酬載重量比「東風二十一型」增加許多，為正在發展中的新型陸基機動中程彈道飛彈 (IRBM)，可能具「多彈頭獨立尋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s) 之能力，因其射程最遠可達二千五百公里，已能覆

¹³⁷ Spencer, op. cit., p. 24.

¹³⁸ 同註 134，頁 273。

¹³⁹ Spencer, op. cit., p. 25.

¹⁴⁰ Ibid., p. 26.

蓋多數亞洲國家，¹⁴¹研判將是接替「東風三型」(DF-3)負責對東亞鄰國進行威懾之任務。

十二、「東風三十一型」(DF-31, CSS-X-9)洲際彈道飛彈(ICBMs)：

「東風三十一型」(DF-31)洲際彈道飛彈(ICBMs)，射程可達八千零四十六公里，彈頭酬載七百公斤約二十五萬噸當量，使用固態燃料，中共計畫部署十至二十枚，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二日進行實彈試射，射程可達阿拉斯加、夏威夷、歐洲北部、美國西北部、俄羅斯等地。¹⁴²該飛彈可由陸上機動發射，可能具有「多彈頭獨立尋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s)之能力，¹⁴³中共將用之取代「東風四型」(DF-4)洲際彈道飛彈(ICBMs)的攻擊任務。

「東風三十一型」(DF-31)於一九八六年展開研發工作，曾於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年間進行實彈試射。¹⁴⁴此飛彈有三節使用固體燃料的火箭推進器，可以在陸上以運輸車輛發射，具有極佳之機動性。¹⁴⁵最大射程遠達八千公里，彈頭最大酬載量為七百公斤，亦可搭載三至四枚小型核子彈頭，能同時攻擊多個不同目標，是一種具有高戰略能力的威懾武器，美國評估中共未來可能部署十至二十枚此型飛彈。¹⁴⁶由於中共早已經開發出新式的輕量型多彈頭之核彈，「東風三十一型」(DF-31)可能攜帶此新型核彈頭，且「東風三十一型」(DF-31)也可由

¹⁴¹ 同註 134，頁 274。

¹⁴² Spencer, op. cit., p. 26.

¹⁴³ Anthony, op. cit., p. 43.

¹⁴⁴ Ibid., p. 36.

¹⁴⁵ 同註 134，頁 272。

¹⁴⁶ Anthony, op. cit., p. 39.

運輸車輛上發射，可以有效閃避雷達偵測，因此美國也難以先期偵測防禦。而「東風三十一型」(DF-31)的攻擊「圓周誤差率」(CEP)只有五百公尺，遠比「東風五型」(DF-5)的三千公尺要準確得多，其發射時間只需要十至十五分鐘，比「東風五型」(DF-5)的三十至六十分鐘，縮短三分之一的時間，故可更為迅速、有效執行攻擊與報復任務。¹⁴⁷

十三、「東風四十一型」(DF-41, CSS-X-10)洲際彈道飛彈(ICBMs)：

除「東風三十一型」(DF-31)洲際彈道飛彈(ICBMs)之外，中共正積極發展「東風四十一型」(DF-41)洲際彈道飛彈(ICBMs)，兩型飛彈均採用三節固體燃料推進，可在陸上公鐵路或車輛運輸和發射，最大射程可達一萬二千公里，具有配載三枚「多彈頭獨立尋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s)之能力，彈頭最大酬載量達八百公斤。¹⁴⁸此型飛彈正式部署時間將比「東風三十一型」(DF-31)晚，未來將取代服役多年的「東風五型」(DF-5)洲際彈道飛彈(ICBMs)，射程與「東風五型」(DF-5)相同，除大部份南美洲與非洲極西地區外，可攻擊世界各國目標。¹⁴⁹中共軍方對「東風四十一型」(DF-41)的期待極高，中共將此型飛彈定位同美國的MX洲際彈道飛彈(ICBMs)相同，除了可以由陸基發射之外，亦可以利用鐵路和水運的運載方式來達成戰略機動發射之能力。¹⁵⁰據美國評估，「東風四十一型」(DF-41)未來預估將部署二十至二十五

¹⁴⁷ 同註 134，頁 272。

¹⁴⁸ 同註 134，頁 272-273。

¹⁴⁹ Spencer, op. cit., p. 26.

¹⁵⁰ 同註 134，頁 273。

枚，¹⁵¹中共戰略核武力量將比現在更為強大，而地下掩體和機動投射洲際彈道飛彈（ICBMs）之數目將比增加三至五倍。¹⁵²

十四、「巨浪二型」（JL-2，CSS-N-X-4）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

「巨浪二型」（JL-2）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使用固態燃料，是「東風三十一型」（DF-31）的潛射型，射程可達八千零四十六公里，彈頭酬載七百公斤約二十五萬噸當量，「圓周誤差率」（CEP）僅三百公尺，目前尚在測試研發之中，射程可涵蓋夏威夷、阿拉斯加、俄羅斯、美國本土、印度等地。

153

未來此型飛彈將會部署在中共正在發展的「九四型」潛艦之上，¹⁵⁴而每艘「九四型」潛艦可攜帶十六枚「巨浪二型」（JL-2）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¹⁵⁵每枚飛彈設計可攜帶一枚二百五十萬噸級核子彈頭或三枚九萬噸微型核彈。¹⁵⁶「九四型」核子動力潛艦運用相當多的俄國及西方科技，可隱藏在中國沿海，不用出海進入太平洋冒險，若採行前進部署則可攻擊世界各目標。根據美國智庫研判「巨浪二型」（JL-2）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主要是被設計來對付美國的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此型飛彈可以在中國沿海進行打擊美國的任務，也能從日本與千島群島以東進行前進部署位置，

¹⁵¹ Anthony, op. cit., p. 42.

¹⁵² 同註 134，頁 275。

¹⁵³ Spencer, op. cit., p. 27.

¹⁵⁴ 同註 134，頁 259。

¹⁵⁵ 譚傳毅，《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攻與防》。臺北：時英，民 89.11，頁 189。

¹⁵⁶ 元樂義，NMD非針對中共？北京專家：可笑，〈中國時報〉，民 90.9.3，版 2。

即能有效對於大部份美國城市造成重大威脅，¹⁵⁷第一艘此型潛艦預計於二〇一〇年至二〇一二年之間可以完成下水測試，中共目前計畫建造六艘此型潛艦。¹⁵⁸

貳、巡弋飛彈

中共第二砲兵部隊，目前雖然尚未全面部署巡弋飛彈，根據美國國防部指出，中共對攻陸的戰術與戰略巡弋飛彈的發展，已列為國防戰略中最優先的項目之一，而蘇聯與以色列成為提供中共巡弋飛彈技術的最主要國家。¹⁵⁹在巡弋飛彈的發展上，中共的巡弋飛彈主要是對各式的攻艦飛彈，初期以攻擊艦艇為主要用途，近來某些發展已加強了地面攻擊的巡弋飛彈研發。中共目前的巡弋飛彈發展計畫比較均衡，包括了海戰與陸戰的用途。在技術上的突破上，有幾個因素使中共有能力研發地面攻擊型巡弋飛彈科技。第一，是俄國的 Glonass 系統與美國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的存在。尤其是美國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是由二十四枚衛星組成，可以在百萬分之一秒內對目標進行定位，速度誤差低於每小時一英里，定位誤差在數呎之內，俄羅斯的 Glonass 系統也是由二十四枚衛星組成，定位精度雖不及美國，其精度在五十至七十公尺之間。¹⁶⁰美、俄的 GPS 系統與 Glonass 系統，使得第三世界國家也能夠取得訊號，並且利用衛星所提供的資訊，對於在飛行中的陸地攻擊型巡弋飛彈進行資料更新。中國大陸顯然利用

¹⁵⁷ Anthony, op. cit., p. 43.

¹⁵⁸ 同註 134，頁 277。

¹⁵⁹ Lilley, op. cit., p. 91.

¹⁶⁰ Lilley, op. cit., pp. 138-139.

了美、俄衛星的訊號，使某些原本用於海戰的巡弋飛彈，也獲得攻擊陸地目標之精準能力。

中共正在致力發展與美國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Mrasm）類似的自製數位式地形跟隨導引系統，人民解放軍預期其戰術飛彈與巡弋飛彈瞄準目標的準確度能夠達到誤差在五十公尺以內。¹⁶¹不僅如此，中共也在致力建立自己的衛星導航系統，有助於在戰爭期間不致於在失去外來衛星導航訊號之後，讓巡弋飛彈無法發揮戰力。此項技術與提昇中共的 C4I 基層結構正同步進行之中，其中也包括重大的太空基地部份，用以提供中共完整打擊體系所需的偵察與對戰術、戰略目標進行標定的能力。因此，中共對於發展自有衛星定位系統不遺餘力，目前已完成六大衛星系統，包括返回式遙感衛星（或稱間諜衛星）、「東方紅」通信廣播衛星、「風雲」氣象衛星與「實踐」科學探測和技術試驗衛星，涵蓋地球的「資源」衛星和作為導航定位的「北斗」衛星也已經初步建構完成。中共又於二二年五月十五日發射「海洋衛星」，此型衛星對於中共掌握海洋動態助益極大，不但可用於對海洋災情預警，更可對於雷達偵測不到的遠距離船艦、潛艦進行監控，¹⁶²由於各項衛星定位系統自建能量之建立，中共巡弋飛彈系統導引自主能力已經大幅提昇。

中共能從俄國以及西方取得發展精確長程巡弋飛彈所需的關鍵科技。例如，美國容許中共取得先進的發動機科技，這

¹⁶¹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d.,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3.

¹⁶² 元樂義，海洋衛星順利升空，中共衛星觀測體系齊全，《中國時報》，民 91.5.16，版 11。

是長程巡弋飛彈的先決條件，而目前已有俄羅斯巡弋飛彈製造廠轉移到上海附近某處。雖然中共目前的長距離巡弋飛彈數量不及短距離巡弋飛彈，中共目前正積極研發部署 HN-2000 型巡弋飛彈，預估到了西元二〇〇五年可能具備二千至四千公里的攻擊陸地目標之能力。其主要巡弋飛彈列舉如次：

一、C-301 (CSSC-6, HY-3) 巡弋飛彈：

此型飛彈是 C-101 反艦巡弋飛彈為基礎的增強型，其發展計畫始於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於一九九五年正式服役，一九九六年已經開始進行外銷，飛彈內有高度測量雷達，以作為中途飛行的導航，將飛彈的巡弋飛行高度控制在五十至三百公尺之間，巡弋飛行速度可達一、八馬赫，但終端攻擊的飛行速度最高可二、〇馬赫，射程已提升至一八〇公里。¹⁶³其所攜帶的酬載彈頭可達五一三公斤，比俄羅斯的 SS-N-22 反艦巡弋飛彈的三百公斤、法國的飛魚飛彈 (Exocet) 的一六五公斤，和美國的魚叉飛彈 (Harpoon) 的二百二十五公斤威力更為強大。根據俄羅斯的評估，只需一枚即可擊沈二萬噸的運輸艦，對於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具有極大的威脅。¹⁶⁴

二、「海鷹四型」(HY-4) 巡弋飛彈：

此型飛彈是以「海鷹二號」飛彈為基礎的反艦飛彈，採用小型渦輪噴射發動機，彈頭重五三〇公斤，巡航速度在一、八五馬赫，巡航高度在七〇至一二〇公尺之間，最大射程二百公里。¹⁶⁵

¹⁶³ 同註 134，頁 259。

¹⁶⁴ 同註 134，頁 282。

¹⁶⁵ 同上註，頁 259。

三、「鷹擊二型 C-802」(CSSC-8/YJ-2) 巡弋飛彈：

在 C-310 的攻陸巡弋飛彈尚未改良完成部署前，中共所發展的反艦巡弋飛彈之中，C-802 是西方國家所認定為一種兼具攻陸與攻艦的兩用巡弋飛彈。此型飛彈是以 C-801 反艦飛彈為基礎，所進行改良的大型。其與 C-801 不同的是，C-802 採用一具渦輪噴射發動機，C-801 是採用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因而有更大射程，雖其彈長加了零點五公尺，但重量卻減輕了一百公斤，巡航的飛行速度可達 0.9 馬赫，巡航高度在二 公尺，最大射程為一二 公里。¹⁶⁶一九九 年此型飛彈進行第一次測試，極可能於一九九四年進入中共海軍服役，並可能於一九九五年賣給伊朗一百枚此型飛彈。一九九六年進行陸射型測試。進行下一階段改良 C-802 飛彈的 YJ-21 陸攻巡弋飛彈，其射程遠達一八 公里，是中共第一枚裝配「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和中途衛星導航裝置(Intermediate Navigation Satellite, INS)飛彈，而其第二階段改良發之 YJ-22 陸攻巡弋飛彈，增加了推進射程，射程將可達四百公里。

四、「紅鳥一型」(HN-1A/B) 巡弋飛彈：

此型飛彈外型與俄羅斯 Kh-55 型巡弋飛彈相似，可攜帶一枚三百至四百公斤的傳統彈頭或九千噸威力核子彈頭，導引方式可採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A 型為陸射型，射程可達六百公里，B 型為空射型，射程可達六百五十公里。¹⁶⁷

五、「紅鳥二型」(HN-2A/B/C) 巡弋飛彈：

此型飛彈共有三種型號，HN-2A 與 HN-2B 是陸射型，射

¹⁶⁶ 同上註。

¹⁶⁷ 同註 134，頁 260-261。

程約一千八百公里，HN-2C 型為潛射型，射程射一千四百公里。

六、「紅鳥三型」(HN-3A/B) 巡弋飛彈：

此型飛彈共有二型，HN-3A 型是陸射型，HN-3B 型是潛射型，兩者射程介於二千至三千公里，是屬於長程的巡弋飛彈，二型飛彈最大飛行速度約為 九馬赫，巡航高度在十至二十公尺，已於一九九八年進入服役狀態。¹⁶⁸

七、「日炙」(SS-N-22) 巡弋飛彈：

一九九六年底，俄羅斯即出售了二艘現代級驅逐艦 (Sovremenny Missile Destroyer) 給中共，一九九七年四月俄羅斯國防部長訪問北京時，又與中共達成出售六艘軍艦，包括二艘現代級驅逐艦 (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 之交易。此型驅逐艦航速可達十八節，續航時間三十天，中共洽購此型船艦，主要是因應一九九六年美國在台海飛彈危機的後續部署。¹⁶⁹可配備「日炙飛彈」(SS-N-22)，「日炙飛彈」是現代級驅逐艦 (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 最為主要的反艦武器，其雖是以反艦為主，但卻也有可能改裝為攻陸的巡弋飛彈，將對亞太地區國家構成嚴重威脅，尤其以對台灣的威脅性最大。中共取得的「日炙飛彈」(SS-N-22) 是一百六十公里長程型反艦飛彈，飛行速度高達二點五馬赫。按美國海軍「方陣快砲」反飛彈火炮從一千八百五十公尺反擊距離算起，攔截「日炙飛彈」(SS-N-22) 的時間不足二秒鐘。飛彈在攻擊末段時的躍升機動加速甚至能達四點五馬赫，以現階段之技術而言已經到達幾

¹⁶⁸ 同上註，頁 261。

¹⁶⁹ Lilley, op. cit., pp. 166-167.

乎無法防禦之地步。¹⁷⁰此型飛彈發展於一九七 年起是為超音速低空飛行的反艦飛彈，一九七六年進行實彈試射，原本預計於一九八一年服役，卻延後至一九八四年配置在俄羅斯製造的現代級驅逐艦（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之上。其最大射程為九十至一百六十公里，巡航高度在七至二十公尺之間，彈頭酬載量為三百公斤，最高速度可達三馬赫。¹⁷¹

八、KH-65SE 巡弋飛彈：

此型飛彈為俄羅斯製造，首次展示於一九九三年的莫斯科航空展，KH-65SE 可以說是 KH-55 的改良型，除了採用 KH-55 慣性都普勒雷達（Doppler Radar）之外，和衛星導航系統作為飛彈的導航設備，分別有空射式和陸射式，但俄羅斯對外出售此型飛彈是以空射式為主，故中共所購置的 KH-65SE 巡弋飛彈應屬於空射式巡弋飛彈，其射程在五 公里至六五 公里之間，可以配載傳統彈頭或是核子彈頭。¹⁷²中共取得 KH-65SE 巡弋飛彈之後，可以擁有數項技術用以研發更具戰術彈性的「類似戰斧」(Tomahawk Like) 的巡弋飛彈，這些技術包括了巡弋飛彈的設計、引擎、燃料與導引系統等，¹⁷³可大幅提昇中共巡弋飛彈的打擊能力。

九、Delilah 攻陸巡弋飛彈（Delilah Land Attack Cruise Missile）：

以色列造的 Delilah 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已經修改為反雷達的飛彈的 STAR-1，在一九

¹⁷⁰ 「日炙」飛彈對美軍產生的心理威懾，《中國時報》，民 89.12.29，版 9。

¹⁷¹ 同註 134，頁 261-262。

¹⁷² 同上註，頁 262。

¹⁷³ Lilley, op. cit., p. 131.

九五年時已有報導中共以此作為發射程四百公里巡弋飛彈配備武力之一。¹⁷⁴ 根據一九九五年「國際飛行」(Flight International)期刊指出,在中共資金支援之下,由以色列 TAAS 公司所生產的 Delilah 反輻射無人攻擊飛行載具的基礎上所研發出的巡弋飛彈。而 Delilah 巡弋飛彈事實上是以美國諾斯洛普(Northrop)公司的 MQM-74 飛彈為藍本。此型巡弋飛彈,具有飛機模擬特徵(Aircraft Simulating Features)與電子作戰裝備,使用觸發敵人雷達發射,再予以標定位置,也可以運用雷達干擾片或電子反制設施進行攻擊。¹⁷⁵

十、HN-2000 巡弋飛彈：

此型飛彈是中共正在發展的最新型長程巡弋飛彈,依據詹氏防衛週刊報導,此型飛彈將有超過音速的速度,其最大射程可遠達四千里。¹⁷⁶

參、中共核武發展歷程

中共核武跳躍式的發展曾令西方國家十分困惑,未使用鈾二三九裂變材料,即應用更為尖端的內裂引爆技術和 U-235 濃縮鈾,對於發展氫彈預做準備,中共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也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顆氫彈。比較各國,從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到氫彈實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七年三個月(一九四五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四月);蘇聯用了四年(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三年八月);英國用了四年七個月(一九五二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法國用了八年六個月(一九六二年二月

¹⁷⁴ 同註 134, 頁 262。

¹⁷⁵ Lilley, op. cit., pp. 134-135.

¹⁷⁶ 同註 134, 頁 262。

至一九六八年八月)，而中共用了二年八個月（一九六四年十月至一九六七年六月）。¹⁷⁷中共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七日，首次進行了彈道飛彈與原子彈結合飛行的空中核子爆炸試驗，從第一次核彈爆炸試驗到製成小型化飛彈核子武器，美國花了十三年，蘇聯花了六年，而中共僅花費二年的時間。

中共發展核武歷經三大階段，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重在研製與發展，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開始致力於提升換代，二〇〇〇年後的十年內，則著重再換代與再提升之工作，以核武小型化和實戰性為重點。以達到江澤民提出核武發展的五項新要求，第一，必須擁有遭到核武攻擊後進行核武反擊與第二次反擊之能力。第二，按國際形勢適時調整核武戰略。第三，核武部隊進入高度戰備狀態。第四，提高核武質量和數量以確保國家安全。最後，是保障核武基地安全以防止遭到外力攻擊。

然而，中共目前的核武發展已進入第三代階段，小型化和實用性是其特點，必要時刻，中共不排除以低當量（千噸級 T N T ）戰術核武對抗其他核武先進國家。目前中共「東風系列」第一代和第二代戰略飛彈，大多以大當量（百萬噸級 T N T ）核子彈頭為主。大當量的核彈頭在爆炸後釋放巨大能量，先後轉化為光輻射、衝擊波、核輻射、核電脈衝等多重破壞作用。¹⁷⁸美國智庫分析，根據武器效應分析，中共如果以二十枚四百萬噸黃色炸藥當量的「東風三型」（DF-3）洲際彈道飛彈（ICBMs）攻擊美國大城鎮，將可造成一千六百萬傷亡。¹⁷⁹中共在使用洲際核彈道飛彈時，若考慮飛彈可靠性、命中精

¹⁷⁷ 同註 26，頁 126-156。

¹⁷⁸ 同註 58，頁 37-45。

¹⁷⁹ 同註 52，頁 246。

度、突發與生存能力等因素，有摧毀美國大部份工業能力與達到人員大量傷亡的目的，因此大當量核彈始終未能用於實戰，以免同時遭對方報復。第三代核武則不同，它的爆炸能力轉化可被人為控制，使其核反應能量集中於上述多重殺傷破壞作用的某一種，採取何種核武可根據作戰任務需要而調整。美國目前已經率先著手發展低當量的核子武器，中共也正全力促使其彈道飛彈系統升級，中共現正對其短程、中程與洲際彈道飛彈（ICBMs）進行全面升級，主要在改進飛彈系統反應時間以及可靠性。而以固體燃料取代液體燃料，並將固定式發射器轉變為移動式發射器列為發展重點，有對美、日發動一場「不對稱作戰」之準備，同時對台灣做出有效的威懾作用。

第四節 中共戰略核武對亞太地區之威懾能力

就整體國力而言，雖然中共目前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之影響力均還達不到世界強國的地位，但中共是個具備綜合國力的國家。目前中共的軍事實力尚不及俄國、經濟實力不如日本，甚至不如德國，但是其綜合國力的條件是俄國、日本和德國所不能比擬。目前在經濟發展、軍事戰略、文化宣傳、政治影響均處於世界領先，也就是符合世界強國標準的惟有美國，而二十年後中共就有可能接近此標準之可能，中共可能會成為一個全面性強權（Complete Power or Comprehensive

從中共兵力數量分析，人民解放軍目前約有二百四十八萬現役軍人所組成，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常備軍事力量。而其質量，雖落後於鄰近的日本自衛隊，更無法同美軍相提並論。從全球的範圍來看，世界上十一支最大的軍隊，以兵力和軍費開支來衡量，其中有八支位於亞太地區。¹⁸¹然而，中共為彌補傳統軍力與美、日、俄等國之差距，以跳躍式發展的戰術、戰略核子武器，對於周邊亞太國家早具備威懾以及採取實際軍事作為之能力。

本質上，中共是藉由有限的核武力量作為第二擊的打擊力量，以威懾的戰略思想，逼迫他國不致於對中共採取不利的軍事動作，並也以此維持了亞太大國的地位。雖然中共的戰略核武與戰術核武的質量與數量上，雖然遠不如美、俄二國，但是中共是屬於獨立建構核武力量的國家，具有完整獨立運用核武的主動權。雖然中共仍堅持「絕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之政策，強調其擁有的核武在防禦與自衛，但是自中共核武戰略由「最低威懾」轉變為「有限威懾」戰略之後，透過核子武器具有第二次打擊的準備與報復能力，憑藉著戰術、戰略飛彈與攜帶之核子彈頭，足以發揚威懾的戰略目的，對於亞太地區大多數無核國家具有強大威懾作用，所以中共宣稱的防禦形式核武戰略本質上仍然具有相當能力的攻擊特性。亞太國家所面臨的核武威脅之事實，也印證了美國的觀點，美國認為利用核子武器的嚇阻武力並非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利益的唯一手段，但核武嚇

¹⁸⁰ 閻學通等，《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民 87.4，頁 45。

¹⁸¹ 同註 111，頁 130。

阻武力，事實上仍然是在強權之間在亞太地區維持平衡的重要關鍵之一。¹⁸²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於二〇〇二年元月九日在公佈一份「二〇〇一五年以前外國飛彈發展暨彈道飛彈威脅摘要」(Foreign Missile Developments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hrough 2015)指出，中共目前已部署約二十枚射程可遠達美國本土的「東風五型」(DF-5)洲際彈道飛彈(ICBMs)，每枚飛彈可酬載乙枚核彈，同時有十餘枚「東風四型」(DF-4)中程彈道飛彈瞄準俄羅斯與亞洲其他地區。中共在二〇〇一五年時在洲際彈道飛彈(ICBMs)的數目將達到七十五至一百枚彈頭，數量約是目前的四倍，中共將分批將舊型飛彈更換為「多彈頭獨立尋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s)，一枚飛彈可攜帶多個彈頭同時可攻擊多個目標，以提昇實質攻擊武力。¹⁸³

中共戰略彈道飛彈主要部署目標仍然針對俄羅斯與美國為主。¹⁸⁴中共將持續增強核武投射力量，其現代化的顯著實例是一九九九年試射「東風三十一型」(DF-31)洲際彈道飛彈，及由潛艇發射的「巨浪二型」(JL-2)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預計可於二〇〇一年以前完成部署。¹⁸⁵「東風三十一型」(DF-31)洲際彈道飛彈，最大具有一萬三千公里之射程，「巨浪二型」(JL-2)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可隨潛

¹⁸² Rober J. Art, "A Defensible Defense: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1991, p. 47.

¹⁸³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s., *Foreign Missile Developments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2015*,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Press, 2001, p. 8.

¹⁸⁴ Anthony, op. cit., p. 46.

¹⁸⁵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 op. cit., p. 8.

艇發射機動性、隱密性均高，兩者射程均可涵蓋美國全部國土，中共仍將使用現有的十餘枚「東風四型」(DF-4)洲際彈道飛彈(ICBMs)，繼續瞄準美國在關島、日本、南韓的軍事戰略基地。七至二十枚「東風五型」(DF-5)及「東風五A型」洲際彈道飛彈(ICBMs)，射程主要涵蓋俄羅斯、亞洲各國，及美國西北部等地區，¹⁸⁶中共目前核子彈頭總數約有四百至四百五十枚，其中戰略核武以陸基系統占絕大部份。

美國國防部防衛分析研究所和國防大學所完成的「中共的核武和軍備管理」(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報告指出，中共正增強核武軍力並大幅增加對準台灣和日本的飛彈數目，中共瞄準台灣的飛彈大部份是射程在六百公里以內，以「東風十五型」(DF-15)為主。在一九九六年三月臺灣海峽飛彈演習時，當時中共僅部署三十至五十枚短程戰術飛彈，至二〇〇五年可能增加部署至六百五十枚之多。¹⁸⁷事實證明二〇〇二年四月中旬中共正持續在福建省福州、樂平短程飛彈基地部署「東風十五型」(DF-15)飛彈，另根據美國情報部門估計，目前中共在台灣對面部署的飛彈已經超過三百五十枚，而且這些飛彈只需七分半鐘即可飛抵台灣本土。¹⁸⁸

中共對準日本的飛彈於一九六六年部署的「東風二型」飛彈(DF-2)為主，射程達一千二百公里，以駐日美軍基地為目標，¹⁸⁹後來是以射程一千至三千公里的「東風二十一型」(DF-21)中程彈道飛彈(IRBM)為主力。研判中共將日本

¹⁸⁶ Robert, *op. cit.*, pp. 21-22.

¹⁸⁷ *Ibid.*, p. 29.

¹⁸⁸ 中共上周再加強對台飛彈部署，〈聯合報〉，民 91.4.30，版 13。

¹⁸⁹ 同註 52，頁 71-72。

視為假想敵之主要原因，除了對美軍駐軍基地進行軍事嚇阻之外，還包括日本發展核武的可能性，以及美日雙邊軍事聯盟急劇強化所採行的牽制作為，另針對美日合作發展「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之反制。中共在軍事部署上必然會針對日本、台灣部署數量更多的戰術飛彈。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呼應了這種趨勢，評估中共將持續台灣部署中程彈道飛彈 (IRBM) 與短程彈道飛彈 (SRBM)，以對台灣進行飛彈威懾戰略。¹⁹⁰

然而，中共發展中的戰略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之中，以正研發中的「東風三十一型」(DF-31) 與「東風四十一型」(DF-41) 對亞太各國最具有威脅性。中共於一九九九年進行的新型「東風三十一型」(DF-31) 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試射，此型飛彈在執行攻擊各階段機動力強且難以偵測，未來將對於美國和美國駐防太平洋戰區部隊及美國西岸本土構成嚴重威脅。美國中央情報局預估計於二〇〇二年後的五年之內中共即可完成「東風三十一型」(DF-31) 飛彈之部署。¹⁹¹中共對於射程可涵蓋美國全部國土的「東風四十一型」(DF-41) 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也正加緊研發之中，預計於二〇〇一年以前可以完成部署。¹⁹²預估至二〇〇一五年中共將有一千枚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核子彈頭，¹⁹³屆時中共飛彈對美國的威脅性將大增，而且中共也會妥善運用現有約二十枚射程可遠達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飛彈 (ICBMs)，繼續增強核武投射能力並加速飛彈彈頭的現代化。

¹⁹⁰ Anthony, op. cit., p. 46.

¹⁹¹ Ibid.

¹⁹² 高一中，彈道飛彈的威脅和防禦，《國防譯粹》，第26卷，第2期，民88.2，頁33-35。

¹⁹³ Robert, op. cit., p. 36.

美國國防部國防分析研究所、外交關係協會和國防大學，分析中共之所以重視地對地飛彈，其中部份原因在於中共在長程飛彈發射系統方面缺乏成功的經驗。雖然中共十幾年來一直追求從海上發射飛彈的能力，中共由潛艇飛射飛彈目前僅限於一艘潛艇，配備了十二枚中程「巨浪一型」（JL-1）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而中共正在著手飛彈力量現代化，致力改進飛彈射程與彈頭的準確性，研發突破敵人防禦的能力，並有意藉由提昇 C4I 系統（指揮、控制、通訊和情報系統），獲得攻擊空中飛行目標之能力，而俄羅斯先進的技術已經增強中共之期望，其中包括巡航飛彈發射技術，以及配備潛射彈道飛彈發射能力的新潛艇之獲得。中共核武發展完全秘密的方式進行，是和其他四個主要核武擁有國最大不同之處，也是在五個主要核武國家之中大幅在質與量方面快速成長的國家，其核武發展過程也採行了許多偽裝手法，包括建設地下隧道隱藏核武的「長城計畫」。而中共至今仍然致力核武現代化的工作，也是對於美國長程飛彈高準確性的反制部署，對於美國可能採取軍事介入台灣問題進行核武威懾，同時提高其國際影響力，將核武戰略由過去「最低威懾」戰略調整為「有限威懾」戰略，以提高其實戰能力。¹⁹⁴

對於亞太國家在未來有加入美國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之可能，中共為突破美國部署「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及「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增加其戰術飛彈在執行攻擊任務時在戰區的穿透力，已著手針對戰略核武進行補強，第一，強化彈道飛彈及發射基地的偽裝，第二，增加彈道飛彈的機動性，第三，增強對

¹⁹⁴ 《產經新聞》，北京版，民 89.6.19，版 3。

敵方指揮、通信系統的攻擊能力，第四，開發可突破敵方「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的精準導引彈頭，第五，開發「多彈頭獨立尋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s)，以減少被攔截之機率。顯示中共早已有反制美國建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之準備，並認定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是美國欲「圍堵」(Containment)中共的軍事部署之一。中共也曾向美國提出警告，指「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計畫將引發新一輪的軍備競賽並危及雙邊關係。而中共最擔憂的是飛彈防禦計畫最終會擴及台灣，美國強化亞太同盟體系並將台灣納入「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之中，已充份顯示中共已被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戰略定位日趨清晰。¹⁹⁵美國部署「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會使中共加速更新核武能力與美國抗衡，中共將會大幅提昇改進大當量機動性差的核武部署，計畫將現有數量擴增十倍，並朝固態燃料、多彈頭、機動發射等方向改進。¹⁹⁶美國國防部評估，以中共核子部隊的數量與質量而言，已有從「最低威懾」戰略，逐漸演變到不排除先發制人的「有限威懾」戰略，並且可能已經提交中央軍委及中央政治局討論之中。

中共近年來，不論是在核武基礎設施上的投資、核子戰力的規模、戰略的地理範圍、戰力保有的目的，及核武的性能上都有很重要性的改變。中共對美國部署「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視為極大的威脅，將使中共的核子威懾戰略無用武之地。中共此種憂慮，使台海周邊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增加，導致亞太國家是否要配合美國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¹⁹⁵ 同註 5，頁 342。

¹⁹⁶ 主要國家對布希決議部署 NMD 後未來可能作為，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digest/dgst900507.html>，2001.05.06。

(TMD) 成為各國的困境。¹⁹⁷然而，彈道飛彈是中共武裝力量中相對較強的一支力量，而中共也正依靠這支力量來彌補其正規軍事力量投送能力不足之處，並且希望提高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干涉的潛在代價，使美國達到「無法承受」的水平，讓美國不願冒此風險與中共進行軍事對抗。¹⁹⁸

第五節 中共周邊國家的防禦措施

中共為取得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優勢，不斷發展地對地 (Surface to Surface Missiles) 戰術飛彈，包括短程彈道飛彈 (SRBM)，次中程彈道飛彈 (Medium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MRBM)，及中程彈道飛彈 (IRBM)。其中多種飛彈能夠攜帶核子或傳統彈頭。預期中共將會提昇其飛彈的精準度。如使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即能將中共現役的飛彈「圓周誤差率」(CEP) 減少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未來可能會將誤差降低至百分之十。¹⁹⁹而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也以發展「二彈一星」(飛彈、原子彈、衛星) 為訴求，達成衛星導航系統，支援核武部隊之全面自主性之要求。

中共 M 族飛彈的射程與地理距離，就亞太地區而言，最大的威脅仍以台灣、日本、南韓以及東南亞國家為主，。一九九六年三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取名代號「海峽九六一號」飛彈試射演習，目標區一處在台灣基隆港東北方海域，另一處在高

¹⁹⁷ 中國核子戰略由防衛轉攻擊，〈日本讀賣新聞〉，2000.4.6，版 5。

¹⁹⁸ 同註 111，頁 132。

¹⁹⁹ Khalizad, op. cit., pp. 42-44.

雄西南方海域上，此次飛彈演習總計發射四枚「東風十五型」(DF-15, M-9)飛彈。²⁰⁰從實戰經驗觀之，中共第二砲兵部隊已符合中共「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之要求，反觀，我國因無反彈道飛彈系統，除嚴密監控之外並無法採取任何積極且有效之反制作為。也因為 M 族飛彈可以使用機動車輛作為活動發射載具，飛彈發射的反應時間平均在三十至四十分鐘之內，具有極佳之隱密性、機動性和反應能力，而且精確度良好。依據「圓周誤差率」(CEP)，命中率誤差約千分之一。換言之，如「東風十五型」(DF-15, M-9)飛彈以最大射程六百公里計算，其命中目標的誤差只有六百公尺。而中共此刻正投入改善「東風十五型」(DF-15, M-9)彈道飛彈之準確度，期望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來加強精確度，若此一改善畫完成之後，「東風十五型」(DF-15, M-9)飛彈的「圓周誤差率」(CEP)將降低至可能只有十五公尺左右，成為全球最精確的戰術飛彈之一。²⁰¹現今可以確定的是，中共「東風十五型」(DF-15, M-9)飛彈性能精進工程，經改良的「東風十五型」第二型(DF-15, M-9)飛彈的「圓周誤差率」(CEP)將縮短到只有一百至一百二十公尺，彈頭終端速度高達六至七馬赫，而且還能有效修正終端彈道，攔截難度相對提高。另中共的「東風十五型」(DF-15, M-9)飛彈配備第二代的燃料空氣炸藥，此型彈頭的有效破壞距離半徑高達四百公尺，即使「東風十五型」(DF-15, M-9)飛彈有一百二十公尺的命中誤差，其仍可在有效的破壞距離內對目標物給以致命的打擊，如此精確的高速飛彈，已使亞太地區鄰近國家面臨更大的彈道飛彈威脅。

²⁰⁰ 蕭朝琴，中共飛彈攻台可行性評估，《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12期，民88.12，頁61。

²⁰¹ 中共飛彈戰略亞洲各國應留意，《聯合報》，民85.12.12，版10。

第四章 美國對中共核武戰略之反應

第一節 建構「飛彈防禦系統」

壹、背景與發展現況

「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之部署，對美國而言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意味著美國自己在實力地位基礎上安全環境的改善和安全手段的擴張。²⁰²而美國戰略性彈道飛彈防禦的建立，緣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國納粹所研發的 V-2 飛彈，此型飛彈曾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攻擊英國倫敦。²⁰³當時的飛彈已具有單節、液態燃料推進飛彈，能夠將一千公斤的高爆彈頭投射至三百五十公里以外的目標。彈道飛彈研發極為且技術複雜，五十年代只有少數主要先進國家具備研製飛彈之能力，而且以美國、蘇聯於一九四五年世界大戰結束後，分別掌握了德國飛彈軍火、組件與技術人員，²⁰⁴以致奠定美、蘇兩國在冷戰初期快速擁有戰略與戰術核子飛彈之基礎。

美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建構可追溯於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當一九六一年美國一架 U-2 偵察機，偵照到蘇聯境內沙瑞夏崗(Sary Shagan)軍事研發基地有反彈道飛

²⁰² 同註 17，頁 654。

²⁰³ 同註 52，頁 37。

²⁰⁴ Spencer, op. cit., p. 9.

彈的組件出現。²⁰⁵而且在一九六四年時，美國又出現第二個核子對手中共已經成功試爆原子彈。美國即開始執行部署「反彈道飛彈系統」的工作，但因為美、俄兩國於一九七二年簽訂「反彈道飛彈條約」(ABM Treaty)，最後讓美國被迫拆除已經部署完成的「哨兵」(Sentinel) 反彈道飛彈系統，以及尼克森總統於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宣佈，由「哨兵」改名為「衛兵」(Safeguard) 的新型反彈道飛彈系統。²⁰⁶期間幾經轉折，復於一九八三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雷根總統建議，美國有發展戰略性飛彈防禦計劃之必要，以嚇阻蘇聯龐大先進的進攻性戰略力量，以及有可能對美國進行先發制人的「第一擊」，該項建議案立即獲得雷根總統的批准。雷根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廿三日，宣佈「先制戰略防禦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 或稱星戰計畫。²⁰⁷「先制戰略防禦計畫」(SDI) 提出之初，美國科學界、國防官員和一般人民對於利用飛彈達到防禦的能力深表懷疑，而該方案也一直停留在實驗階段，未能付諸實行，但這已經是美國首次把「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 納入美國核武嚇阻戰略之中。面對彈道飛彈技術與核武擴散問題，目前全球有十五至二十五個國家擁有戰術彈道飛彈 (Tactical Ballistic Missile, TBM)，截至二〇〇一年已有二十四個開發中國家擁有戰術彈道飛彈，其中有十五個國家，能夠在自己的國家內製造此型武器，於是戰術彈道飛彈已經成為未來各國的主要威脅，而「反戰術彈道飛彈」(Anti-Tactical Ballistic Missile, ATBM) 也已經是許多國家急迫需要獲得的軍事技術。

²⁰⁵ 同註 52，頁 45。

²⁰⁶ 同上註，頁 82。

²⁰⁷ 同上註，頁 56。

美國為防止本土、西歐、亞太盟邦及海外駐軍可能遭受「中程彈道飛彈」(IRBM)之攻擊，在波斯灣戰爭之後針對反制飛彈直接威脅加速研究工作。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三日，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國防部長亞斯平(Les Aspin)宣佈終止星戰計畫，成立「彈道飛彈防禦局」(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Organization, BMDO)，並任命 Malcolm R. O'Neill 為首任局長，該局成為美國政府指導、統合建立反彈道飛彈之主要機構，以取代「先制戰略防禦計畫」(SDI)。²⁰⁸並開始推動「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以確保海外部署之美軍及其盟邦安全。²⁰⁹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在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中將能發揮幾項作用，包括保護美國在亞太地區之海外駐軍，進而保護美國在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和安全之利益；增強美國對日本等國所提供的軍事義務，密切美國與日本的安全合作關係。為美國在東亞有可能直接捲入軍事衝突提供核子保護傘，擴大美國在東亞軍事行動的自由度。威懾和預防北韓等國可能採行的軍事敵對行動，嚇阻或威懾中共意圖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等。²¹⁰其內涵主要改變在於從以太空基地武器系統為主的計畫，轉變成為反戰術彈道飛彈為主，「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次之，且部署時間將往後延長。但其戰略性彈道飛彈防禦部署時間，依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之研判，以能應付「流氓國家」(Rogue State)部署之洲際彈道飛彈(ICBMs)威脅為主。²¹¹

貳、 北韓飛彈試射推波助瀾

²⁰⁸ 同註 52，頁 278。

²⁰⁹ 曾祥穎，從中共如何打贏下一場戰爭，試分析其飛彈威脅，《國防雜誌》，第 12 卷，第 11 期，民 86，頁 13。

²¹⁰ 同註 5，頁 333。

²¹¹ 同註 52，頁 278。

一九九八年八月，北韓以三節式火箭發射大浦洞（Taepo Dong）飛彈，讓美國各界對於飛彈威脅美國本土的疑慮急劇升高，二〇〇一年三月美國中央情報局長在國會作證表示，北韓所試射的「大浦洞一型」（Taepo Dong-1）飛彈，理論上是一種可以攜帶小型核生化武器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s），射程可達美國本土，但其精準度不高。而北韓也有能力在無預警的狀況之下試射「大浦洞二型」（Taepo Dong-2）飛彈，此型飛彈將具有攜帶核武彈頭之能力，射程也可到達美國本土。未來如伊朗、伊拉克等國也可能仿效北韓試射可攜帶小型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s），伊朗等國在其他國家協助之下於十年之內也將可能擁有發射彈道飛彈之能力。

為因應全球彈道飛彈的擴散速度，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源自於美國有意對抗北韓與伊拉克、伊朗等所謂「流氓國家」（Rogue State）可能利用有限的彈道飛彈襲擊美國本土，²¹²為因應此需求「彈道飛彈防禦組織」，於一九九三年正式「彈道飛彈防禦局」（BMDO），負責美國全國彈道飛彈防禦計畫，此計畫主要包括保護美國本土不受長程彈道飛彈危害的「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以及和保護美國海外部隊與盟邦安全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其主要目標有四，首先在減少美國與盟邦於區域戰爭之中遭到飛彈攻擊之可能性，增強美國在危機處理時的決心與彈性，第三是美軍在無積極防禦下可免於敵人的威脅，第四是透過「彈道飛彈

²¹² 美國前國務卿歐布萊特於 1994 年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時，曾發表一場演說，將全世界國家分為四大類，分別為國際好公民、新興民主國家、流氓國家與有名無實國家等。當時被定位為流氓國家的有北韓、伊拉克、伊朗、蘇丹與塞爾維亞。

防禦系統」(BMD) 的研發確保美國在此領域之優勢。²¹³其中「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 是美國為海外部隊和盟國所設計的飛彈防禦計畫，面對飛彈攻擊的威脅，美國「彈道飛彈防禦局」(BMDO) 曾評估，除非美國能在西元二〇〇六年完成「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 的部署，否則在遭受如伊朗或北韓等致力精密飛彈系統的攻擊時將無防禦能力，在此之前，美國將會出現對飛彈無防衛能力的「脆弱空窗期」(Window of Vulnerability)。²¹⁴

美國為「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 發展掃清障礙，在美國宣佈調整核武戰略之前，美國總統布希 (George W. Bush) 已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正式宣佈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BM Treaty)。如今，美國已將建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 確立為其核武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進一步提高防禦性核武力量在核武戰略中之地位。就在美國宣佈調整核戰略的同一天，美國又將國防部「彈道飛彈防禦局」(BMDO) 改名為「反飛彈防禦局」，局長位階為中將軍銜，直接受國防部副部長領導，以整合美國各軍種反彈道飛彈資源實施嚴格的集中監督，可見，美國已經開始採取實際措施來貫徹其攻防兼備的核武戰略。²¹⁵

參、飛彈防禦系統計畫內容

「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 系統主要包括先前探測

²¹³ Rich A. Falkenrath, "Theatre Missile Defense and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Survival*, Vol. 36, No. 4, 1995, pp. 2-3.

²¹⁴ 杜力維，美國彈道飛彈防衛系統，《國防譯粹》，第26卷，第2期，民88.2，頁26-27。

²¹⁵ 王國勝、李偉，國核戰略全面改版，《解放軍報》，民91.1.30，版12。

器、C4I(指揮、控制、通信、情報系統)和攔截武器三大部分。攔截武器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最主要的功能，也是直接撞擊來襲飛彈之重要部三種類型。陸軍使用的陸基型又統，低空層反飛彈武器主要是使用「愛國者二型」飛彈(PAC-2)和「愛國者三型」飛彈(PAC-3)，高空層反飛彈武器要「戰區高空層區域防禦系統」(Theatre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戰區高空層區域防禦系統」(THAAD)使用的攔截飛彈能夠在大氣層內外分別進行兩次攔截。如果仍然未能擊毀目標，剩餘的目標再由「愛國者二、三型」飛彈或「海軍區域戰區彈道飛彈防禦系統」(Navy Area Theater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NATBMD)來完成。其中「戰區高空層區域防禦系統」(THAAD)、「愛國者三型」飛彈(PAC-3)和「海軍區域戰區彈道飛彈防禦系統」(NATBMD)、「海軍全戰區彈道飛彈防禦系統」(Navy Theatre Wide BMD Program, NTWD)三部分實際上構成了「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主要核心部分，該系統主要內容為：²¹⁶

一、愛國者三型(PAC-3)飛彈：

此為攔截攻擊部隊與固定設施短、中程飛彈的空軍系統，是一種高性能飛彈系統，能夠以新穎的動能武器撞擊來襲飛彈。任務是提供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結構中的低空層防禦，包括防禦人員、軍隊及固定的設備，使之免於遭受短程及「中程彈道飛彈」(IRBM)巡弋飛彈之攻擊。²¹⁷

²¹⁶ 高一中譯，彈道飛彈的威脅和防禦，《國防譯粹》，第26卷，第2期，民88.2，頁40。

²¹⁷ 林子洋，《飛彈防禦與國家安全》。臺北：幼獅，民89，頁67。

二、「海軍區域彈道飛彈防禦系統」(Navy Area Missile Defense, NAMD)：

海軍使用的海基型也分，低空層系統是美軍當前的研製重點，它以以海軍神盾級巡洋艦 (Aegis AegisClass Destroyers) 和驅逐艦為基礎的低空攔截系統，並使用 AN-SPY-1 雷達；神盾 (Aegis) 戰鬥系統的電腦及標準二型飛彈 (SM-2 Block IV) 防空飛彈基礎。主軍船艦及港口免於遭到敵軍飛彈或戰機攻擊。但此系統原本於一九九七年元月初次試射成功，擊落來襲靶彈，但後續遭逢諸多整合困難，其中有神盾級驅逐艦配備電腦極為複雜，要分辨敵方飛彈真彈頭及餌彈時有一定的困難，搜尋及追蹤的處理器不穩，還有用來分辨敵方飛彈的「熱實彈」的紅外線尋標器冷卻系統也有問題，加上研發預算已超過百分之五十，證實性能甚差，美國國防部已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宣佈取消「海軍區域彈道飛彈防禦系統」(NAMD) 之研發工作。²¹⁸

三、「海軍全戰區彈道飛彈防禦系統」(Navy Theatre Wide BMD Program, NTWD)：

此系統是在「海軍區域彈道飛彈防禦系統」(NAMD) 為基礎上，把標準 (SM-2 Block IV) 型飛彈增加一級助推火箭，改良成為長程的「標準二型飛彈」(Standard Missile-2, SM-2) 或「標準三型飛彈」(Standard Missile-3, SM-3) 進一步加以提升到高空層攔截層次，具備了大氣層外攔截戰區彈道飛彈的能力，此系統設計目的可用來保護更大的區域，使其免受中程和遠程飛彈之襲擊。由美國海軍及國防部彈道飛彈防禦局共同研發管理，「標準三型飛彈」(Standard Missile-3, SM-3) 已於一

²¹⁸ 潘勳，美取消海軍區域飛彈防禦系統，《中國時報》，民 90.12.16，版 1。

九九九年九月廿七日在夏威夷太平洋飛彈試驗場進行首次試射。²¹⁹二〇〇二年元月廿五日同樣在美國夏威夷太平洋飛彈試驗場進行第四次試射，成功在夏威夷西北方約五百公里處的大氣層外，攔截並且成功撞擊到靶彈。²²⁰

兩個海軍反彈道飛彈系統主要目的在對付來襲之短程中程飛彈攻擊，「海軍區域彈道飛彈防禦系統」(NAMD)，設計的任務在提供美國先遣部隊、盟軍和偏遠駐軍防禦來襲飛彈，主要功能有防禦派遣到偏遠地區之軍隊，向盟邦保證美國協防之決心，擔任大量地面部隊抵達戰區前的防禦任務，防禦海港及其周圍前進基地集結區的安全，以減緩大量空運或海運的壓力與急迫性，達到嚇阻壓制敵方有意引發衝突之效果。²²¹

四、「戰區高空層區域防禦系統」(Theatre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為美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戰略中最具指標性及挑戰性的系統，主要必須兼顧高空層與低空層攔截，目的在高空層攔截長程飛彈的陸軍系統，採用外大氣層與內大氣層截擊方式攔截飛彈，目的在戰場上提供海外駐軍或增援部隊的戰區飛彈防禦，包括同時部署高空層與低空層攔截，以降低彈道飛彈成為侵略武器的工具性價值，使有意取得這類武器的國家必須重新檢討威脅他國的可行性。²²²

肆、建構「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之困境

²¹⁹ 同註 217，頁 81-82。

²²⁰ 閻紀宇，美海基飛彈防禦首次試射成功，《中國時報》，民 91.1.27，版 10。

²²¹ 同註 217，頁 70-71。

²²² 同上註，頁 73。

美國要如期建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已遭逢許多困難，從技術層面而言，攔截飛彈是一種概率問題，實具有相當程度之難度，第一要對目標飛彈進行偵察，第二要通過導引方式才能成功有效將敵方飛彈摧毀。此技術涉及到多種關鍵性的困難，如偵測技術、攔截飛彈技術，以及雷射、微波、電磁波等技術。從試射後的經驗分析，一般攔截概率只能達到百分之八左右。美國計畫要達成攔截射程在三千公里以上的反彈道飛彈系統，實際上並非完全針對所謂「流氓國家」(Rogue State)而設計。以目前各國洲際彈道飛彈(ICBMs)之能力，美國反彈道飛彈系統主要還是針對能夠對於美國本土構成戰略核武威懾的俄羅斯和中共兩國為主。反彈道飛彈系統對於擁有數千餘枚核彈的俄羅斯並不具太大意義，雖然美、俄兩國已於二〇〇二年五月廿四日在莫斯科簽署歷年來裁幅最大的裁減核武新約，但俄羅斯仍然將會維持一千七百枚至二千二百枚的核武。²²³以二〇〇二年初美國國防部長柯恩在「對總統與國會年度報告書」(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中提到，第一階段美國「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將包括一百枚攔截飛彈、一套 X 頻雷達和五具性能提升的預警雷達，²²⁴以一百枚攔截飛彈計算，最多只能擊落約二十枚的飛彈攻擊，²²⁵若要針對俄羅斯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s)攻擊實施攔截，美國則必須部署數萬枚各種型式的攔截飛彈，在技術上與經費上均不是美國國防預算可以負擔。

美國國防部主張在北科羅拉多州「大福克斯陣地」(Grand

²²³ 董更生，美俄簽署裁減核武新約，《聯合報》，民 91.5.25，版 11。

²²⁴ Flournoy, op. cit., p. 130.

²²⁵ 同註 217，頁 89。

Forks) 之反彈道飛彈系統，應部署包括一百枚陸基攔截飛彈，在能超越地平線追蹤敵方來襲的飛彈偵測器支援之下，防衛美國對付入襲方向為北方二十至三十枚的彈道飛彈。²²⁶若以中共目前擁有約二十枚的洲際彈道飛彈 (ICBMs)，美國初期部署攔截飛彈規模剛好是約一百枚，以四比一的有效攔截概率計算，每百枚攔截飛彈最多只能擊落約二十枚的飛彈攻擊計算，正好符合中共的洲際彈道核武實力，因此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 被中共解讀極具針對性，完全不如美國所宣稱是用來對付北韓、伊朗等具有少量核武潛力等「流氓國家」(Rogue State)。²²⁷但是美國的「反彈道飛彈系統」對於中共現階段的洲際核子飛彈數量，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嚇阻效果，可以削弱中共「有限威懾」戰略的力量。但是中共也有反制的能力回應美國的策略，在幾年之內生產數量更多的戰略飛彈作為回應，而且事實上中共也積極做出相對應的準備，不求在數量上與美國拉近核武實力，人民解放軍正在尋求反制美國「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技術，以「不對稱作戰」的戰略構想與美國對抗。

中共除研發反制美國「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技術之外，目前正在測試與研發的「東風三十一型」(DF-31) 和「東風四十一型」(DF-41) 洲際彈道飛彈 (ICBMs)，已經初步具備機動靈活的多彈頭技術，中共的多彈頭技術並非在一枚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上攜帶數個子彈頭，以落點密集方式投射目標的「集束式多彈頭」，此型彈頭只能攻擊一個目標，一旦被敵人反彈道飛彈攔截即全部報銷，美國關切中共已有多方位導

²²⁶ 同註 52，頁 246。

²²⁷ 同註 136。

向、多彈頭的技術與能力。可以在一枚洲際彈道飛彈(ICBMs)上裝載多個分別瞄準不同目標的彈頭,在飛彈重返大氣層時能沿著不同軌道分別射向不同目標的彈頭。射程達八千公里的「東風三十一型」(DF-31)洲際彈道飛彈(ICBMs),至少已能攜帶三枚此型核子彈頭,未來中共在多彈頭的技術上的突破不僅是對美國構成實質上的威脅,同時也讓中共打破洲際彈道飛彈(ICBMs)數量不足之限制。另外由潛艇發射的洲際彈道飛彈,也被列為本世紀軍事強國發展戰略飛彈的主要力量,中共「巨浪二型」(JL-2)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正在進行研製與測試之中,此型飛彈可攜帶一枚二百五十萬噸級的核彈頭,或者攜帶三枚九萬噸級微型核彈,射程可涵蓋美國西海岸及歐洲,更能有效的反制美國的「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計畫。

伍、「九一一事件」對「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之影響

美國提出「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之後,曾引起內部反對聲浪,俄羅斯也曾堅決反對,不惜以重啟武器競賽作為威脅。但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內部與世界各國對於美國布希政府加速發展「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雖提出質疑,但似乎無法撼動布希政府加速研製和部署「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之決心,「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仍將是布希政府擴充軍事實力重要的戰略武器。美國總統布希顯然有意藉由對阿富汗戰爭之勝利,以及全球反恐怖行動的有利形勢,運用千載一時戰略力量明顯失衡之時機,發展「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建立以美國利益為主的國際核武秩序。如同美國藉由推動「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計畫的同時,

把俄羅斯視為「戰略夥伴關係」等作為，其主要目的均在進行「圍堵」(Containment)中共的工作。有意藉由打擊「流氓國家」(Rogue State)之有利形勢，藉此檢驗美國與俄羅斯是否具備在安全議題上合作之可能，俾造成中、俄戰略夥伴關係能夠脫勾。²²⁸

布希政府的戰略抉擇，已經廢止一九七二年與蘇聯簽訂的「反彈道飛彈條約」，將「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核武戰略，調整為以「確保美國安全」的戰略構想。但也因為美國加速研製和部署「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之作為，對中共而言美國加速部署「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將擴大減弱中共對美國「有限威懾」之能力，對中共的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美國「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提出和建立之初，或許並非針對中共而來，但此系統一旦建立，卻能對中共的戰將促成如中共、印度等中型核武國家全力發展射程更遠、精度更準，攔截更困難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s)，造成全球第二次核武軍備競賽，有讓人類再度陷入核子威脅之虞。

第二節 調整亞太戰略

冷戰結束，美國也失去蘇聯這個競爭對手，進入二十一世

²²⁸ 美國發展 NMD 的實際涵意，The Global Intelligence Update (全球最新情報)，<http://www.stratfor.com/home/giu/archive/053001.asp#This>，民 89.12.18。

紀之後，從各種跡象研判美國冷如學者 Swaine and Tellis 所言：「處理中共崛起的問題，乃是美國在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²²⁹美國為維持單級強權的實力，主要來自於美國目前經濟與科技技術之優勢地位，以及與其他大國之間明顯的力量差距。身為亞太主要國家的美國，無時無刻都在創造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世界秩序。美國國家戰略指導精神也在於維持美國國家利益。如美國前總統布希在波斯灣戰爭勝利後，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陳：「美國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價值和理想建立一種新的國際體系」。²³⁰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高級軍官所使用的「戰略指南」(U.S. Army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 教材之中，鮮明的引用帕默門斯頓公爵 (Lord Palmerston) 於一八四八年所說的話，以詮釋國家利益之精髓，他說：「我們沒有永遠的朋有，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而追求利益乃是我們的責任」。²³¹為追求美國長遠的國家利益，美國對於未來全球權力的改變必須預做準備，也只有在全球競爭對手中釐出一條美國國家利益的道路。

目前亞太地區存在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全球利益構成現實挑戰的關鍵因素。尤其在蘇聯解體之後，隨著俄羅斯國力衰落和北約東擴，對美國而言歐洲的威脅已經降低，伊拉克、伊朗目前已受到控制，惟有中共國力變得越來越強，此外，在東亞地區還有朝鮮半島問題和臺灣問題均與中共息息相關。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共擁有高質量的核子武器，雖然美國主要威脅已

²²⁹ Shulsky, op. cit., p. 3.

²³⁰ 張蘊嶺，《夥伴還是對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民 90.1，頁 403-404。

²³¹ Joseph R. Cerami and Jamer F. Holcomb, Jr. eds., *U.S. Army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01, p. 55.

經不在歐洲並開始著手轉向亞太地區，尤其處理台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南中國海問題等敏感議題，任何一個關鍵若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再把美國捲入一場大規模戰爭，或是局部衝突之中，將直接損及美國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

美國至今仍是穩定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從冷戰結束之後直到今日此地位尚未改變。雖然冷戰之後美國在海外的駐軍預算已逐漸削減，很難達到冷戰時期之規模，而短時間之內俄羅斯也不會讓美國構成威脅，但是逐漸增強力量的中共已挑戰了美國的戰略考量。²³²以新現實主義的觀點進行探討，體制的維繫必須要有強權的存在去推動該體制的運作，在亞太地區雖然並無集體安全體制，美國為維護在區域內的利益，必然會在反制中共核武力量，以及針對中共日益強大的綜合國力採取必要的措施。

但是隨著中共軍事現代化與經濟持續發展，美國擔心中共發展成一個足以和其抗衡的區域強權，甚至進而取代美國成為亞太地區的共主地位，讓美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減少，可能在不久的未來實現。美國的反應，從一九九五年美國國防部亞太戰略藍皮書可以看出，柯林頓政府何以暫緩裁撤冷戰時期在亞洲所部署的十萬美軍。²³³一九九五年美國白宮安全報告書也提及：「中共成長中的經濟實力及龐大的軍事力量，美國將以如何不使中共成為該區域的安全威脅為首要任務」。²³⁴

²³² Stephen P. Gilbert, "East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 Assessment,"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9, No. 4, 2000, p. 344.

²³³ 沈明室譯，Stewart M. Powell 原著，*中共威脅的崛起*，《國防譯粹》，第 23 卷，第 6 期，民 85.6，頁 5。

²³⁴ 向駿，*中國威脅論及新圍堵*，《美歐月利》，第 11 卷，第 5 期，民 85.5，頁 28。

布希政府執政之後，為延續柯林頓調整亞太戰略之政策，美國再度構思美國新世紀的國家戰略，並尋找新的全球競爭對手，在一系列的戰略評估之後，均明顯指出中共就是美國潛在的競爭者，美國政府有立即調整亞太戰略部署之必要。布希與柯林頓政府相較，美國總統布希稱呼中共為「戰略競爭者」，與柯林頓認為的「戰略夥伴」大不相同。美國國內方面，對於中共與台灣之間存在的「一個中國」問題，因為著眼經濟與政治的利益，在美國國內尚可在此問題形成共識，但在「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與「台灣問題」仍是中共與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的來源。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稱中共急欲改變亞洲政治結構的現狀，因此建議布希加強與日本的聯繫，不僅可維持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優勢，更可以防止中共的快速崛起。²³⁵

在二〇〇一年九月的「國防戰略審查報告」，和美國國防部的「2025年亞洲」（Asia 2025）兩份重要文件中，指出太平洋最有可能成美軍日後軍事行動必須從歐洲轉向亞洲，重點是在防止中共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雖然國際恐怖主義將是對美國安全最直接和最現實的威脅，但是在防止大國崛起仍將是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最重要課題。儘管美國在近期之內不會有力量對等的敵人，但是區域強國仍然有發展成可以威脅區域穩定的能力，而在亞太地區之中美國當然也有其重要利益。²³⁶

在「2025年亞洲」報告中認為美國的亞洲戰略應針對中

²³⁵ 美國的亞洲政策，<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digest/dgst891218.html>，民 89.12.18。

²³⁶ 美國國防部，《國防戰略審查報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民 90.10，頁 7。

共，因為一個強大的中國將持續形成亞洲的威脅，而一個衰弱動亂的中國更具有危險性。該報告將中共視美國為未來的敵人，美國必須果斷的強化「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及「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部署之政策目標。該評估報告認為若要對抗中共逐漸強大的國力，美國應採取「既圍堵又交往」(Engagement)的戰略。²³⁷其本質在擴大與中共的接觸，透過接觸使得中共接受西方的立場、觀點與行為，加強中共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並積極參與中國事務，讓多邊合作更多樣化並承認相互的依賴性。另一方面就是要採取強硬的政策，對中共施壓防止中共強大，使中共不致於成為挑戰西方大國的國家。顯示美國不僅不願意在亞太地區只做個權力平衡者，也不願意僅在亞太地區尋找一個強權國家共管亞洲，惟有防止另一強權的頭才是符合美國。

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 (Donald H. Rumsfeld) 在美國國防部於二〇〇一年十月一日公佈的「美國四年國防總檢重大議題檢討報告」(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 中表示，美國防禦計畫基礎，將從傳統注重敵人或威脅在那裏，轉為注意敵人會如何發動攻擊，並指出在亞洲可能出現一個強大的「區域競爭者」(Regional Competitor)。²³⁸對於區域內的強權對美國進行軍事挑戰的競爭者，不但具有複雜的國防工業，並有能力生產製造大量的現代化武器，而且有可輕易獲得大量人力進行訓練的國家，才是美國認為未來最具威脅的敵人，幾乎每一項評估都為為中共與俄羅斯最有可能成為區域的主宰者，未來將直接挑戰到美國的利益。²³⁹

²³⁷ 同註 180，頁 73-75。

²³⁸ 張宗智，美國防部：亞洲可能出現軍事競爭者，〈聯合報〉，民 90.10.3，版 13。

²³⁹ Flournoy, op. cit., p. 32.

美國擔心以目前的趨勢看來，中共在二〇一五年將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將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具有多方能力的競爭者。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的評估，屆時中共將有實力有效在中國鄰海實施制海的軍事行動，在鄰接中國大陸的空域維持空中優勢，得以使用各類型短、中、長程彈道飛彈，針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進行武力威脅，也有挑戰美國資訊優勢之實力，並且具有對美國施實戰略核武威懾的能力。²⁴⁰所以美國政府在判斷地區內可能的威脅來源時，把主要矛頭指向中共，認為亞太地區將成為一個大地區存在一個具有雄厚資源的軍事對手。

二〇一五年以後，中共將成與爭對手。除此之外，隨著中共實力的上升，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發生軍事對抗的可能性將增加，中共對美國的威脅已經不容忽視，最終確定美國在全球的主要競爭者，一個是俄羅斯，另一個就是中共，而以目前的形勢研判，中共已經成為蘇聯的接替者。經美國評估區域內的強國將會採取快速的行動，阻止美軍進入以及使用區域內作戰空間，第一步將摧毀美軍前進部署之軍隊，以癱瘓美軍原有的軍事據點，同時再對美軍後續可投射之武力進行攻擊，再有效的將防禦線向外擴展至各戰略要點（Entry Points）。如此美軍若要再重返戰場將付出重大代價，必須採行「強行進入」（Forcible Entry）的戰術作為，²⁴¹可能會造成美軍大量傷亡，不利後續作戰的開展，也可能遭到美國民眾的反彈。

²⁴⁰ Khalizad, op. cit., p. xv.

²⁴¹ Flournoy, op. cit., pp. 38-39.

在戰略選項上，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建議美國政府，第一個選項就是要確保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地位，主要關鍵在維持並持續強化美國在此區域的優勢，當區域內有任何力量挑戰美國的利益時，美國應採取必要的手段予以制止，但是採行此一戰略，美國必須投入大量的預算。第二個戰略選項，美國應尋求與亞洲內的強權共管亞洲，可能的對象有日本、中共或是印度，但是這個選項將會降低美國獨立行動的能力，也會降低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最後一個選項就是美國只在亞洲強權之間做個權力的平衡者等。²⁴²

布希總統上任之後最具特別的政策調整，在於將過去對台灣海峽軍事衝突時，所採取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調整為「戰略清晰」政策。²⁴³過去美國政府在面對中共對台灣動武時美國是否將直接軍事介入這個原則問題上刻意模糊處理，但現在這個模糊的空間已經逐漸改變，如開始強化台灣與美國軍事人員之間的交流活動，並提昇交流人員之層次。而展現美國戰略清晰最具體的行動就是把全球軍力部署重心逐步移往亞太地區，特別是加速發展「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將更多的戰略核子潛艇調往亞太地區，以及將巡弋飛彈與戰術核子武器部署於東亞美軍基地等，然而此一趨勢並沒有因為「九一一事件」美國本土遭到恐怖主義攻擊，而改變美國全球戰略重點加速東移的進程。²⁴⁴「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只是讓美國更堅定必須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之利益。「九

²⁴²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46.

²⁴³ 美國的「戰略模糊」指的是一方面嚇阻中共不得對台灣動武，一方面也不對台灣承諾會對中共的軍事動作做出反應，讓中共與台灣均不瞭解美國會作出什麼反應。Shulsky, op. cit., p. 48.

²⁴⁴ 朱雲漢，「正視台海戰略角力白熱化的潛在風險」，《中國時報》，民 91.4.22，版 2。

一一事件」之前，美國認定的亞太地區，主要是指西太平洋地區，包括東北亞、東亞和東南亞。「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戰略的亞太地區的範圍迅速擴大，不僅包括西太平洋地區，而且包括南亞、中亞乃至中東地區。

中共也早已意識到美國將整軍事戰略圍堵中國之構想，企圖限制中共在亞太地區之發展。中共國安部所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俞曉秋等人即指出：「判斷美國戰略重心在那裡，主要是看美國把那個國家當成主要敵人，許多跡象顯示美國正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²⁴⁵另一研究員袁鵬也認為：「美國亞太戰略東移，已經認為中共對它的挑戰高於俄羅斯，在亞洲布希政府已把中共視為競爭對手」。²⁴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調整，其動機與其國內軍事工業複合體與政黨實存在緊密的關係。現任總統布希在競選過程之中，部份競選經費即來自美國國內軍工複合體各大企業之募款，為滿足國防工業市場之需求，與扭轉美國經濟下降之趨勢，只能靠對軍工企業的投入，高科技企業短期內不能拯救美國經濟，顯見美國的戰略調整在某些層面上與美國國內政治、經濟運作有極密切之關聯。²⁴⁷

當然，美國為維持其國家利益，仍將在東亞地區維持冷戰時期的軍事結盟政策，如與東亞地區國家簽訂戰略安全協定，包括「美日安保宣言」和「美日合作防衛指針」等。試圖建立美國、日本、南韓三國的「亞太戰略聯盟」，達成類似北約的集體安全機制。另外與澳大利亞重新訂定雙邊同盟安全條約，

²⁴⁵ 宋秉忠，美戰略評估曝光北京討論熱烈，《中國時報》，民 90.8.29，版 11。

²⁴⁶ 宋秉忠，美戰略評估曝光北京討論熱烈，《中國時報》，民 90.8.29，版 11。

²⁴⁷ 閻學通，如何看美國的亞太戰略，《環球時報》，2001.6.29，版 4。

又與菲律賓簽訂「外軍來訪協議」，讓美軍能夠重新返回菲律賓，並獲得使用新加坡軍事基地進部署之補給基地等也是同樣的考量。在政策上修改長達半世紀的「孤立北韓」政策，解除對北韓的經濟制裁，以換取北韓中止核武與飛彈研發計畫之承諾，在南亞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拉攏印度以牽制中共在南亞、中亞的影響力。尤其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已順勢瓦解俄羅斯、中共、印度為核心的聯盟，同時也降低中共、巴基斯坦可能對中亞的影響力。²⁴⁸

美國國防戰略的調整，已增加亞太國家外交政策的新變數，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必須在美國與中共之間必須做出關鍵性的選擇，在「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協防台灣等態度上必須表態。台海兩岸關係也會受到衝擊，中共對台灣的軍事部署反而不降反升，中共對美國戰略改變的反制因應措施，也有殃及台灣的可能。²⁴⁹澳大利亞在考量兩強的夾擊之下，為避免在兩強之間選邊站的最佳辦法，其戰略規畫是透過個別或雙邊關係及更大規模的多邊組織，與這些國家建立共同的目標，增加澳大利亞的選擇與彈性，同時化解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或許澳大利亞的作法可供台灣作為參考。²⁵⁰

第三節 調整軍事部署

²⁴⁸ 張召忠、周碧松，《明天我們安全嗎》。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民 90.5，頁 45。

²⁴⁹ 林正義，美國調整戰略亞太均受衝擊，《聯合報》，民 90.5.21，版 11。

²⁵⁰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d., op. cit., p. 62.

壹、 強化雙邊軍事同盟

布希政府面對調整亞太戰略部署，就必須先落實投入於區域的權力核心之中，受到亞太地緣結構與空間特質的影響，美國必須考量亞太地區地緣特質所隱含的戰略意義與權力關係，即與海、陸強權，日本、中共之間互相爭霸的基本格局。

²⁵¹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在過去十年已有明顯的調整，九十年代初期，美國考慮的主要是防止朝鮮半島的核武擴散的問題，但這並不牽動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結構性調整。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中共的快速發展出現，一九九五年「東亞安全報告」出刊後，調整的趨勢日趨明朗。從安全策略來看，美國調整軍事部署已在加強，如單邊軍事優勢、雙邊軍事同盟，並同時對中共進行接觸和嚇阻等。

對日本政府，布希政府也暗示日本修改非戰憲法，讓日本逐漸成為一個「正常國家」(Normal State)，讓日本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並向美國購買空中加油機等，也希望美國、日本與南韓等東北亞國家能夠增加軍事演習。²⁵²其戰略目的，旨在中共領土東方、東南方和南方等，建立起以日本、南韓、琉球、臺灣、菲律賓、新加坡、印度的新圍堵鏈。主要內容包括，加強與日本的軍事同盟，把日本視為實施新亞太戰略的核心，並同時與南韓增進實質軍事關係建立各種「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²⁵³並鼓勵日本與俄羅斯進行

²⁵¹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憬藝，民 86，頁 27-28。

²⁵² 林正義，美國調整戰略亞太均受衝擊，《聯合報》，民 90.5.，版 11。

²⁵³ 信心建立措施並非軍備管制監督技術，它是用來助長彼此的信任，促進透明化，並提供一種可以在飛彈防禦的研發與部署上合理預測的判斷，因此，它是希望對敵方軍事能力的判斷，不會料敵過寬，緩和惡劣狀況，而不致於造成軍備競賽或有害於危機時之穩定。同註 52，頁 297。

和解，包括透過談判解決北方列島之爭議。²⁵⁴增加對台灣軍售規模，提供攻擊性武器，提昇美、台軍事交流層級，把台灣視為圍堵鏈中的重要環節。同時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謀求建立新的美軍軍事基地，並加強與澳大利亞的軍事合作，再聯合南亞大國印度來制衡中共。美國在戰略上也積極避免中共與印度兩個亞洲大國聯手與美國抗衡，因此，美國現正積極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達成從中共西南方進行圍堵之目標。

美國的亞太戰略構想是建立在一個有盟國參與的多邊戰略體系，現在的雙邊盟國體系已逐漸不能滿足美國的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美國在歐洲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多邊安全體系，但是在亞洲並無此機制。所以美國正開始朝此方向進行調整，具體作為是達成多國集體性對安全形勢之磋商機制，增強多邊演習超過雙邊演習之規模，在透過「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把指揮管制系統一體化。最後，當然有一個各國共同的戰略目標，讓以美國為首的多邊國家有相互採取積極合作的可能，認定有個共同的威脅來源，建立多邊戰略安全體系之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才能具體實現。

所以美國因應亞太地區快速改變，正在此區域展開調整與部署，因應中共在亞太地區崛起之力量。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部署與歐洲地區相比，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明顯不足。雖然美國在亞太地區和歐洲地區相同均駐紮約十萬軍隊，但是因為美國在亞太地區並無亞洲版的北約組織，美國目前只有與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簽訂雙邊軍事同盟，而與

²⁵⁴ Khalizad, *op. cit.*, pp. 73-74.

大多數亞太國家並無條約式之軍事聯盟關係。美國政府為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聯盟以及軍事基地之安全，且美國在亞太地區駐軍主要集中在東北亞，反之在東南亞地區之軍事部署即顯得十分弱勢。加上南中國海海域可觀的海底資源，美國已多次尋求與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多國擴展防衛合作。對於美國而言為確保其在亞洲的利益，防止亞太地區任何強權興起，嚇阻侵略行為並維持區域內之穩定，確保海上交通線及進入亞太市場保持暢通無阻，並防止大規模武器擴散，將是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之核心。

美國建構由「美日核心」、「美國盟國」以及「周邊友好國家」所建立的三層安全網，此形勢也讓中共感受到即使不是立即的威脅，至少也是巨大的戰略壓力。已經使得中共感受在亞洲的安全空間受到壓縮，與北約東擴給俄羅斯帶來的壓力相似。但是美國此時也面臨調整亞太戰略的困難，首先要把雙邊關係變成多邊關係困難度很高，在東亞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加坡、菲律賓與越南等國，與中共的關係不同，對中共經濟的依賴程度各異，均有不同的國家利益，短時間之內也有難以快速形成共同戰略目標的困境。

貳、 軍事部署轉向亞太地區

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上任之後，美國的國防安全戰略，已有逐漸由歐洲轉向亞太地區的態勢，美國新的亞太戰略在各種軍事部署作為，可想敵，美國有立足於與中共打一場海上戰爭並取得勝利的全盤構想。美國總統布希於二〇〇一年五月廿五日在對美國海軍官校二〇〇一年班畢業生演講時，告訴官校畢業生必須準備好接

受並擁抱軍事技術的變化，對於美國調整戰略的步驟也做了原則性的指示，其中包括美國應放棄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的傳統戰略，改集中力量打贏一場戰，重點從歐洲轉到亞洲，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以防止亞洲地區核武與飛彈技術之擴散。²⁵⁵美國也有意打破過去對於台灣問題所採行的「戰略模糊」政策，將臺灣納入新的圍堵中共的戰略結構之一，並計畫削減陸軍，加強空軍，發展長程轟炸機、小型航母、攻擊性潛艇及其他高科技武器，以迎接中共核子武力與傳統軍力的崛起。雖然布希已表示美國應放棄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的傳統戰略，但是美國國防部仍然不排除同時出現兩個主要戰場之可能，因為就歷史經驗當戰爭在世界上發生之後，區域內潛在的敵人可能將伺機發動另一場侵略戰爭。²⁵⁶

美軍軍事調整與部署動作的具體作為上，陸續有美國航空母艦「小鷹號」進泊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可供美國海軍在東南亞有戰時後勤基地使用，進而在中國東方海岸線，形成日本、南韓、琉球、臺灣、菲律賓、新加坡的圍堵鏈。符合「美國四年國防總檢重大議題檢討報告」（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之中，美國國防部要求美國海軍增加航空母艦群在亞太洋出現的時間，並研究將永久部署於亞太地區的海面戰艦增加三至四艘，而目前美國在太平洋已部署五艘航空母艦，其中只有一艘永久前進部署於日本橫須賀港，另外四艘是以美國西岸加州和華盛頓州的

²⁵⁵ 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於二〇〇一年五月廿五日對美國海軍官校二〇〇一年班畢業生演講內容，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105/26/eng20010526_71106.html.

²⁵⁶ Flournoy, op. cit., p. 45.

海軍基地為母港。²⁵⁷美軍並計畫在關島部署核子動力潛艦、空射巡弋飛彈，加速西太平洋軍事基地建設，使關島成為長程戰略轟炸機海外中繼站，顯示美國強化以中共為想定的快速反應部署已經成形。

美國國防部對於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二五年勾勒出共識與想定，在這二十五年之間美軍部隊應準備應付區域競爭者（Regional Competitor）之軍事挑戰，嚇阻區域競爭者採行「不對稱作戰」等軍事作為攻擊美國本土，對付區域競爭者阻止美軍進入區域內作戰之可能，以及可能使用大規模毀滅武器阻止美軍進入區域內的作戰空間等。²⁵⁸大陸學者閻學通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時，要注意這個目標是服從於一個大的宏觀目標，這就是維持美國的世界領導權。在具體問題上，比如亞太地區，它實際需要製造一點緊張，製造一個共同威脅，加強它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存在。所以美國在歐洲的軍事戰略目標和在亞洲某種意義上是相反的，在歐洲是儘量不要出事，亞洲則是需要製造一些問題，尤其在臺灣問題製造問題，變成美國增加在亞洲駐軍的一個最有效的理由。²⁵⁹在實際作為上美國政府常善用媒體，在我國對美國軍售案面臨瓶頸之際，釋放如中共加強在福建地區部署飛彈等訊息，以落實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戰略部署構想。

雖然現在中共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但它並不是美國一個「勢均力敵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但是中共軍力

²⁵⁷ 同註 220。

²⁵⁸ Flournoy, *op. cit.*, p. 56.

²⁵⁹ 同註 247，版 4。

所具有的四個特點，如中共擁有可射抵美國本土的核子武器，人民解放軍部署多型式的地對地飛彈，而這些飛彈目前與不久的未來均將對美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構成嚴重威脅，人民解放軍龐大的規模也是構成挑戰的主因，最後是中共幅員遼闊使得美軍即使在戰爭過程中實施先制，也無法達到全面攻擊之目標。²⁶⁰

參、確保進入西太平洋戰區

美國目前在東亞約維持十萬軍力，在日本就有四萬七千名美軍，包括空軍第五作戰部隊及其第十八、第三十五戰鬥機聯隊，以及第三七四運輸機聯隊，海軍第七艦隊，包括小鷹號 (Kitty Hawk) 航艦戰鬥群與 Belleau Wood 兩棲待命支隊，海軍陸戰隊第三遠征軍，陸軍第九戰區司令部與美軍第一特戰營。約有三萬六千名美軍駐紮於南韓，包括空軍第七作戰部隊，包括第八、第五十一戰鬥機聯隊，以及陸軍第八軍，包括二個步兵師，另外還有二萬一千餘名美軍駐紮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各式美軍艦艇之上。²⁶¹

美國為因應國際形勢不斷改變，以及海外軍事基地的調整，海軍前置作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支援力量。目前海上前置基地可以有足夠的能力應付任何突發的緊急事件，當區域衝突發生時，美軍人員與裝備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投入戰場。因應中共在亞太地區核武力量及傳統軍力的成長，美國防部於二

年五月發表「2020年聯合願景」(Joint Vision 2020)，其

²⁶⁰ Khalizad, op. cit., p. xiv.

²⁶¹ 高忠義譯，Evan S. Mediros, Jing-dong Yuanl 原著，美軍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國防譯粹》，第28卷，第9期，民90.9，頁10。

重點在於「維持擁有全方位優勢戰力的聯合兵力，以在承平時具有說服力，並可在任何衝突中取得優勢地位。目前有三十七艘軍事海軍指揮部的前置船艦依戰略構想，配置在地中海、印度洋以及靠近關島（Guam）與賽班島（Saipan）的西太平洋。而美國海軍陸戰隊前置武器裝備與後勤補給，可支援一萬七千四百餘名陸戰隊提供三十天的物資需求。²⁶²

目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基地多是因應冷戰時期的部署，以北韓和蘇聯的太平洋地區為部署重點。但是，在區域內的任何地方可能發生與中共之間的危機，從東南亞附近地區、台灣延伸至東北亞地區，原有的基地位置並非符合當前的需求，若美國要從本土跨越太平洋遂行作戰明顯處於不利，對於支援台灣作用更小，對於南中國海的軍事衝突作出反應的能力實際上是零。²⁶³為了彌補對於局部衝突的反應能力，加上美國遭受「九一一事件」的攻擊之後，在全球部署上加強在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投入更多軍力。在亞太地區軍力部署方面，美國則整修關島的軍事設施，部署更多具有攻擊能力的武器發射平臺，²⁶⁴以提昇東南亞基地群之戰略價值。並加強對西太平洋的軍事投射能力，把第一線打擊點向前推進，彌補其遠距離投放能力之不足，目前已經展開執行長程轟炸機與運輸機移防西太平洋之動作。美軍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邁爾斯將軍在訪問菲律賓時，對於中共軍力的崛起也感到憂心的指出：「美國已經深刻體認到，中共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日增，美國因而必須有所因應，一方面，中共極力避免塑造自己成為取代美國的新霸

²⁶² 陳嘉生譯，Frank B. Randall Jr.原著，蓄勢待發的武力投射革新，《國防譯粹》，第28卷，第6期，民90.9，頁59。

²⁶³ Khalizad, op. cit., pp. 82-83.

²⁶⁴ 丁樹範，布希中國政策的對立統一，《聯合報》，民91.4.29，版11。

權的意圖，如果中共仍然避免塑造自己成為新霸權，美國也不會逕行把中共視為敵人」。²⁶⁵言下之意已視中共為亞太地區可能取代美國之新強權。

美國政府在軍事部署的具體作為上，已逐步調整亞太地區軍事基地，將亞太基地由三線配亞太軍事基地有三條（線kinawa第、烏山線（Osan）和迪戈加西亞島（Diego Garcia）的基地。第線關島及澳大利亞新基地。第三線為在夏威夷、中途島、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島的基地。美軍可能將一、二線基地調整合併，以關島中心，向東北亞和東南亞堵中共之目的。

為增加長程攻擊能力克服距離障礙，美國將透過加強海空軍的聯合力量，解決美軍在亞太地區軍力不足的弱點。提供如B-52、B-2等型長程轟炸機或運輸機能夠起落的大型空軍基地，是美軍解決距離障礙的關鍵之一，興建可供長程轟炸機或運輸機使用的基地，將可大幅提高美軍的機動能力。²⁶⁶美軍在東北亞大型空軍機場在南韓有烏山（Osan）及群山（Kunsan）兩個基地，在日本有三澤（Misawa）、橫田（Yokota）與嘉手納（Kadena）空軍基地，五大空軍基地雖足以承受北韓傳統的「勞動」（Rodong）飛彈，²⁶⁷但對於中共戰術、戰略飛彈的攻擊能力，在美國、南韓、日本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尚未部署之前，實無能力防禦來自中共的彈道飛彈攻擊。美國為調整東北亞可能產生的軍力平衡失調現象，蘭德公司

²⁶⁵ 同註 264，版 11。

²⁶⁶ 楊建立，美國：亞太基地要調整？，《國防報》，民 90.6.26，版 1。

²⁶⁷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63.

(RAND) 建議，將亞洲駐軍重點轉移到靠近臺灣的地方，同時把琉球群島南部的「下地島」(Shimojishima) 因距離臺灣不到二百五海里，有一座一萬空軍基地。並建議美國海軍陸戰隊，必須把作戰裝備先行運送到日本自衛隊位於那霸(Naha)的軍事基地，作為快速反應區域軍事衝突準備之用。²⁶⁸

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前置基地的戰略部署也有困難之處，在布希上臺之後大幅減稅達一兆三千億美元，國防預算受到嚴重排擠，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環境等經費，美國國會將對國防預算進行干涉。²⁶⁹美國在欠缺預算的條件之下，能否順利使用亞太國家的軍事基地也是個問題，本質上做為主權國家除非可獲得顯著的利益，大部份的國家均不願意把國內的國防基地交由美國控制。例如印度實際上是想利用美國達到在南亞稱霸的目標，並且能夠牽制巴基斯坦與中共、俄羅斯的密切關係，並不是在戰略利益上完全和美國採取一致的立場。日本政府也是一樣，日本國內對於與美國交往的態度也有明顯分歧，在外交上政策的方向與聲音也並非和美國保持一致。

第四節 降低核武打擊的門檻

壹、 戰略想定的調整²⁷⁰

²⁶⁸ Ibid., pp. 72-73.

²⁶⁹ 追加國防預算，布希面臨社福，《世界日報》，民 90.7.1，版 3。

²⁷⁰ 想定(scenarios)，軍語指按照敵我雙方基本特點結合實際情形，為誘導演習或戰術作業所擬定的一種假設狀況。

一九五三年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入主白宮之後，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為反制共產主義全面擴張，其戰略思想要旨在於各種層次的作戰中均以核子為威脅，當時即提出「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的戰略指導，來嚇阻蘇聯的侵略，整個冷戰時期美國一直奉行以核武打擊後盾的核武威懾戰略別由，洲際彈道飛彈（ICBMs）、戰略轟炸機、潛射彈道飛彈，作為「三合一」（Triad）的「三大支柱」，同時也是美國軍事戰略之支柱。²⁷¹此次調整核武使用門檻，因為美國政府評估，二十一世紀戰略將不再僅僅以事戰略的「三大支柱」也將進行調整。第一支柱，將由全部核力量和傳統軍力構成的攻擊系統。第二支柱，由保衛美國及盟國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所構成。第三大支柱，是以能夠迅速應付多種威脅的軍為主。²⁷²

美國在求追與維護其全球戰略及本土安全，對於全球局勢都會超前的進行系列評估之後，才能深入制定有效的國家國防戰略。例如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時，美國國防部次長沃夫維茲（Paul D. Wolfowitz），請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協助國防部擬訂「一九九二年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1992），以應付美國未來可能發生衝突的計畫與推演。當時美國國防部對全球戰略進行評估，得到七個想定（Scenarios）的衝突區域，依據這項戰略計畫，美國在未來十

²⁷¹ 鈕先鍾譯，John M. Collins 原著，《大戰略》。臺北：黎明，民 64.6，頁 166。

²⁷² 同註 184。

年內全球有七處地區可能出現戰爭或大規模戰爭，美軍將被迫介入。而這七個地區正是伊拉克、北韓、或是伊拉克和北韓同時發生戰爭、在西歐發生防止蘇聯恢復的擴張主義、菲律賓發生軍事政變危及美國僑民、毒梟恐怖份子陰謀對抗巴拿馬政府而危及巴拿馬運河等。其結論認為美國政府需要有一個明顯的戰略指導，以嚇阻在本世紀末出現一個全球的敵對對抗力量，或者嚇阻藉由侵略性的擴張主義的安全政策。²⁷³事後證明，在一九九二年美國就正式介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軍事衝突，展開全球矚目的「波斯灣戰爭」。

貳、降低核武打擊門檻符合美國利益

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在「美國四年國防總檢重大議題檢討報告」（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中表示，美國現階段的核心思維，就是要把防禦計畫基礎，從過去主張鎖定敵人或威脅（Threat Based）潛在地點的模式，轉為思考敵人可能如何發動攻擊（Capabilities Based）。²⁷⁴尤其是在二〇〇一年發生「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本土遭到接近軍事攻擊的打擊，讓美國對於安全的要求快速升高，相對的安全已經不能滿足美國人民對政府的期待，追求國家絕對的安全已成了華府的重要工作。對於過去與蘇聯的戰略恐怖平衡，核武使用準則是「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重點在發展攻擊性、不易被敵人摧毀的武力，所以有陸基飛彈、長程轟炸機、飛彈潛艦所構成的冷戰「三位一體」兵力架構，然而現在注重

²⁷³ 《國際前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 Tribune》，1992.2.17，版 1。

²⁷⁴ 同註 220。

的是積極防禦，過去核武策略是被動的反應。現在美國正在改變其核武戰略，對於不確定、不理性的敵人擬定新的嚇阻戰略。²⁷⁵

國防部長倫斯斐在報告中提出新三位一體（New Triad）的觀念，是由三項主要要素所組成，包括攻擊性打擊體系、防禦（包括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振興國防基礎建設、適時提供新戰力以因應新產生的威脅，新的三位一體是由強化的指揮管制（C2）與情報系統相結合為核心。²⁷⁶在美國「核武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和單一整合行動計畫（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ISOP），其主要內容也顯示美國在三種狀況之下會使用核武，第一，是對付能承受非核武攻擊的目標。第二，是報復針對美國核子、生物或化學武器的攻擊行動。第三，是因應突如其來的軍事狀況。對於可使用核武時機，也列舉七個想定，包括台海衝突、北韓攻打南韓、伊拉克攻擊以色列或另一鄰國等。使用對象，是以該國造成緊急狀態的「立即性」、「潛在性」或「突發性」為評估標準。而符合這三項標準的有北韓、伊拉克、伊朗、敘利亞以及利比亞。美國的戰略構想已經很明確，在所列舉的衝突想定雖然有七種，但所有潛在目標國家均對美國不甚友善，若要發動攻擊必然會對美國施以最優先、最直接的打擊。所以集體安全、外交折衝都是輔助手段，美國認為自行先發制人，採取另一種直接嚇阻對於美國才是最安全的軍事嚇阻部署。

在「核武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

²⁷⁵ 評美國「核武態勢報告」，〈《中時時報》〉，民 91.3.20，版 2。

²⁷⁶ 核武態勢評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國時報》〉，民 91.3.11，版 2。

提出美軍攻擊系統由核武力量與傳統軍力共同構成，就是考慮到在未來的局部戰爭和地區衝突中可能同時使用這兩種力量。顯示美國將將改變核武力量的實戰性能，改變核武毀滅性的印象，發展低當量核武，調整核子武器使用範圍，讓美國的核武力量與傳統軍力緊密結合，朝一體化方向發展。「核武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 的意義，如美國國務卿鮑爾 (Colin Powell) 所指出的：「美國沒有排除首先使用核武的可能，政策目的是在產生嚇阻作用，我們認為最好為潛在敵人增加一些不確定的考量因素」。²⁷⁷

美國核武戰略調整的結果，已經大幅提昇核子武器使用的可能性，使美國能夠在實戰中靈活選擇並運用核子武器，從而降低了核武攻擊門檻。目前，美軍大力研製能夠部分替代核子武器的特種傳統炸彈、研製第四代核子武器、發展小型和微小型核子武器的目的，就是為了彌補傳統武器與大當量核子武器之間的空白。使美軍既可摧毀一般傳統武器無法摧毀的目標，如地下工廠、實驗室及堅固的地下軍事目標等，又不會對地面目標造成過大的破壞，在政治上和民眾輿論上能夠佔有主動的地位。²⁷⁸

布魯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專家達爾德表示，新版的美國「核武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在核武時代的基本目標是，嚇阻他國動用核武。如今這項政策已完全逆轉，將核武視為作戰工具而不是嚇阻之籌碼。如果軍事規畫人員隨時想拿捏核武選項，必定面臨一種驚人的軍事發展，亦即

²⁷⁷ 同註 240。

²⁷⁸ 同註 184。

核武與非核武的界線已經呈現模糊。²⁷⁹另外一位任職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專家瑟倫奇奧尼，在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六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中，針對美國國防部「核武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 聽證會中提出建言，若是美國著手降低美國核武打擊門檻，將精確導向武器搭配小型戰術核子彈頭，將引發與中共、俄羅斯等國新回合的核武競賽，也可能引起中、俄兩國加強核武反報復的能力。

中共因應美國新核武計畫，國家主席江澤民也立即提出核武發展五項新要求，第一必須擁有遭到核攻擊後進行核反擊與核再擊能力。第二，按國際形勢適時調整核武戰略。第三，核武部隊進入高度戰備狀態。第四，提高核武質量和數量以確保國家安全。第五，保障核武基地安全以防遭到攻擊。²⁸⁰雖然中共絕不首先使用核武，但因應美國調整核武使用時機，中共的戰略構想可能隨之改變，國際間的核武對峙將會更為擴大。²⁸¹

壓制中共在亞太地區的目標已經是美國戰略調整的重點。以核武力量切入探討，美國過去的核武戰略是以美、俄雙邊力量對比為基礎，保持核武均勢是美國整個核武戰略之基石。美國的核戰略設計主要是針對俄羅斯，其核力量建設也是為了對俄羅斯等核武大國實施核武攻擊而建構。美、俄兩國在二〇〇二年五月核武戰略的調整，卻是美國單方面的調整，其核彈頭的裁減，將不再以俄羅斯的核武數目作為依據。表示美國開始轉變其戰略構想，已經不再承認與俄羅斯在核武領域的對等地位，對俄羅斯的反對已經無所顧慮。同時還表明，美國

²⁷⁹ 陳世欽編譯，〈核武與非核武界線已漸模糊〉，《聯合報》，民 91.3.12，版 11。

²⁸⁰ 元樂義，〈中共戰術核武，實戰性高〉，《中國時報》，民 91.3.10，版 2。

²⁸¹ 劉屏，〈布希核武方案確有其事〉，《中國時報》，民 91.3.10，版 2。

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核武控制規則，兩極世界的格局業已改變。美國雖然與俄羅斯裁減了戰略核武力量，但這種裁減不再是雙邊或多邊制約性的核武裁軍，而是單邊以獲取軍事優勢為主的裁減行動。

為了落實新的核武戰略，美國與俄羅斯於二〇一〇年五月廿四日，所簽訂的新裁減核武條約中規定，在二〇一二年以前美國必須在十年之內，把戰略核武彈頭數目，從目前的七千三百枚削減到一千七百至二千二百枚。美國此次核戰略調整的核心就是削減核武數量，並透過發展核武小型化，提昇傳統軍力與「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來彌補核力量減少可能造成的真空狀態，其核武威懾的對象將由對核武大國的「單向威懾」，轉變為針對包括恐怖分子在內的「全向威懾」。²⁸²

²⁸² 同註 184。

第五章 亞太主要國家對中共核武部署

反應：

中共在本世紀將逐步崛起成為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在面對大國之間的競爭，中共研究亞太地區的學者閻學通等人，有反應中共思維的評敘，他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上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美國在全球的戰略位置高居其他大國之上。憑藉其超級大國的地位，美國試圖建立由其控制的世界秩序，這樣的單極世界格局國並不能完全代表其他大國的利益，同時，其他大國也會發展，不會樂於接受美國的控制」。

在當今的大國關係之中，中共、美國、日本和俄羅斯四國之間的關係居於特別重要的地位。歷史上，這幾個國家之間多次發生過戰爭，冷戰是美蘇之間的對抗。而中蘇、中美、美日、中日、日蘇之間也都處於對抗或結盟的狀態，並且敵友格局不斷發生著變換。冷戰結束以後，它們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重要的調整，但是，關係的性質和結構並不清晰，迄今仍然處於波動之中，從而也使得整個世界格局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大陸學者閻學通對於大國的競爭有簡約的歸納：

在人類歷史文明中曾出現過幾個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帝國，如代表歐洲文化的羅馬帝國，阿拉伯文化的奧土曼帝國，印度文化的莫爾王國和儒學文化的中華帝國。然而除了中國以外，其他的帝國均分崩離析。而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歷史經過二千年的分合，其間分裂割據佔三分之一弱，統一佔三分之二強。這種獨特性，

很容易讓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崛起抱持正面的態度。²⁸³

在亞太戰略平衡上，亞太國家對於中共的態度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與中共利益較深的國家。期望中共成為亞太國家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國家，如巴基斯坦、尼泊爾、北韓、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俄羅斯等國較希望中共在國際間具有影響力，以減少美國干涉其內政。第二類是希望保持現有的戰略優勢，與中共重大利益有矛盾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泰國、菲律賓、越南、紐西蘭等國，希望美國在戰略上維持優勢，讓中共、日本、俄羅斯不足以與美國抗衡，如此上述國家即可在大國的矛盾中獲取戰略上的地位。第三類是與中共戰略利益分歧較大的如日本，兩國為防止中共武力的擴張，正不斷加強兩國軍事同盟地位。²⁸⁴

第一節 東北亞（日本、南韓、北韓、俄羅斯）

壹、 日本

一、 美日聯盟圍堵中共

大半個二十世紀，東北亞是亞太強權進行角力的必爭之地，東北亞基本格局有美國、俄國、中共、日本四個強國均在此地駐軍。²⁸⁵其中日本幾百年來，即視中共為主要的敵人和戰

²⁸³ 同註 180，頁 47。

²⁸⁴ 同上註，頁 235-236。

²⁸⁵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91.

略對手，自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對中國的軍事入侵與戰略企圖也最多。日本今日的在東北亞扮演的角色與美國相似，美、日兩國在東南亞均擁有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利益，確保日本海上交通線向外延伸一千海里的對外生命線之安全，成為日本海上自衛隊主要任務。²⁸⁶多年以來日本自衛隊在美國的支援之下也具備此一能力。而日本也並不希望完全仰賴美國保護其國家安全，為確保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防止中共勢力在亞太地區的崛起，日本政府目前採取「雙叉戰略」(Two Pronged Strategy)來保護其利益，整建日本自衛隊，並同時強化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累積雄厚的軍事實力以面對中共的軍事部署。

日本在軍事上自二次大戰後一直被美國視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基地，「美日安全同盟協定」(Security Alliance Agreement)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與舊金山和約同日簽訂，為因應冷戰時期美國的圍堵政策，又於一九六一年再重訂新的美日安保條約，從此美日安保條約即成為美國為獲得亞太利益，極為重要的美、日雙邊聯盟之基石。冷戰結束之後，美、日兩國又再度快速調整新的戰略部署之規模，日本國內於一九九二年立法通過，首次允許日本自衛隊可在若干限制條件下參加聯合國「維和任務」，但為解決日本和平憲法(Peace Constitution)第九條，²⁸⁷對於日本政府以武力解決爭端之疑慮。日本於一九九五年八月，提出「防衛計畫綱要」(National Defense Programme

²⁸⁶ 高翔譯，Katsutoshe Kawano 原著，日本在廿一世紀的軍事角色，《國防譯粹》，第 26 卷，第 6 期，頁 88.6，頁 63。

²⁸⁷ 全文為：「日本人民誠心地希望基於公平正義及秩序維護國際和平，並永遠放棄國家運用戰爭的權利及威脅他國或使用武力的手段以解決國際爭端。為了完成前述的理想，日本將永遠不再維持陸海空三軍及其他的戰爭潛在能力。且國家的交戰權也將不再獲得承認」。轉引自，同註 25，頁 295。

Outline, NDPO) , 該綱要指出日本國防軍力得以「基本武略」(Base Force Strategy) 為本 , 以此修正以因應各種威脅與危機 , 還須對「重大災難與其他情況作出反應」以及「對促成更穩定的安全環境作出貢獻」 , ²⁸⁸視為美、日軍事聯盟提供法源依據。

二、美、日軍事合作再強化

一九九五年二月美國政府公佈「東亞安全戰略」(The U.S.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 Pacific Region) 報告 , 及美國總統柯林頓於一九九六年四月訪問日本簽署「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Japan- U.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 於一九九七年首次公佈 , 並於一九九九年春天獲得日本國會正式通過 , 不但促使了日本對國防政策進行一連串重大改革 , ²⁸⁹也確認了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安全關係及是亞太地區穩定的基礎。宣言之中規範兩國必須重新回到一九七八年所制訂「美日安全指針」(U.S.- Japan Security Guidelines) 架構之下 , 「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的簽署 , 主要在因應中共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實施軍事演習與試射飛彈所造成的立即反應 , 顯示出日本對於中共軍事崛起的高度戒備。

雖然當時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公開說明時聲稱 , 新的美日安全體制不針對任何一個具體國家 , 但依據一九九六年五月公佈的「美日防務合作指導方針」 , 所謂「周邊地區」 , 已經

²⁸⁸ 劉廣華譯 , Micool Brooke 原著 , Japan'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Asia- Pacific, 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 《國防譯粹》, 第 28 卷 , 第 9 期 , 民 90.9 , 頁 20。

²⁸⁹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p. 102-103.

包括了中東、馬六甲海峽與南沙群島等。²⁹⁰一九九七年九月「美日防禦合作新指針」公佈後，進一步穩定了雙方結盟關係，也明確界定了日本自衛隊在「日本周邊有事」的情況之下，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增加對地主國之支援，對美軍後勤補給援，包括補給、運輸與維修等項目，以支援美軍的運作，強化兩國軍隊的作業互通性與合作。易言之，美國對於任何日本附近大動作的軍事活動必然會採取軍事行動，也絕不容許區域內出現破壞權力平衡的情事，²⁹¹實際上就是日本由過去只需借給美軍基地改換為在亞太安全與美國合作，成為美、日兩國聯手介入亞太事務的體制。²⁹²

美、日兩國進一步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同意簽署一項有關「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聯合技術發展協議。²⁹³美、日兩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系列的強化兩國軍事同盟的合作，日本防衛廳所屬防衛研究所之研究報告可看出端倪，日本防衛廳評估到二〇一五年時中共將成為經濟、軍事和政治大國，對日本經濟生命線六甲海峽至巴士海峽構成威脅，屆時南中國海將成為中國之內海。²⁹⁴所以日本政府於一九九九年通過的「周邊事態法」，標誌著日本的安全戰略已由「防禦型」逐漸轉為「進攻型」。日本自衛隊的主要任務將在應付「周邊事態」，對於「周邊事態」的範圍已解釋納入了中國大陸、南中國海和台灣等地區。日本加入美國所建構對於中共、俄羅斯的

²⁹⁰ 張蘊嶺，《合作還是對抗：冷戰後的中國、美國和日本》。北京、中國社科院，民 86，頁 113。

²⁹¹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105.

²⁹² 同註 230，頁 270。

²⁹³ 同註 261，頁 10-11。

²⁹⁴ 同註 19，頁 149。

弧形封鎖線，全面嚇阻中共擴張與建立對中共的戰略屏障已成為日本戰略思想的主軸。

日本國內也改變過去針對蘇聯的軍事部署，逐步將自衛隊主力部隊全面向日本西方與西南方移動。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依據「國際和平合作法」(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Law)，由空中自衛隊派遣三架運輸機赴印尼執行人道救援工作。²⁹⁵針對印度洋每年約有七萬艘船隻通過，發生撞船事故每年約一百五十餘起，世界海難百分之七十發生於此區域，在此條件之下，日本與印度兩國以聯合維持通道安全、海上救助、清除污染，及打擊印度洋附近海域海盜行為，已成為美、日、印三國合作契機，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日印兩國在印度洋海域進行聯合打擊海盜演習。²⁹⁶可見日本對於海洋通道之重視程度，若無強大的軍力作為後盾，日本是無能力維護日本賴以維生的航道繼續保持暢通。

二〇〇二年四月廿九日日本自衛隊首次在日本九州西邊海岸舉行多國演習，計有美國、南韓、澳大利亞及新加坡等國參加，日本自衛隊首次嚐試以不使用武力為前提來維持區域安全性之可能性。²⁹⁷本次演習雖無使用武器，以降低中共的戒心，但多國參加的意義已超越演習進行內容，為日本自衛隊聯合多國部隊執行聯合任務預做準備。且美國國防部於二〇〇二年四月三十日正式決定出售價值五億七千八百萬美元最新式的神盾艦防空系統給日本，日本將成為美國以外惟一擁有此系

²⁹⁵ 同註 288，頁 20-21。

²⁹⁶ 傅夢孜，《亞太戰略場》。北京：時事出版社，民 91.3，頁 345。

²⁹⁷ 日本自衛隊首次主辦多國演習，《中國時報》，民 91.4.30，版 10。

統的國家。²⁹⁸而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已經擁有四艘神盾艦，再搭配最新式的「神盾艦防空系統」，完全符合日本與美國於一九九九年合作發展「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之計畫，共同研發由神盾艦發射反彈道飛彈之技術。

三、日本為發展核武佈局？

日本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於九十一年四月六日表示，如果受到中共欺負，日本可以很快造出數千枚核彈頭，並提及日本的核電廠有足夠的鈾，因此可以很快生產出三千到四千枚核彈頭。²⁹⁹雖然小澤一郎的說法深具挑釁性，並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政策，隨後日本政府也重申日本不會製造核武的訊息，但小澤一郎身為政黨領袖說出的語言，也是日本深層擔心的隱憂之一，日本對於中共在經濟、軍事上力量的崛起的確已令周邊國家充滿戒心，也證明日本人民心中，對於中共戰略武器的現代化，主要針對美國在東亞的盟邦特別是台灣和日本。³⁰⁰

美國防部防衛分析研究所和國防共的核武和軍備管理」(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指出，中共增強核武軍力並大幅增加對準臺灣和日本的飛彈數目，中共對準臺灣的飛彈大部份是射程在六百公里以內短程戰術飛彈，對準日本的飛彈則是一千至三千公里的中程彈道飛彈(IRBM)，中共「東風二十一型」(DF-21, CSS-5)和「東風三型」等類型導戰，現有預估有七十餘枚，³⁰¹大部份正瞄準日本美軍基地。而中共將日

²⁹⁸ 美決售日神盾艦防空系統，《中國時報》，民 91.4.30，版 10。

²⁹⁹ 《中國時報》，民 91.4.6，版 13。

³⁰⁰ Robert, op. cit., p. 2.

³⁰¹ Lilley, op. cit., p. 90.

臺灣問題上對美軍最大據點的日本進行嚇阻和威嚇外，還包括，因應日本發展核武的可能性，對美軍可能撤離亞洲而使得日本增強軍力之隱憂，對美、日兩國圍堵中共進行牽制的可能，以及對美日研發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反彈。另一個日本主要的彈道飛彈威脅來源北韓，目前也已經部署約二十枚的「勞動」（Ndodong）飛彈，其射程可達一千三百公里可涵蓋大部份日本國土。³⁰²北韓也已經部署約二十枚「勞動」（Ndodong）飛彈以日本為攻擊目標。³⁰³日本在中共與北韓的彈道飛彈瞄準的軍事壓力之下，對其國防防衛已形成強大的壓力。

日本為因應中共、北韓等國，擁有足以攻擊日本本土的飛彈威脅，日本國內認為已經對日本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尤其在北韓的大浦洞（Taepo Dong）飛彈飛越日本領空之後，日本防衛廳已經對外聲明，日本若遭受飛彈攻擊時，或是接到空襲警報時，日本的自衛權力不容許被任何外力侵犯。日本防衛廳在一九九九年國防白皮書中，強調依據日本憲法自我防衛的正當性與權力，日本防衛廳不能接受，若如其他國家對日本非戰憲法的誤解，認定日本憲法基本原則會讓日本遭受非法侵略時坐以待斃，更無法接受敵人使用彈道飛彈來攻擊日本。在法律上，對於發射飛彈的國家予以反擊，完全合乎自衛的原則，且反擊應受憲法保障。³⁰⁴

在遭受北韓飛彈飛越領空的經驗後，日本決定加速與美國合作研發「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並於一九九九年七

³⁰²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109.

³⁰³ Ibid.

³⁰⁴ Ibid.

月，兩國正式簽署「瞭解備忘錄」(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著手進行合作研究計畫。³⁰⁵日本防衛廳在一九九九年的年度預算中，總共提撥九、六三億日元，並計畫在五年內提供二百億至三百億日元的預算。³⁰⁶造成日本國防預算不斷追求成長，如今日本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軍費支出國家，³⁰⁷年度軍費開支更是超過四百五十億美元，³⁰⁸而且仍然在增加其國防預算。

日本國內在追求自我國防力量的建構上顯得十分積極，日本官方雖然對外宣稱並未擁有戰略性武器，但日本目前正在進行陸射型 SSM-1 及空射型 ASM-2 等兩項巡弋飛彈計畫，其中 M-3 太空發射載具亦可改裝為射程四千公里，酬載五百公斤的「中程彈道飛彈」(IRBM)。³⁰⁹雖然日本官方極力否認，但於二〇〇一年八月廿九日從日本鹿兒島種子島發射場，成功試射總重二百八十五噸，二節式液態燃料的「日本 H-2A 型」火箭。³¹⁰顯示日本為因應中共戰術、戰略飛彈的擴增，已逐步著手建立中共曾經建立的「最低威懾」戰略。藉由積極參與「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 計畫，借助美國在空中可有效封鎖中共的能力，以營造既可以攻擊他國、又可免於遭受他國攻擊的戰略優勢。

貳、 南韓

³⁰⁵ Ibid., pp. 107-108.

³⁰⁶ 同註 4，頁 442。

³⁰⁷ 同註 19，頁 153。

³⁰⁸ 同註 230，頁 422。

³⁰⁹ 同註 288，頁 23。

³¹⁰ 陳世昌，日 H-2A 火箭升空，《聯合報》，民 90.8.30，版 11。

在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核心就是朝鮮半島，朝鮮半島問題也是影響東北亞安全形勢的核心因素。³¹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即發生韓戰，外部勢力在朝鮮半島上的戰略部署，爭奪主導權的競爭和利益爭奪，以致造成朝鮮半島分裂的局面，也成影響北韓與南韓關係的主要因素。而朝鮮半島的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已經不是半島內部的問題，朝鮮半島也可以稱得上是冷戰最後一個指標。過去幾十年來，此地一直存在爆發傳統軍事衝突，也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戰爭可能發生的地點，更是美國最可能介入上述兩類戰爭的地區之一。在地理位置上，朝鮮半島地處東北亞的核心，是中、俄、日、美四大國之間的緩衝地帶，具有十分險要的地緣戰略地位。因此朝鮮半島局勢發生任何變化都會牽動各亞太強權的利益，雖然冷戰已結束，但大國之間圍繞朝鮮半島上的利益卻未曾中止。

一、美國駐軍南韓的嚇阻力量

一九五三年十月美國與南韓正式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The U.S. – ROK Mutual Defense Treaty)，當時共有六萬美軍駐防在南韓，為達到全面圍堵共產黨勢力，南韓與日本於一九六五年關係也邁向正常化。在朝鮮半島南方形成美國、日本、南韓的軍事聯盟關係，也是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圍堵蘇聯、中共最具體的表現。「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主要目的即在防堵共產主義的擴張，由南韓擔任東北亞大國互動的重要支點。在北韓的軍事威脅之下，美國保證提供南韓足供的軍事支援，加上南韓是符合美國向外擴展經濟規劃之國家利益，美、韓同盟關係就是建立在上述共同利益之下。³¹²防止有敵意的區

³¹¹ 同註 35，頁 190。

³¹² Kim Hong-Nack, "The US and Korea: Dynamics of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1990s," *Korea and the World Affairs*, Vol. 19, No. 1, Spring, 1995, pp. 6-7.

域強權出現，也是符合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國家戰略，在亞太地區運用多個雙邊軍事聯盟關係，形成集體安全體系，在亞太地區的部署就是強化沿太平洋的嚇阻力量，在南韓部署美軍即是美國「前進部署」(Forward Presence) 的具體表現。時至今日，美國在這方面的戰略構想並無重大改變，只是假想敵已經改變，已由中共取代了蘇聯的地位。

南韓的鄰海黃海的周邊是中共與南韓人口密集之處，而黃海也是引起中共與南韓衝突的可能點之一，因為兩國領土均緊鄰黃海，兩國均對黃海資源產生興趣，以及維持本國的海上通路，況且兩國至今尚無法在黃海決定界線，中共堅持黃海是大陸架的自然延伸部份，而南韓主張以中線作為界線。³¹³所以，中、韓兩國雖有正式邦交，但仍然存有邊界的矛盾，對南韓而言，謹慎因應中共強大的戰略與戰術核武力量，以及防止中共繼續協助北韓提昇其彈道飛彈技術與投射能力，均是南韓國防戰略的規畫核心。目前南、北韓軍事實力對比處於南強北弱的局面，其主因是美軍在南韓駐紮三萬六千餘名的軍隊，大幅提昇了南韓的戰力。美軍的主要功能在於嚇阻此地區發生衝突與戰爭，平衡中共、北韓在東北亞可能的軍事行動。美國與南韓雖於一九五三年簽定雙邊防衛條約、聯合軍事演習及年度安全諮商進程。³¹⁴但近幾年來，南韓每年都要花三十至四十億美元更新武器裝備，多數向美國採購，且自一九九九年起南韓的國防預算增加百分之三，是韓戰後五十年來第一次增加國防預算。同時南韓政府所宣佈的五年防務計劃，規定在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四年，軍事開支每年均增加百分之五至六，以支付重

³¹³ Jonathan D. Pollack, *In China's Shadow: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CA: RAND Press, 1998, p. 54.

³¹⁴ 同註 261，頁 11。

大武器進口，³¹⁵每年國防預算約占國家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二〇〇〇年的國防經費達到一百八十億美元，雖然對南韓預算支出造成不小壓力，但也證明南韓追求國防自主的決心。

二、 建立小型嚇阻力量

南韓在軍事上與美國有軍事同盟關係，但南韓並不把中共視為安全上的主要威脅，在南韓「1996-1997年國防白皮書」中指出：「只要中共繼續維持改革開放，對朝鮮半島的穩定與統一有正面的影響」。³¹⁶中、韓兩國在軍事高階將領互訪上，一九九九年八月，韓國國防部長趙成台首度赴中國大陸與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舉行兩國首次部長級會議，二〇〇〇年，遲浩田也回訪漢城，³¹⁷兩國關係已經大幅改善。雖然，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上臺之後，多次向南韓總統金大中施壓，要求南韓支持美國發展「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之計畫。而近年兩韓進行接觸多透過歐盟、中共、俄羅斯等國，讓美國頓失主導權，所以美國並不認為南韓的「陽光政策」有急迫性，對於南韓自主建立小型嚇阻力量抱持保留態度。對於北韓的態度，美國政府將繼續視北韓、伊拉克、伊朗、利比亞與敘利亞等國，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以彈道飛彈挑戰美國國家安全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³¹⁸將上述國家設定為頭號敵人，並定位為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由於美國視北韓為頭號敵人，使得南、北韓和平進程受到波及，但北韓也分別與多個歐洲聯盟成員的國家建立邦交以牽制美國過度介入朝鮮半島事務。³¹⁹

³¹⁵ 同註 4，頁 353。

³¹⁶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Republic of Korea, Defense White Paper 1996-1997*,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press, 1996, p. 46.

³¹⁷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d., op. cit., p. 32.

³¹⁸ Flournoy, op. cit., p. 32.

³¹⁹ 林正義，美國調整戰略亞太均受衝擊，《聯合報》，民 90.5.21，版 11。

南韓政府認為南韓現今的飛彈技術與能力無法與鄰近國家相較，為了調整此軍事嚴重失衡現象，南韓有意在未違反與美國簽定的「飛彈科技管制協定」範圍內，朝全方位發展射程三百公里的彈道飛彈而努力。主要目的在反制北韓的短程彈道飛彈（SRBM），對於南韓與北韓在地理上接壤之特性，部署短程彈道飛彈（SRBM）具有發揮立即打擊與嚇阻之作用，在軍事上的效果遠大於美國推動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³²⁰況且以南韓的地理位置與防禦縱深評估，南韓參與美國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並無法在面臨北韓或中共等國高密度的彈道飛彈的攻擊，發展短射程的戰術飛彈，建立另一種小型威懾的嚇阻力量，應該比較符合南韓的國防需求與國家利益。

參、北韓

一、中朝兩國關係緊密

中共與韓鮮半島在地緣上有密切的關係，中共建國之初即派軍支援北韓軍隊，以對抗美國、南韓的聯軍。兩國在地理上僅隔著黃海與中共華北地區相望，北韓北境國界與中共東北三省接壤，南、北韓的地理位置，對於中共的國防安全有極重要的特性。從歷史或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來，朝鮮半島一直是中共與各國利益交集之處，也是中國大陸東北重要的戰略要衝之一。³²¹自從一九九九年起，中共與北韓之間的關係即更為密切，至二〇〇二年以後，兩國高層進行會晤，更確定兩國在政

³²⁰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123.

³²¹ 朴成昊，東北亞新秩序與朝鮮半島，《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民85，頁78-79。

治、軍事、經濟上交密的特質。近年，北韓領導人金正日於二年五月前往中國大陸，會見國家主席江澤民、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總理朱鎔基等人，同年六月十七日北韓人民武裝部長金鎰訪問北京，與中共國防部部長遲浩田又回訪北韓。而遲浩田在中共國防部長會議中，具體表示訪問北韓之目的，是為了履行兩國元首所協議內容，進一步加強及發展雙方之友好合作關係，³²²至今中共、北韓兩國基本上仍屬於戰略同盟的關係。

北韓除了與中共進一步交密之外，在軍事上也與核武大國俄羅斯進行合作，北韓外長白南淳與俄羅斯外長伊瓦諾夫，在北韓平壤簽訂「友好睦鄰合作條約」，內容中訂有「對一方國家發生侵略之危險時，或產生威脅和平與安全之狀況時，雙方將立即保持接觸」等相關條款。³²³二年七月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訪問北韓，與金正日簽署聯合公報，在公報中「主張削弱國際關係上行使武力要素」部份，兩國均認知美國在世界武力上居於優勢的地位。兩國也認為美國以北韓飛彈威脅為由，企圖修改「反彈道飛彈條約」（ABM Treaty），並在亞太地區進行部署「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表明反對之立場，這些發展顯示中共、俄羅斯、北韓三國，對於美國戰略部署作為採取合作態度。

二、 彈道飛彈部署以美國、日本為目標

北韓面對南韓及駐韓美軍的壓力，推行「先軍政治」，國家正規軍隊最高達到一百一十萬人，同時實行「全民皆兵」的

³²²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原著，《東亞戰略概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90 年，頁 119-120。

³²³ 同上註，頁 121。

戰時管理體制，每年的軍費開支占去國家財政預算的百分之十四以上，並不惜一切優先發展國防工業。北韓雖然於一九八五年參加「不擴散核子武器條約」(NPT)，一九九二年初也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簽署「保障監督協定」，國際原子能機構於一九九二年連續赴北韓進行六次檢查，雖無明顯證據證明北韓正在發展核子武器。³²⁴但北韓因長年在中共、俄羅斯技術支援之下，不僅在發展彈道飛彈已具成效，也被美國列為彈道飛彈擴散國家之一。

在彈道飛彈發展上，北韓已具有相當實力，北韓發展的「勞動一型」(Rodong-1)飛彈之射程可達一千至一千三百公里，並可攜帶一枚一千公斤重的彈頭。一九九三年五月北韓成功的在日本海東部試射「勞動一型」(Rodong-1)飛彈，其射程超過八百公里，一九九四年六月再度發射兩枚射程超過九十六公里的反艦飛彈，³²⁵讓鄰近的日本與美國感到震驚，美、日兩國也展開一連串的合作壓制動作。北韓正在發展中的「大浦洞一型」(Taepo Dong-1)和「大浦洞二型」(Taepo Dong-2)彈道飛彈，雖然受到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強大壓力，但北韓深知惟有發展核子飛彈，才可以對於非軍事區的美、韓軍事同盟產生威懾作用。³²⁶據悉，改良後的「大浦洞一型」(Taepo Dong-1)飛彈，估計其射程為一千五百至二千公里，酬載量為一千公斤，北韓於一九九八年八月試圖以該飛彈投射一枚小型衛星，但卻在加速飛行過程發生失敗，但在彈體分離過程可能已經成功，此改良型洲際彈道飛彈(ICBMs)可輕易將輕酬載物投射

³²⁴ 同註 296，頁 406。

³²⁵ Jonathan, op. cit., p. 53.

³²⁶ Ibid.

至美國本土。³²⁷

根據美國情報委員會判斷，北韓比較可能以較先進的「大浦洞二型」(Taepo Dong-2)洲際彈道飛彈(ICBMs)作為基礎來發展後續的飛彈，該飛彈彈體為二截式，射程可達一萬五千公里，有能力攻擊阿拉斯加、夏威夷，甚至整個北美洲之能力。³²⁸對於日本而言，北韓發展核子武力與飛彈技術，有如一把利刃刺向日本，隨時有危及日本國家安全的可能。³²⁹根據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提出的「二〇一五年之前外國飛彈發展與彈道飛彈對美國之威脅」(Foreign Missile Developments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2015)，尤其是來自俄羅斯的援助，讓北韓成為「中程彈道飛彈」(IRBM)的擴散國。³³⁰但是北韓核武發展過程，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之後，因為平壤經濟困難和內部潛在的不安，以及因應蘇聯瓦解之後，昔日的盟邦俄羅斯與中共兩國與南韓在外交上有所突破之影響，對北韓的軍隊和經濟的協助已有減緩之趨勢。³³¹

肆、俄羅斯

中共與俄羅斯兩國在西部與北部，在蘇聯時代含今日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共同邊界長達七千三百公里。³³²

³²⁷ 蔣永芳譯，Mark Hewish 原著，彈道飛彈威脅已演變為強制性外交的工具，《國防譯粹》，第 28 卷，第 2 期，民 90.2，頁 39。

³²⁸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 op. cit., p. 9.

³²⁹ 朱松柏，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問題與研究》，第 33 卷，第 7 期，民 83.5，頁 8。

³³⁰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 op. cit., p. 10.

³³¹ Jonathan, op. cit., pp. 52-53.

³³² 同註 230，頁 196。

一九七 至一九八 年代，中、蘇交惡階段，中共面對蘇聯在中國北境的重兵與核武部隊，中共也在中國西北地區部署核武，確實曾經對蘇聯構成威脅，但當時兩國核武質量與數量處於不對稱狀態，當時中共核武部署以防禦性質為主，目的在於蘇聯進行「最低威懾」與「有限威懾」戰略，以防止蘇聯入侵中國。

過去中共戰略核子武器部署初期主要在針對俄羅斯，在中國大陸西北的中共第二砲兵部隊基地，具有發射四千五百公里攻擊蘇聯首都莫斯科之能力，當時部署的飛彈計有四枚「東風五型」(DF-5)洲際彈道飛彈(ICBMs)，二十枚「東風四型」(DF-4)洲際彈道飛彈(ICBMs)及一百二十架轟六型轟炸機。³³³當時，中共的核武發展對俄羅斯當然是構成直接威脅。間接上，在中共不斷擴充核武之後，也刺激位於南亞的印度擴大核武發展計畫。繼印度之後，巴基斯坦也將會擴大發展自己的核武計畫，雖然俄羅斯擁有全世界數量第二的核子武器，但在亞洲相繼出現多個擁核國家之後，對俄羅斯而言也是一股強大的壓力。

尤其是俄羅斯在過去十年國力急劇衰退，尤其是對於東亞地區的武力降低反映出俄羅斯國防戰略已面臨重大調整，也由於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下降，反應出中共國力崛起的對比性，並且對此區域產生巨大影響。³³⁴其中，對中共的影響有兩個面向，第一是，中共失去在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的關鍵地位，與美國的關係由朋友轉變為競爭者。第二是，中共不

³³³ 同註 52，頁 311。

³³⁴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125.

再有嚴重威脅其邊境的強敵。雖是如此，俄羅斯對於中共崛起與美日等國的考量不同，俄羅斯致力推動與中共進行雙邊安全戰略合作，如此才能在北約東擴和維護其遠東利益，也因應其內政經濟衰退、政治不穩定等問題，防止被排除亞太地區事務之外，均需與中共保持密切的合作。

中共、俄羅斯關係的轉變，從蘇聯末期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總統時已經開始，兩國於一九八九年解決邊界僵局，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九年五月訪問北京，簽訂了「中蘇聯合公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回訪蘇聯，雙方簽署第二個「中蘇聯合公報」。³³⁵促成和解的主因是戈巴契夫同意以兩國交界河谷最深處的「剖面圖」（非沿中國河岸）做為兩國邊界。更具體的行動上，一九八九年蘇聯外長謝瓦納茲（Shevardnadze）宣佈自遠東撤回二十五萬名部隊，戈巴契夫也提出中、蘇邊界非軍事化之建議，包括蘇聯自蒙古完全撤軍。至一九九四年中、俄兩國為防止侵犯空域，防止因為飛彈意外發射而造成的軍事意外，中俄兩國簽訂相關協定，包括不將核武及飛彈瞄準對方，不首先使用核武宣言，雙方軍官可參加在中國大陸及俄羅斯舉辦的軍事演習等，³³⁶更進一步的緩和兩國軍事長期對峙之局面。

中、俄兩國更進一步的具體合作，俄羅斯於一九九六年發表「總統安全咨文」明確指出，在亞太地區必須與中共保持和睦的關係並發展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³³⁷中、俄兩國不

³³⁵ 同註 230，頁 146。

³³⁶ 陳勁甫譯，Christoph Bluth 原著，中共與俄羅斯鞏固新戰略夥伴關係，《國防譯粹》，第 26 卷，第 4 期，頁 88.4，頁 35。

³³⁷ 同註 180，頁 223-224。

再把對方視為潛在的戰略假想敵。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廿六日，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克克斯坦等五國在上海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協定中規定雙方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不舉行針對對方的軍事演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與次數等。³³⁸

俄羅斯在其國力減弱之後，雖然面對中共的崛起但其擔憂程度並無明顯增強，主要是俄羅斯仍然能夠運用其外交與核武質量與數量上的優勢，維持其大國的角色以及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俄羅斯在亞太地區也展現出積極的行動，例如，持續與中共拓展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包括邊境協定與建立雙邊互信機制，重新軍售武器給中共，同時與北韓重新協商兩國條約關係，以及與日本建立準正常化（A Quasi Normalization）的關係。³³⁹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尋求不正面衝突的策略，也使得其在亞太地區仍然具有十足的政治影響力。而且，俄羅斯並不認為中共傳統軍力和核武會構成國家安全的威脅，因為中共軍力的現代化及加速核武發展，主要的目標還是鎖定在東方的日本與美國的勢力是否結合，以及美國為穩固亞太地區操控權的部署之上。

第二節 東南亞諸國

壹、 普遍視中共為假想敵

³³⁸ 同註 230，頁 166。

³³⁹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p. 125-126.

東南亞共有十個國家，包括越南、菲律賓、印尼、寮國、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高棉）、緬甸、汶萊、新加坡等國。東南亞各國對於中共是否是潛在威脅或是敵人認知差異極大，如美國資訊局（U.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接受訪問的泰國民眾與菲律賓民眾之中，有百分之四十五視中共為「擴張主義強權」（Expansionist Power），但卻只有極低比例的人認為中共構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脅。³⁴⁰各國對於中共軍事武力威脅的認知，取決於東南亞各國與中共之間非對稱的權力關係，中共對南中國海的主權立場，中共武力投射能力與發展程度，對於中共可能再度支配某些國家的歷史性恐懼，以及恐懼中共可能透過境內華人操控該國等。³⁴¹在東南亞主要國家之中，菲律賓視中共的崛起與擴張為該國重大威脅。新加坡因為與中共沒有領土或領海的爭執，³⁴²面對中共則策略上較為謹慎，對中共的武力也認為美國是重要的平衡力量。中共對印尼雖無直接威脅，但因中共於一九六五年介入印尼政變，以及中共對於由華人組成的馬來西亞共黨組織提供援助等經驗，³⁴³印尼仍視中共為一個長期的潛在威脅。泰國因為與中共無領土糾紛，並不視中共為威脅，兩國關係也比較密切。馬來西亞因為與菲律賓相同與中共在南中國海有嚴重歧見，對中共的歧見較深。越南雖於一九九一年與中共關係進入正常化，但兩國有交戰經驗，越南仍把中共視為重大戰略威脅國家之一。

344

³⁴⁰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d., op. cit., p. 41.

³⁴¹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167.

³⁴²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and C.R. Neu,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CA: RAND Press, 2000, p. 32.

³⁴³ Sokolsky, op. cit., p. 30.

³⁴⁴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p. 168-180.

貳、南中國海的爭議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中共第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毗連區法」，該法第二條將主權爭議未決的南海諸島劃入中共領海之內，引發南海諸國強烈抗議，使得南海主權問題再度被突顯出來。³⁴⁵東南亞各國在面對中共強大軍事力量，加上中共歷次在南海為捍衛其「歷史水域」而爆發之軍事衝突，雖然中共在一九九四年「東協區域論壇」首屆會議上提出五點建議，強調和平解決糾紛，不進行軍備競賽和核武擴散，以促進安全對話，³⁴⁶但實難掩東協諸國對中共軍事力量擴張之疑慮。近年來，東協各國為實現其共同的戰略意圖，在軍事合作正進一步加強合作，強化對區域內軍事安全形勢之影響力。東南亞各國尤其在面對中共核武力量，各國決策者對於安全的要求，是以主觀上所感受到的脆性作為考量標準，而國家安全的脆弱通常並非反應實際狀況，因而各國決策者在對於面對強大的中共核武力量時，在安全的要求上應會有更多主觀的需求，並企圖藉由其他核武強權的力量來平衡此種區域安全上的憂慮。

根據中共評估，南沙群島地區的天然氣蘊藏達二五 億立方公尺，等於二兆五千萬桶石油，足以替代新疆盆地的地位。在軍事行動上，中共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運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旗幟，派遣海軍前往南沙群島進行研究，並於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十四日再度前往南沙群島，過程之中中共

³⁴⁵ 陳永康、翟文中，中共海軍現代化對亞太安全之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7 期，頁 88.7，頁 12。

³⁴⁶ 同註 95，頁 29。

快速佔領南沙諸島六座島嶼。³⁴⁷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中共在無預警的狀況之下又佔領菲律賓宣稱擁有主權的「美濟礁」(Panganiban Reef)³⁴⁸，並在礁上建構供「漁民避難」之工事，一九九七年四月中共又與菲律賓因黃岩島主權發生衝突。³⁴⁹之前我國進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於一九九五年七月至九六年三月在台灣海域附近進行一連串軍事演習與飛彈試射，更讓東南亞各國提高對中共軍力擴張之防備。

參、 舉行雙邊、多邊軍事演習

東協諸國總人口達五億人以上，各國也是美國貨物與就業的廣大市場，也是美國愈來愈重要的投資對象與進口來源，以一九九八年為例，東協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即高達六百億美元。³⁵⁰為因應中共在南中國海軍力快速成長，對於東協各國而言經濟均仰賴出口，維護海上交通線暢通是各國戰略的首要任務。當時菲律賓總統羅慕斯 (Fidel V. RAMOS) 曾提議聯合東協各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亞太區域國家共同對付區域內之強權，即是針對中共而來。尤其是在「美濟礁」(Panganiban Reef) 事件與台灣海峽飛彈危機之後，東協各國演習明顯增加，印尼分別與澳大利亞、菲律賓、英國簽定軍事合作，美國、菲律賓於一九九五年七月至十月，舉行二次聯合軍事演習；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在澳大利亞舉行「袋鼠九五」聯合軍事演習；「五國防衛協定」國家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

³⁴⁷ 林中偉譯，Sabine Scherer 原著，中共在南海擴張策略，《國防譯粹》，第 24 卷，第 9 期，民 86.9，頁 43-45。

³⁴⁸ 同註 25，頁 391。

³⁴⁹ 同註 345，頁 12-13。

³⁵⁰ Sokolsky, op. cit., p. 5.

英國等也舉行「海星十五」軍事演習。³⁵¹美國的反應更為直接，對於美國而言，維持在南中國海的航道暢通比起東南亞各國更為重要，控制南中國海、麻六甲海峽是美軍亞太地區戰略重點目標之一。³⁵²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國前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Cohen）曾表示，若菲律賓在捍衛南中國海主權時遭到攻擊，美國將提供菲律賓部隊必要之支援，展現美國維護東南亞附近水域航行自由的決心，對於任何在南中國海水域之軍事行動若有妨礙公海航行自由，美國將派遣海軍進行護航以確保公海航行自由。³⁵³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美濟礁」事件後，指派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負責人羅斯（Robert S. Ross）會見菲律賓總統羅慕斯（Fidel V. RAMOS），當時羅斯曾明確表示克林頓政府支援菲律賓阻止中共的侵略行為的強硬態度。³⁵⁴

在武器採購上，各國採行更大規模擴充軍備，例如泰國向西班牙訂購一艘可停放直昇機的輕型航空母艦已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交艦，成為繼印度之後成為亞洲第二個擁有航空母艦的國家。印尼向英國購買二十四架隼一九、二九型具備作戰能力的教練機也已交機，並買下東德二十九艘軍艦，³⁵⁵並計畫於二〇〇〇一年前部署一百二十七艘軍艦。馬來西亞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向義大利訂購二艘軍艦擴充海軍實力。菲律賓則向英國訂購三艘價值九百七十萬美元的巡邏艇。越南也向俄羅斯訂購六架蘇凱二十七型戰鬥機。新加坡除與瑞典合作製造輕型飛彈快艇之外，還向瑞典訂購三艘潛艇，已於一九九九年正式成立

³⁵¹ 同註 95，頁 30-31。

³⁵² 同註 230，頁 513。

³⁵³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53.

³⁵⁴ 同註 35，頁 322。

³⁵⁵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d., op. cit., p. 43.

潛艇部隊。³⁵⁶東協各國對於區域內可能發生局部衝突的隱憂，也是各國加速調整國防戰略之動力之一，而調整戰略規畫的主軸，主要在增強與東協以外大國抗衡之能力，或防止其他大國主導東南亞各國事務。但在現實上東協與中共的軍力差距，在未來的十年至十五年之間將會持續擴大，³⁵⁷東南亞各國經濟力量遭逢中共強力吸引之下，各國之間強化軍事合作的可能性正在降低之中。

肆、東協區域論壇的功能

政治集團的建立，一般而言需要具有相當一致的意識形態，共同的政治利益，在政治上相互矛盾的緩和，或有幾個有影響和領導實力的核心國家。³⁵⁸東南亞各國並不完全具備上述條件，於是「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就是在此特殊條件下，於一九九一年由東協戰略與國際研究所(ASEAN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EAN ISIS)首先提出成立，設計以非正式提出以東協部長後會議(ASEAN 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作為東協國家外交部長討論區域性議題之場所。東協區域論壇(ARF)除東協成員國之外，尚有美國、日本、加拿大、南韓、澳大利亞、紐西蘭與歐盟等七個東協夥伴國，越南、老撾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等三個觀察員，與俄羅斯、中共二個東協貴賓國，一九九五年柬埔寨參與對話國，一九九六年印度、緬甸也參與對話國，一九九五年越南成為東協正式會員國，一九九八年蒙古成為東協

³⁵⁶ 同註 248，頁 158-159。

³⁵⁷ Sokolsky, op. cit., p. 53.

³⁵⁸ 米慶余、王曉德編，《近現代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民 90.2，頁 302。

區域論壇的第二十二個參與對話國。³⁵⁹雖然「消極對話」是東協區域論壇的最大特徵，但該論壇得以成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東協國家企圖建立一套由東南亞國家主導的區域安全發展，反制由美國主導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轉變成討論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的惟一架構。³⁶⁰建立東協各國發展出來的「非正式對話與建立共識」機制，建立新亞太安全對話非軍事的一面，試圖運用外交與經濟手段來解決區域內之問題。

東協區域論壇（ARF）的成型，另一個因應對象正是中共海軍力量快速成長，加上中共戰術、戰略彈道飛彈可輕易對東南亞各國發動精準性的攻擊，以及中共將在二十一世紀扮演區域強權之可能。面對中共戰術、戰略彈道飛彈，對於東協各國而言可以是矛也可以是盾，若以反向思考，當然也可以扮演保護東協各國利益的任務。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具備東協的對話機制之後，整體而言東協各國基本立場，既不想被周邊的大國所控制和支配，也不想與大國陷競爭中使本國擁有更大的安全空間和戰略迴旋空間，只能在最大限度的空間之內保持本身的發展和安全，所以東協各國國家安全戰略對外表現都具有一種混合的情緒。一方面擔心中共過於強大，恐懼中共強大之後會用軍事力量解決台灣問題和與東南亞各國有關的邊界及海洋權力之爭議，另一方面又不願意由美國完全主導亞太地區安全事務，希望中共的強大也能夠牽制美國。所以對於東協各國最佳的安全戰略，就是讓中共與美國等大國互相牽制，³⁶¹東協各國在論壇的功能上淡化政治合作之

³⁵⁹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臺北：生智，民 89.10，頁 135-136。

³⁶⁰ 同註 359，頁 137。

³⁶¹ 同註 180，頁 224-225。

意圖，就能有較大程度的空間置身東、西衝突之外，不僅符合東協各國民族獨立的潮流，也能在國際事務中與第三世界建立「不結盟」的印象。³⁶²

雖然東南亞國家在經濟與軍事上同時發展加強與中共、美國兩國的關係，在戰略上欲形成利用一方的力量抵消另一方的影響力，但根據「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五十三的泰國民眾，和百分之八十的印尼民眾，贊成中共在國際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領導角色³⁶³。在美國決定撤離菲律賓克拉克(Clark)和蘇比克灣(Subic Bay)空、海軍基地之後，東協各會員國都表示願意提供基地供美軍使用。³⁶⁴可以確定的是，東南亞各國絕不希望中共、美國、日本等亞太大國之在區域內發生衝突，東南亞各國的角色只能持續把各大國納入已建立的安全對話機制之內。而東南亞諸國或東協成員國本身，在短時間因彼此之間的種族、文化、經濟規模等差距，也無法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更不可能採取完全一致的對外戰略部署。因此可能出演變成為積極投入強國之間競爭的矛盾機會，在政治、軍事上產生向選邊的一方傾斜的現象。

第三節 南亞（印度、巴基斯坦）

壹、印巴戰爭加速發展核武

³⁶² 同註 358，頁 301-302。

³⁶³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d., op. cit., p. 41.

³⁶⁴ Ibid., p. 44.

印度人口位居世界第二，經濟力量是亞洲第三，是南亞第一大國，也是冷戰時期兩極體系瓦解之後受到影響最大的亞洲國家之一。³⁶⁵印度是一個海洋國家，擁有約八千公里的海岸線和二百二十萬平方公里之廣的專屬經濟區，³⁶⁶在南亞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共與巴基斯坦於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之後即建立兩國在南亞軍事上的共同利益，對抗印度。但在一九七一年巴基斯坦戰敗之後，巴國決心降低依賴強權採行獨立自主的國防政策，但在七十年代中期當時中共已經成為巴基斯坦傳統武器技術重要來源之一，中共開始協助巴國加強合作秘密發展核武以對抗兩國共同的敵人印度與蘇聯。對於中共而言，協助巴國發展核武與擴張傳統軍力是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可以有效嚇阻印度在南亞勢力的擴張，降低中、印兩國邊界歧見。巴基斯坦外交政策採行同時與中共、美國維持良好外交關係，惟巴基斯坦應不會支援圍堵中共的戰略部署。³⁶⁷

印度於一九四七年獨立以後，於一九四七、一九六五、一九七一年，與巴基斯坦因為克什米爾問題發生三次大規模的戰爭，一九七一年的戰爭讓印度瓦解了巴基斯坦的戰略目標，徹底改變印、巴之間的力量對比。³⁶⁸但是，當巴基斯坦在中共彈道飛彈技術支援之下，於一九九七年七月成功試射達八千公里的「哈特夫三型」（Hatf-3）飛彈後。印度政府隨後發表聲明將射程二千五百公里的「火神」（Agni）飛彈計畫列為國防戰略的優先地位，企圖以飛彈之擴散達到對傳統「平衡與非平衡」

³⁶⁵ 同註 25，頁 249。

³⁶⁶ 同註 296，頁 344。

³⁶⁷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229.

³⁶⁸ 同註 35，頁 340。

(Balance Imbalance) 要素產生破壞作用，對於巴基斯坦一日千里的飛彈技術，讓印度對於中共這個幕後支持者更為防備。³⁶⁹一九九八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先後走向核武化，使得南亞安全環境更加複雜化，³⁷⁰印度在面對巴基斯坦進行核子試爆，印度只有具備第二擊的能力始能嚇阻巴國不敢輕舉妄動。如印度陸軍參謀長馬立克 (V P Malik) 所說：「印度必須處理飛彈與核武對印度安全所造成的威脅」，馬立克所指的威脅指的就是來自於中共與巴基斯坦兩國。³⁷¹

貳、印度的核武戰略

印度和中國在歷史上同樣是「被入侵的大陸」，在五十年代曾經建立了良好的國際關係。但在一九六四年中共的原子彈試爆成功之後，對印度而言是繼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衝突後的重大衝擊。當時印度的總理瓦傑帕伊即表示，「對原子彈的回答就是原子彈，別無其他」。³⁷²所以，印度積極試圖把「中國威脅論」變為現實的關注重點，嚇阻中共的核子武器即成為印度發展核武的動力之一，³⁷³長期以來歷屆印度政府都把發展核武作為追求大國地位和控制南亞和印度洋的重要手段。³⁷⁴九十年代初期，面對中共協助巴基斯坦發展核武之事實，印度為達成在南亞稱霸之企圖，完成於二〇一五年邁向軍事大國之目標，著手調整國家安全戰略，軍事戰略由八〇年代的區域「有

³⁶⁹ 曾祥穎譯，Ben Sheppard 原著，南亞彈道飛彈發展競賽。《國防譯粹》，第 25 卷，第 8 期，頁 87.8，頁 18。

³⁷⁰ 同註 35，325 頁。

³⁷¹ 同上註，頁 9。

³⁷² Manoj Joshi, "Nuclear Shock Waves," *India Today International*, 25 May, 1998, p. 11.

³⁷³ 同註 8，頁 349。

³⁷⁴ 同註 19，頁 172。

限威懾」轉向為區域「全面威懾」發展。全力發展以軍事實力為基礎、核子武力為後盾的國防戰略，以威懾中共、巴基斯坦之核武力量。印度明顯是將中共的核武和軍事發展定位為攻勢戰略和對外具有擴張性，以此作為印度發展核武的正當性，為稱霸南亞鋪路。

印度政府認為，從世界範圍來看，印度處於美國、中共和俄羅斯三個核武大國相互作用的十字路口，這對印度是非常危險。³⁷⁵當中共國力弱小時其領空經常被侵犯，領海被故意超越，合法權益也被否認。印度發現，當中共於一九六四年擁有核子武器以後，立即受到西方大國的重視和尊重，此種轉變激起印度發展核武之決心。中共核武發展的經驗，也是造成日後印度調整國防戰略之重要參考依據，印度也視保持「最低威懾」戰略即能夠防止他國的核武威脅，並可在國際上擁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但是為抗衡中共核武力量，印度必須擁有可靠的軍事威懾力量，惟有擁有「最低威懾」核武戰略，才能有效嚇阻中共瞄準印度的核子彈道飛彈。

所以，印度政府於一九八三年開始採取具體行動，執行「整合飛彈發展計畫」(Integrated Guided Missile Development Programme, IGMDP)，此計畫之目的在發展射程為二千五百公里的「火神」(Agni)「中程彈道飛彈」(IRBM)，以及射程一百五十公里的「大地」(Prithvi 1)戰術飛彈，與「天空」(Akash)與「三叉戟」(Trishul)等兩種地對空飛彈，以及「蛇式」(Nag)反戰車飛彈。³⁷⁶其中「大地一型」(Prithvi 1)短程彈道飛彈

³⁷⁵ 同註 35，頁 369。

³⁷⁶ 同註 369，頁 29。

(SRBM) 與「火神」(Agni) 中程彈道飛彈 (IRBM), 此兩型飛彈均可攜帶核子彈頭。接著印度又持續研發、生產射程更遠的「大地二型」(Prithvi 2) 飛彈, 此型飛彈極可能具有攜帶核子彈頭之能力。若印度以阿薩姆省 (Assam) 為發射基地, 使用射程二千五百公里的「火神」(Agni) 中程彈道飛彈 (IRBM), 可以打到中國大陸東部如北京、上海等戰略目標。³⁷⁷另印度於一九九四年起推動「蘇拉亞」(Suraya) 洲際彈道飛彈 (ICBMs) 發展計畫, 並使用「極地太空發射載具」改良型飛彈。³⁷⁸加速發展「三位一體」核武攻擊系統, 已經取得對中共主要城市進行核武反擊之能力, 試圖與中共取得核子均勢。印度也正積極尋求引進戰略轟炸機、空中加油機並研製配備有彈道飛彈的戰略核子潛艇, 以擁有「第二擊」核武報復能力」。

一九九八年印度人民黨 (Bharatiya Janata Party) 執政之後, 在同年五月十一日印度成功完成核子試爆, 當時印度國內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一的民眾, 支持印度政府以發展核武作為印度外交與安全戰略的重要部份, 百分之八十二的印度民眾贊成研發核子武器, 只有百分之三十九的民眾希望簽署「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CTBT)。³⁷⁹對於印度政府「核子選擇方案」(Nuclear Option) 認為是維護國家獨立自主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 同年八月, 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發表一份印度核武準則草案,³⁸⁰印度對外公開表示:

³⁷⁷ 同註 35, 頁 372。

³⁷⁸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 op. cit., p. 13.

³⁷⁹ 同註 25, 頁 267。

³⁸⁰ Khalilzad, et al., op. cit., p. 217.

一旦遭到攻擊，它將發射核武器。任何敵人必須清楚，任何對印度和其軍隊的核打擊，印度能夠而且也願意以足夠的核武器進行報復。印度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一旦核威懾失敗，印度將做出懲罰性的核報復。³⁸¹

如今印度當前的對美政策採取了現實主義的和高度務實的態度，推行「東向政策」，擴大發展和戰略空間，例如對美國的「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表示支持。印度政府支持美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應並非草率之決策，而是根據其國家利益所需所決定的戰略決策。印度與美國於二〇〇二年五月五日在印度泰姬瑪哈陵附近，由印度傘兵部隊與美國太平洋指揮部的特種部隊參與，舉行三十九年來首次聯合軍事演習。³⁸²印度、美國兩國舉行軍事演習，更證明兩國重啟合作在於獲取兩國在亞太地區不同的戰略目的。

印度為追求其國家利益，在美、俄的關係之間採取動態的平衡戰略，進而從兩國之中獲得實質利益。在冷戰期間，印度雖然與蘇聯建立了戰略上的特殊關係，但同時也與美國在某種程度上發展關係，因此印度為因應中共武力的崛起，在優惠的條件之下順利向蘇聯購買總值達十億美元的先進武器，³⁸³其中包括潛水艇、防空飛彈及米格廿九型戰鬥機等。一九九三年一月，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訪問印度時，雙方簽訂了為期二十年「俄印友好關係條約」，為兩國關係建立新合作形勢。一九九七年

³⁸¹ 滕建群，〈50年來印度核武器發展政策演變〉，《南亞研究》，2000年第2期，民89.2，頁18。

³⁸² 印美月中聯合軍演，《聯合報》，民91.5.6，版12。

³⁸³ 同註8，頁74。

三月，印度總理高達訪問莫斯科，雙方決定將俄印雙邊關係提昇為「戰略夥伴關係」。³⁸⁴近年來，隨著印度與美國的關係的不斷升溫，俄羅斯為了避免傳統盟軍火市場，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廿一日，由俄羅斯原子能部長訪問印度時簽署「和平利用核能議定書」，³⁸⁵在核能領域上加強與印度合作，以拉攏印度的力量。快速成為區域強權，也不認中國覲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但是印度對中共的國防戰略與核武部署仍然存有極高的隱憂，認為中共強大之後必然會在亞太地區稱霸。

第四節 澳大利亞與紐西蘭

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在地緣上距離中共遙遠，但對於中共核武力量的擴張的擔憂不亞於其他亞太國家，紐西蘭前總理荷利約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在中共試爆核彈後，即痛斥中共以有用的資源，製造破壞性武器的不當之指責。³⁸⁶顯示紐西蘭地理位置雖遠在南半球，但在面對中共核武試爆成功的震撼，以及未來軍事力量的可能崛起極為憂慮。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等雖與中共雖無安全上直接矛盾與衝突，但其國家發展與軍事戰略長期深受西方之影響，其國防戰略制定必然會將中共曾為共產黨勢力擴張的代表之一列為假想敵。在一九九四年「防衛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中，評述中共對亞太地區之影

³⁸⁴ 同註 35，頁 347-348。

³⁸⁵ 同註 8，頁 74。

³⁸⁶ 蕭一安，《中共原子工業建設與核爆內幕》。香港：民力通訊社，民 54，8，頁 120。

響，以及中共不斷成長的經濟和不斷上升的政治與軍事影響力持續關切，對於紐西蘭、澳大利亞而言已經是十分重要的區域平衡改變的前兆。³⁸⁷澳大利亞對於中共崛起所造成的權力平衡改變顯得憂慮，對於一九九九年七月當我國前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後，澳大利亞內部對於捲入強國之間的衝突已有所準備，澳大利亞政府曾發表聲明指出：「若中共攻擊台灣，美國可能支援台灣，而澳大利亞可能因為與美國、日本簽有防衛協議關係而將捲入大國之間的衝突」。³⁸⁸

自一九七七年「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取消之後，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在美國舊金山所簽訂的「美澳紐公約」(Security Treaty betwee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ZUS) 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惟一僅有的多邊聯盟關係。³⁸⁹位於亞太邊陲地帶的澳大利亞為尋求更具體的安全保障，與美國在一九九六年七月，藉由「聯合安全聲明」(Joint Security Declaration)，再次重新確認兩國之間的軍事安全同盟，而這項安全同盟關係，以聯合軍事演習與聯合兩國軍隊之訓練為重點。³⁹⁰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也曾提到，在美國的領導之下建立新的集體安全體系和夥伴關係，確保對歐亞大陸的控制，加強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來確保美國對歐亞兩大洲的主導地位。³⁹¹現任美國總統布希也開始高度重視與紐西蘭、澳大利亞兩國加強軍事合作，美國國

³⁸⁷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Defending Australia: Defence White Paper-1994*,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press, 1994, p. 8.

³⁸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d., op. cit., p. 64.

³⁸⁹ Ibid., p. 44.

³⁹⁰ 同註 261，頁 11。

³⁹¹ 同註 230，頁 404-405。

務卿鮑爾 (Colin Powell) 與國防部長倫斯斐 (Donald H. Rumsfeld) 在二〇〇一年訪問澳大利亞期間，在年度安保會議中特別強調美、澳聯盟的重要性，加強彼此軍事合作關係，並與南韓和日本合作反制中共軍力壯大等問題，增加對澳大利亞軍事設施的使用率，並在新加坡建立了新的海軍設施，象徵澳大利亞在美國的外交關係已日趨重要。³⁹²澳大利亞本身因應近年中共經濟、軍事力量的崛起，不僅止於與美國建立更密切的軍事聯盟關係，對於與其他亞太國家的軍事合作也十分努力。二〇〇二年五月一日，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 (John Howard) 與來訪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針對亞太區域穩定及呼應美國國務卿鮑爾 (Colin Powell) 於二〇〇一年八月訪問澳大利亞時曾提出澳、日、美三邊同盟之構想，兩人發表聲明共同支援美、日、澳應發展三邊安全對話，強化三國在亞太同盟關係。³⁹³澳大利亞外長唐納瞭解此一趨勢之發展，為了降低中共疑慮與可能造成的反彈，對外聲明美國不會藉由正式的軍事公約，整合其在太平洋地區美、日、澳三國結盟的關係，也不會建立北約式的正式防禦架構，未來合作的方式將採行透過「非正式對話」，作為加強美、澳、日、韓等國之間的實質防衛合作。³⁹⁴

³⁹² 馮克芸，〈澳日南韓美視為亞太戰略夥伴〉，《聯合報》，民 90.7.31，版 12。

³⁹³ 澳洲促與美日三邊安全對話，《聯合報》，民 91.5.2，版 12。

³⁹⁴ 美在太平洋進行非正式軍事結盟，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digest/dgst900806.html>，民 90.8.6。

第六章 結論

冷戰結束後美國的「一超多強」格局，隨著中共、俄羅斯、日本、歐盟等多強力量的上升，各國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昇。以往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大多是透過外交作為或是軍事上的接觸，而今日國家之間的關係，已經比以往更具備多元性。理想主義者認為軍事安全保障之重要性將隨之降低，今後全球將進入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多元性經濟安全保障為主的時代。但是國際政治的發展趨勢卻並非如此單純，現實主義強調的力量仍然主導著國際政治的走向。畢竟經濟安全所保障的範圍尚不足以立即危害到人類的生存權，各主權國家致力確保本身國家安全與主權完整，仍然是各國制定國家戰略的重點之一，對於我國身為亞太國家掌握區域內戰略形勢脈動的變化，為追求我國國家利益得以發揚，適度調整國家戰略部署已經日趨重要。

亞太各國面對中共核武力量的快速提昇，是目前變化的國際政治之中，加入改變區域現況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中共核武力量的強化，並非主宰與牽動亞太地區均勢的惟一條件，但中共的崛起已經逐漸挑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在區域內所建立起的優勢地位，以及冷戰時期美國為圍堵蘇聯所建立的雙邊軍事聯盟。美國為了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利益，必然不樂見任何可能崛起的區域強權，或在未來有取代美國既有地位之情形發生。面對中共在軍事上以核武力量為後盾的擴張形勢，美國加速調整國家戰略與軍事部署，在新的戰略考量之下，已經使得現有亞太地區的國際政治被迫面臨「合理的衝

撞」。整個亞太地區戰略局勢已經產生「穩而不定」的特徵，將因為亞太地區強權之間的競爭，產生新的作用與變化，重點分述如下。

第一節 中國威脅論作用持續擴大

雖然在後冷戰時期，對於國際體系的定位莫衷於一、眾說紛芸，但是歷史的演進過程證明世界上總有新的力量會崛起，讓原本享有較多資源的強權必須快速調整其國家戰略。「中國威脅論」的出現應可視為國際體系調整過程所必經的現象。在冷戰結束後，中共就被視為可能崛起的新興區域強權，並逐漸填補亞太地區蘇聯垮臺後所遺留下的權力真空，中共威脅論也隨之甚囂塵上。實際上，西方對於「中國威脅論」有其傳統，德皇威廉即有所謂「黃禍論」，拿破侖也曾警告，說中國是一頭不能驚醒的睡獅。³⁹⁵近代「中國威脅論」是在美軍於一九九二年正式從菲律賓基地撤軍時被正式提出，在論文方面，以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院」亞洲部主任門諾（Ross H. Munro）最早提出，其所撰寫的「中國威脅論」，在文章中明確指出在後冷戰時期亞洲的真正危險即來自於中國大陸。³⁹⁶門諾於一九九二年在「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期刊撰文「正在覺醒的龍，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文中指出：「中共近年來積極自蘇聯取得高科技武器，顯示北京對於中國大陸以外的區域加強軍事干涉能力，北京視蘇聯解體與美軍撤出菲律賓為進入

³⁹⁵ 吳建德，《中國威脅論》。臺北：五南，民 85，頁 3。

³⁹⁶ 同上註。

亞太地區的大好機會」，³⁹⁷明確指出未來中共崛起將會對於美國產生重要的利益衝突。³⁹⁸

歷史的借鏡也是支援「中國威脅論」的主要理由，其根據是，在歷史上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和蘇聯等大國崛起時都曾經發動過戰爭，所以西方國家認為中共崛起強大之後也會重演西方國家崛起後的擴張政策。第二，中共軍費增長太快，也意味著中共將可能使用武力來解決國際爭端。第三，中共與周邊國家存有邊界矛盾，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崛起過程，讓中共失去許多固有領土。最後是中共不願意接受西方制定的國際規則。³⁹⁹基於四項主要理由，美國政府也經常運用媒體釋放更多有關中共崛起之後，可能威脅亞太地區甚至台海均勢之訊息。例如美國五角大廈於二〇〇二年四月份，完成一份名為「中國整體空間（Aerospace）作戰」研究報告，此報告指出台海衝突可能在未來五至十年內發生，而且中共人民解放軍設計運用整體空間戰力，解放軍將以奇襲方式採取點穴戰，使用導彈及空對地巡弋飛彈、電子戰及空軍武力，先攻擊台灣軍事防空網及指揮管制中心、防空及飛彈防衛基地，機場及地面飛彈基地，指揮管制通訊情報監偵設施等，在四十八小時內完成對台攻擊，在國際作出回應之前，逼迫台灣坐上統一談判桌，⁴⁰⁰讓亞太各國不得不關注台海兩岸關係的穩定，面對中共軍力的擴張必須採取積極作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特內(George Tenet)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聽證會上也指出，默許美國的反恐戰爭並不意味著中共已經忘記將成為亞洲強權國家的最終目標，中

³⁹⁷ Ross M.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1992, pp. 10-12.

³⁹⁸ 同註 180，頁 58。

³⁹⁹ 同註 180，頁 59-61。

⁴⁰⁰ 林寶慶，「美方：台海衝突 5-10 年內可能爆發」，《聯合報》，民 91.4.27，版 15。

共仍在發展越來越具競爭性的經濟實力、建立現代化的軍隊，其最終目標仍然是成為亞洲大國，並可能挑戰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影響。美國的「中國威脅論」的本質，在某些程度上是要促成美國政府應更積極研擬國家戰略與國防戰略，運用包括核武威懾、軍事部署等作為，嚇阻中共對美國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脅。⁴⁰¹

美國於一九九五年所提出的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n Strategy Report, EASR），是由當時美國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Nye）起草，亦命名為奈伊計畫（Nye Initiative）此計畫重新確認美國應在亞洲維持十萬名部隊的駐軍規模。奈伊也指出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深層憂慮，他說「安全就像是氧氣一樣，你通常會在開始失去它的時候才會注意到它，但是一旦發生此種事情時，你將束手無策」。⁴⁰²此報告認為當時中共要達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仍然須要一段時間，但對於亞太其他國家而言，中共將成為一個敬畏的強國，而未來美國在區域內制衡中共，將必須投入比當時更多軍力與資源。⁴⁰³各種跡象顯示，冷戰過後、蘇聯瓦解，面對中共國力日漸崛起，已令在亞太地區擁有龐大經濟利益、軍事部署的美國意識到新的挑戰，對於中共的外交政策是採行圍堵還是交往，還是選擇圍交兩者並行之策略，至今仍存有廣泛的爭辯。

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日，中、美兩國戰略基礎事實上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冷戰後所形成的「一超多強」均勢體系正在改變之中，亞太地區強國之間的關係也正在重新調整之中，現實

⁴⁰¹ 同註 17，頁 180。

⁴⁰² 同註 261，頁 14。

⁴⁰³ 同註 359，頁 68。

主義和軍事、經濟力量將逐漸主導未來中、美兩國與亞太各主要國家的發展關係。⁴⁰⁴當前國際體系的發展趨勢，與中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孫子兵法」發展之年代有相似之處，孫子生長於戰國的多極時代，熟悉該如何在列強之中尋求生存之道。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引用戰國時代和其他中國古代著作的術語，對於中共國家發展進行戰略指導，強調中國必須「韜光養晦」，在軍事上就是要「等待時機」、「培養能力」。所以鄧小平曾多次在重要場合強調：「中國應當善於守拙，絕不當頭」。⁴⁰⁵中共在全力發展經濟之際對於許多邊界爭議，仍然受鄧小平時期以「求大同、存小異」之思維，處理邊界矛盾。中共也以戰國時代的經驗為師，上升太快的國家往往遭受打擊、受肢解的速度也最快。在「中國威脅論」不曾停息的同時，美國與日本正逐步加強雙邊同盟關係，以應付亞太地區新崛起之勢力，中共是否會在整體國力提昇之後，其經濟、軍事實力已經到達不需要「等待時機」與「培養能力」的同時，是否仍然會繼續奉行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戰略指導將是個問號，屆時「中國威脅論」能否成立才能夠得到印證。

第二節 「九一一事件」加速美國戰略部署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對於國際戰略形勢的影響極為深刻與長遠。雖然它並沒從根本上改變整個國際戰略格局，但卻使國際政治的基本矛盾重新排列，恐怖與反恐怖、稱霸與反稱

⁴⁰⁴ 郭學堂，〈如何看美國的亞太戰略〉，《環球時報》，2001.6.29，版 4。

⁴⁰⁵ 同註 18，頁 421。

霸成為新的矛盾形式，透過政治軍事競爭之方式進入新一波的競爭。過程之中，各國戰略力量對比已經重新調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位置明顯已經強化，加上美國軍事戰略開始進行大幅度的調整，確保美國安全的戰略意圖更加明顯。在美國的外交傳統中，制衡外交屬於運用最成功的外交策略之一，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彼德、羅德曼（Peter Rodman）曾將此種戰略歸納為兩種，一種是用於中共與日本之間的「海外制衡」（Offshore Balancer）戰略，另一種是用於中共與俄羅斯之間的「以鄰制鄰」戰略。⁴⁰⁶

美國在處理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上，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將打擊現實與潛在的敵人，列入其國家安全戰略，對於中、俄兩國雖同屬潛在威脅型之敵人，布希政府對於俄羅斯的態度已由強硬轉為緩和，重新返回「以鄰制鄰」戰略，具體上以「冷中熱俄」的態度，達成分解中、俄兩國的極力推動的戰略同盟合作關係，重新掌握美、中、俄三角關係的主動地位。⁴⁰⁷美國國家戰略部署，長期以來即是有計畫的與國家安全戰略緊密結合，主體是由美國掌控歐亞大陸，進而節制中共、俄羅斯、伊朗、伊拉克等國家。⁴⁰⁸當美國軍事力量順利進入阿富汗之後，中亞地區地緣政治版圖已經面臨重整，美國、中共、俄羅斯等國勢必展開軍事與戰略部署，在三個強國在區域內的接觸，未來發生局部性衝突與摩擦的可能將不可避免。「九一一事件」之後也讓中共意識到中國大陸大西部軍事安全的重要性，美國對於中共的戰略壓力已由東亞、南亞一帶順勢進入中亞地區，新的圍堵形勢隱然成形。所以，「九一一事件」只是

⁴⁰⁶ 同註 296，頁 262。

⁴⁰⁷ 同上註，頁 263。

⁴⁰⁸ 同註 296，頁 405。

讓美國在亞太地區有強化抑制區域強權崛起之力量，保持穩定及控制亞洲的轉型，從而確保美國在全球「單極超強」的地位。所以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在中亞的戰略部署的調整，不僅未曾改變對中共戰略防範的政策，只是加快在中共周邊進行軍事部署之步調。⁴⁰⁹

「九一一事件」雖暫時挫傷美國的國力，但在戰略力量對比重新組合之過程，美國在區域內的力量已有明顯的提昇，強化了美國的勢力也給美國擴展勢力之歷史機遇。美國成功讓俄羅斯在政治與軍事支持美國反恐戰爭，傾向支持西方的軍事戰略，此結果是美國反恐戰爭的一大收穫。對美國而言，「九一一事件」之後的美、俄關係，美手，而視為在反恐聯盟中的重要夥伴關係，布希政府甚至認為，俄羅斯是美國可以交往的戰略夥伴。俄羅斯與北約的關係上也發生重大的改變，俄羅斯對北約的立場從原來的敵對關係，改變為相容之政策，幾經爭取俄羅斯可藉由成立新理事會之形式加入北約。雖然俄羅斯與美國、北約之間的關係有所改善，但俄羅斯與中共兩國亞太大國，豈能坐視任由美國主導「九一一事件」之後，以反恐戰爭為主軸的勢力擴張作為。二年六月七日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第二次高峰會，計有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六國元首，就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關於地區反恐怖組織機構協定」等三份文件，組織秘書處將設在北京，⁴¹⁰中、俄兩國成功排除美國聯手成立的反恐組織，意在反制美國藉由反恐行動在中亞地

⁴⁰⁹ 王綽中，美俄中亞爭雄，威脅大陸西部安全，《中國時報》，民 91.6.6，版 13。

⁴¹⁰ 上海六國峰會簽反恐協定，《聯合報》，民 91.6.8，版 11。

區的軍事擴張行動。

「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國的南亞政策，因國際關係的變化對南亞政策也做出了重大調整。美國在克林頓執政後期已經出現較明顯的調整，徹底改變冷戰時期「美巴同盟」的戰略關係，以及冷戰結束初期「印巴均衡」的平行政策，為牽制逐漸崛起的中共，美國開始轉為「重印輕巴」的傾斜戰略。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上任之後，美國的南亞政策採行「揚印抑巴」之趨勢更為明顯，不僅出現了「印度第一」的定位，甚至有「印度惟一」的傾向，使得美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大幅降低。⁴¹¹但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初，美國為了執行對阿富汗以反恐戰爭為主軸的軍事行動，極力拉攏巴基斯坦，如今反恐戰爭已經告一段落，美國軍事部署作為也順利進入中亞地區，而美國再度拉攏南亞大國印度，將是「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加速戰略部署的重要指標之一。

第三節 核武軍控面臨挑戰

美、俄兩國雖然已於二〇〇二年五月廿四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簽訂裁減核武條約，但事實上美、俄兩大核武國家，不曾停止研發新型核子武器，俄羅斯目前已經完成 SS-27 新型洲際彈道飛彈（ICBMs）之測試，並於一九九八年開始進行部署，另計畫於二〇〇四年前部署 SSNX-28 高性能潛射洲際彈道飛彈（SLBM）。美、俄兩國更進行了多次非核爆炸試驗

⁴¹¹ 江亦麗，〈巴美關係何日漸太冷〉，《大陸》，民 90，頁 49。

(Non-Nuclear Explosion Tests) 和次臨界核試驗 (Sub Critical Nuclear Tests) ，⁴¹²以保證現有核子武器安全為名，實際上積極發展電腦核子爆炸模擬技術。而在美國部署「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 之同時，拒絕簽署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條約，⁴¹³各國雖經過長時間磋商與反覆討論，終於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第五十屆聯合國大會中，以一五八票贊成、三票反對和五票棄權通過「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CTBT) ，並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廿四日召開簽字會議。⁴¹⁴但是身為核武最大國的美國參議院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拒絕批准「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CTBT) 。⁴¹⁵加上現在美國國防部有意恢復地下核子試驗，全面發展「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 ，追求美國本土之絕對安全，此趨勢完全符合學者 Lee Butler 的研究結論，「美國是一個自己同自己進行軍備競賽的強國」。⁴¹⁶全面發展「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 的競爭趨勢，將會造成其他有核與非核國家失去安全感，使得未來國際安全形勢更加嚴峻，恐造成新一波核子武器擴散與軍備競賽問題。

更何況，歷史事件已經告訴我們，中共曾發生天安門事件，俄羅斯曾經發生政變，說明戰略核武大國也有不穩定的時候，若是他們對戰略核武失去控制時，有誰能夠制止如此具有毀滅性的危機。⁴¹⁷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美國一架 B-52 轟炸機在格陵蘭北部附近墜毀，機上裝載四枚原子彈有一枚被摔碎，所幸由於核彈運送過程已拆除引信，所以才沒有發生爆

⁴¹² 同註 230，頁 420。

⁴¹³ 同上註，頁 423。

⁴¹⁴ 同註 58，頁 147。

⁴¹⁵ 同註 5，頁 4。

⁴¹⁶ 蔣仁道、王宏道譯，Detef Bald 原著，《核子威脅》。臺北：麥田，民 89.12，頁 275。

⁴¹⁷ 同註 52，頁 318。

炸。⁴¹⁸如今美國調整核武戰略，朝向主動攻擊發展，使得核武軍控再度面臨挑戰，擁有核武的國家為了自身的安全，必定會隨著美國的節奏採行相對應之措施，提高本國核子武器的質量與生存能力，以維護核武第二擊的有效性，形成新的核武軍備競賽。對於無核的國家，也會設法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致力發展核子武器以求自保，核武擴散發展趨勢將難以避免，新的世界局勢可能因應新核武與準核武國家相繼出現，世界核戰略格局將變得更加複雜，發生核子衝突的可能性將相對提昇。⁴¹⁹

根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的秘密核戰爭計畫「統一作戰計畫」指出，估計目前約有二千枚戰略核彈頭正對準俄羅斯，在「核武態勢評估報告」中也提到未來美、俄關係仍有敵對之可能。但依據二〇〇二年五月廿四日，美、俄兩國所簽定的新裁減核武條約規定，拆除的彈頭無需銷毀，可以儲藏起來，隨時可以啟封再利用。所以，從長期的觀點來分析，俄羅斯依然是美國潛在敵人，美國決不會輕易放棄核武現有的優勢。美國國務院防制武器擴散特別顧問霍倫（John Holum）也坦誠，在新的裁減核武條約之中，削減核子武器方面不是分解而是儲藏起來，意味兩國若有需要可以立即重新進行部署，有再次擴充軍備之可虞。另在第二次戰略武器裁減條約，所達成削減多彈頭洲際彈道飛彈（ICBMs）的條約內容迄今也尚未生效，而新的裁減核武條約並未納入美、俄以外的核武國家，核武擴散問題至今仍然未獲得控制。⁴²⁰

⁴¹⁸ 同註 416，頁 271。

⁴¹⁹ 同註 184。

⁴²⁰ 美俄莫斯科峰會大盤點，〈參考消息〉，民 91.5.26，版 2。

雖然美國不斷向七大工業國（G7）施壓，要求各國簽署一項耗資兩百億美元的新計畫，加速協助俄羅斯進行防止核武擴散工作，以防止具有敵意之組織或國家取得製造核武的原料。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促使美國更積極推動「十年百加百」計畫，以協助俄羅斯進行防止核武擴散，依此計畫美國將在十年內出資一百億美元，其他七大工業國出資一百億美元，以協助俄羅斯分批銷毀核武，以防止如「蓋達組織」及其他恐怖組織取得核子武器，⁴²¹但是目前各國態度仍然不一致，未能形成援助俄羅斯銷毀核武之共識。除了美國降低核武打擊門檻之後，持續為處理已製造的或已部署的核武需要龐大的經費，世界核武軍控正面臨嚴重危機。總之，美、俄兩國花了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去發展武器、管制武器甚至是銷毀武器，究竟主權國家為什麼要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國際社會能否發展一套永遠禁止武器生產與發展之機制，此理想應是緣木求魚，因為當今的國際政治之中，國家生存必須依靠本身的力量，在所有的國力要素之中，仍然強大的軍事力量最為可靠。⁴²²若未來人類對核武完全失去控制時，將印證遠古時代印度古代「摩可婆羅多」史詩的預言，他說：

這是一枚彈丸，卻擁有整個宇宙的威力。一股赤勢的煙霧與火焰，明亮如整個太陽，緩緩升起，光采奪目，這是一種神秘武器，是鋼鐵的雷電，死神的巨大使者，把整個伏裏斯尼斯和安哈克拉斯民族燒成灰燼。⁴²³

⁴²¹ 田思怡，美促 G 七出資一百億美元助俄防止核武擴散，《聯合報》，民 91.5.21，版 11。

⁴²² 林碧炤，武器管制的回顧與展望，《美歐季刊》，第 12 卷，第 3 期，民 86，秋季號，頁 23。

⁴²³ 同註 8，頁 14。

此預言，也印證了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核武學者所提出「核子冬天」理論，在核子爆炸的光輻射、核輻射、衝擊波、電磁脈衝和放射性污染等六個效應之下，若在一場核子戰爭下共有二萬五千枚核彈爆炸，產生的放射性塵埃與煙雲飄浮於大氣層之中，將使太陽光無法通過煙雲，地表大氣溫度將劇降至零下二十多度。⁴²⁴倘若人類再不正視核武軍控問題，不幸發生核戰的代價，將使地球生態將遭受毀滅性的破壞，人類文明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浩劫。

第四節 美國、中共、日本新世紀競爭

在亞太地區由於蘇聯解體，對於美國、中共、日本三國在區域內建立的戰略基礎已經改變，而且美國也成為世界上惟一的「單極超強」的強國。學者席格爾（Gerald Segal）曾指出：「亞太地區長期以來就是屬於一個以霸權為支配中心的國際關係，中共、日本和美國都曾經作為亞太安全的支配者，而亞太國家在推動集體安全上並沒有歐洲國家的經驗」。⁴²⁵所以美國、中共、日本三國之間戰略關係，因應近年俄羅斯國力衰退正在快速調整之中，目前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雷根時代之後最大的戰略轉變，相對中共也致力達成讓美國不再是唯一支配亞太地區的強權，而美國戰略指導也是要阻止中共達成此一目標。但根據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估計，日本在二〇一〇年的綜合國力將會與美國相當，大約在二〇二〇年將會超過美

⁴²⁴ 同註 58，頁 155。

⁴²⁵ 同註 24，頁 42。

國，不僅如此中共學者，曾對日本長期目標進行研析，認為日本已經完成對中國分割和包圍的總體戰略佈局，日本新世紀的基本戰略方針，就是要擺脫美國、蠶食中國、修好俄羅斯、爭雄世界。⁴²⁶日本不但是在經濟和政治上與美國平起平坐，一但時機成熟更有超越美國之準備。

然而，美國現階段享有「單極超強」之優勢，以及有重新建構亞太地區權力版圖之企圖，目的就是以美國作為所有聯盟之核心，日本則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防禦前線的最佳戰略夥伴，美國也有意利用日本認定中共是其最大競爭者之心理，作為美國實現國家戰略的目標，促使日本維持並加強與美國在安全議題的合作，但本質上美、日兩國在國家戰略上仍然各有盤算。在朝鮮半島上，美國將會持續把北韓列為「流氓國家」（Rogue State），並且對於南韓和北韓走向和解保持消極的態度。對於南亞大國印度，美國希望與其合作做為美國在中國大陸西南方的主要牽制力量。美國也在歐洲推動「北約東擴」，並在亞太地區強化雙邊同盟關係，計畫從歐亞大陸兩側，建立東面與西面兩大力量擠壓歐亞大陸上的中共與俄羅斯等強權，美國整體軍事戰略之規畫已經隱約可見。⁴²⁷

反之，限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正是中共國家戰略的重點之一，中共正朝著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超越美國與日本而努力。如澳大利亞國會中國問題專家所做的分析，美國在亞太地區擴大戰略聯盟的動作極為明顯，南韓、日本與澳大利亞是美國正式盟邦，台灣、新加坡是非正式盟邦，印度則是潛在盟

⁴²⁶ 同註 19，頁 123-124。

⁴²⁷ 同註 296，頁 314。

邦。⁴²⁸亞太各國雖與美國在戰略上利益各有差異，但各國也各有盤算，雖是如此，由於美國國力持續強大，若中共欲快速成為區域強權將會付出更高的代價。如今，美日安保體系不斷強化，日本自衛隊朝向準軍隊化前進，讓美國、中共、日本在區域的競爭更形白熱化。

美國、中共、日本三國的利益和矛盾是相互交織的，任何一國或是兩國合作的作為，都難以採取極端的手段處理三國之間的矛盾。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今日主要敵人，將是未來三國在亞太地區戰略競爭之主軸。國家的利益也會隨著時空改變而調整，美國、中共、日本三國在國際關係中，雖有政治經濟化以及經濟政治化的發展，在軍事戰略競爭的同時也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基礎。三國在亞太地區都有重大的利益，未來有意在國際戰略發展成為「單極超強」的可能性低，因為關鍵的第三國也會為了追求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外交關係，選擇與另一國同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第五節 俄羅斯與中共戰略同盟

亞太地區另一大國俄羅斯在美國、中共、俄羅斯三國之間，外交政策對美國與中共仍將採行「等距外交」，因為在新的三角關係之中，由於未來中、美關係矛盾必然上升，美國對於防止中共崛起已有充份部署，俄羅斯在三國之間相對得到更大的外交迴旋空間，使俄羅斯在面對美國的戰略部署時更多的

⁴²⁸ 郭崇倫，美戰略結盟「亞洲北約」各有盤算，《中國時報》，民 90.8.29，版 11。

主動權。⁴²⁹面對美國今日「單級超強」之地位，中、俄兩國強化戰略聯盟關係，對中、俄兩國均有實質的戰略利益，因為兩國在地理上相鄰，且在建立戰略聯盟上均具有自我保護之效益。⁴³⁰如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上臺之初，俄羅斯在外交戰略上曾表現出有意恢復蘇聯時期在中亞、太平洋、印度洋地緣政治利益的優勢，但是在面對國內經濟蕭條，並無雄厚的經濟力量滿足國家政策之遂行。加上美國、中共、日本三國在亞太激烈競爭的過程之中，俄羅斯只能根據俄國實力，在戰略上採行兩洋收縮，集中經營中亞、南亞和中東政策調整。尤其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宣佈撤出越南金蘭灣海軍基地，以及設在古巴洛爾德斯的無線電監測站，⁴³¹以降低軍費支出，並同時爭取更多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

中共軍方估計，根據總體軍事實力，到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二二年俄羅斯的國家力量將名列世界第二或第三名，以中國古代戰國時代多極競爭的治國方略評估，在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日本與美國將可能聯手圍堵中共。中共為了突破美、日兩國的夾擊，選擇與俄羅斯結合成為戰略夥伴關係之可能性極高。但是依據歷史經驗，從五十年代中、蘇結盟到中、蘇分裂，以及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中、蘇邊界烏蘇裏江發生的珍寶島（Damanskiy）軍事衝突，⁴³²在某些程度上也證明俄羅斯人是個很難理解的民族，中共內部對於是否與俄羅斯建立戰略聯盟關係之看法也十分分歧。⁴³³但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之下，華沙公約的瓦解與北約多階段東擴，雖然俄羅斯幾經爭取已經成為北

⁴²⁹ 同註 296，頁 266。

⁴³⁰ 同註 230，頁 170。

⁴³¹ 同註 296，頁 157。

⁴³² Shulsky, op. cit., p. 11.

⁴³³ 同註 19，頁 175-176。

約的成員之一，但是仍然無法阻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傾全力弱化俄羅斯的戰略構想，以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俄羅斯在國境西部正失去一千餘公里的戰略防禦線。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領域，北約都佔有相當多的優勢，根據統計北約成員國總體綜合國力是俄羅斯的二倍，軍費開支已達俄羅斯的十倍。⁴³⁴俄羅斯在國內經濟蕭條軍費支出減少之前提下，整體國防戰略面臨調整，軍事武力也已經嚴重削弱，有將近百分之二十的軍事武器與裝備急需現代化。如今美國藉由「九一一事件」的反恐戰爭已經順利將美國軍力申入中亞地區，降低俄羅斯對此地區的影響力與控制能力。今日俄羅斯，若無龐大核武部隊支撐，實難以維持其大國之地位，所以俄羅斯日後將會更重視並善用既有的核武力量，作為恢復其大國之地位的有效工具。

九十年代初期的蘇聯在外交政策上曾經採行一面倒向西方國家傾斜，但是由於過度依附西方國家反而招致國內的批評與反對。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後，俄羅斯更加重視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全方位外交，以重新獲取和擴展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也因為如北約東擴等來自西方的安全威脅，迫使俄羅斯將戰略中心轉往東方，與中共採行平等、共同信任、共同合作的態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⁴³⁵相同的，中共對於俄羅斯的態度也有藉著俄羅斯的力量抵抗美國、日本等國在亞太地區強化同盟力量之深層考量。就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來，中、俄兩國地緣接壤，同屬歐亞大陸版塊，為維繫兩國在歐亞大陸與亞太地區之利益，兩國合作共同抗衡來自太平洋的美國與日本，應符合兩國當前的國家利益與戰略部署。當然，美、日兩國也能善用本

⁴³⁴ 同上註，頁 185。

⁴³⁵ 同註 19，頁 195。

身之優勢，尋求俄羅斯與中共脫鉤之機會。例如日本與俄羅斯已簽訂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的石油、天然氣，美國也在二〇〇二年五月廿四日，與俄羅斯簽訂新裁減核武條約之同時，宣佈與俄羅斯共同開採西伯利亞石油，以降低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比重，並藉由與俄羅斯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石油，降低中、俄兩國可能進一步合作開發西伯利亞之可能，阻止中共在中國東北的龐大的經濟實力與眾多的人口進入西伯利亞。

第六節 亞太國家面臨權力重整

亞太地區因在地緣戰略已具備全球化之特質，未來在區域內可能產生海權大國美國、日本兩國聯合，與陸權大國中共、俄羅斯同盟，由兩大聯盟相互競爭主導權之形勢。未來亞太地區將有美國、中共、日本三大強國，加上軍事大國俄羅斯，四個重要國家在亞太地區戰略部署，因彼此合縱連橫相互影響之後各國戰力對比正逐步發生變化，也有可能形成既競爭又合作、既嚇阻又接觸的複雜局面，將成為世界體系主導者與挑戰者交鋒之場所。⁴³⁶此權力重整過程不僅牽動亞太地區之穩定，也影響世界體系的變化與發展。

區域權力重整並不會直接危害到人類的生存，充其量只是力量的衝撞，而人類面對未來生存與安全最大問題，應該還是核子武器的控制與管理問題，也由於核武出現已使得戰爭成為內在不合理的思考，亦即，在克勞塞維茲（Carl Philip Gottlieb

⁴³⁶ 同註 35，頁 178。

von Clausewitz) 認為「戰爭就是破壞對手的軍事力」的不合理延伸。在核武戰略架構下決定性的戰爭明顯已成為不合理，甚至具有毀滅的特性時，中共發展戰略核武之立意主在反制美國、俄羅斯等核武大國握有發動不合理戰爭之籌碼。如今中共已是質量兼備的核武強國，加上快速崛起的經濟吸磁力量，也拜「中國威脅論」之賜讓中共成為全世界注視的崛起強權，在亞太地區也已具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中共在核武的質與量方面也有與美國、俄羅斯等核武大國對抗之實力，昔日以美國意識為主導的亞太地區權力平衡將面臨重整，新的多極區域體系可能形成。

亞太各國除了俄羅斯、美國兩個核武強權之外，其餘各國該在中共的戰略核武下尋求國家的安全，選擇與美國合作「圍交」(Congagemnet) 中共，⁴³⁷還是選擇在外交上、經濟上與中共擴大合作較為務實，諸多變數已經加深此區域軍事力量相互牽制的複雜性。若亞太地區再重返回冷戰時期之格局，選擇全面圍堵中共，屆時中共與亞太地區各國都將失去現有的國際安全環境，有可能再度面臨核武嚇阻與核武軍備的臨戰狀態。阻止大規模戰爭甚至毀滅性戰爭的發生，以及防止新冷戰的可能形成應是亞太地區各國共同努力的目標。若中共與美國兩國能夠持續在經濟、文化等方面擴大交流合作，美國、中共、日本、俄羅斯等國也能儘速在亞太地區尋求權力平衡點，雖然在亞太地區內雖然有美國、中共、俄羅斯等核武大國的軍事壓力，世人仍能期待在新的恐怖平衡建立之後，亞太地區應能保持和平與穩定，如此才是符合全體人類的共同利益，否則若在區域內

⁴³⁷ Congagement是由Containment與Engagement兩字的合成字，意指一方面圍堵，一方面交往的兩手策略。Sokolsky,op. cit., 2000, p. xiii.

發生核武衝突，各主權國家堅持的國家利益以及戰略部署均毫無意義，國家領導人所暢談的人民福祉也就流於空談。

參考書目

壹、 中文部分

一、 書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IPRI 年鑒 1999 軍備、裁軍和國際安全》原著。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民 89.4。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臺北：唐山，民 89。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臺北：五南，民 88。

王福春等，《核陰影下的南亞》。北京：新藝術出版社，民 87.8。

朱鋒，《彈道導彈防禦計劃與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民 90.7。

朱瀛泉編，《國際關係評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民 90.11。

朱聽昌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民 91.1。

米慶余、王曉德編，《近現代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民 90.2。

何大明譯，Nathan, J. Andrew and Robert S. Ross 原著，《長城與空城計》。臺北：麥田，民 87。

吳建德，《中國威脅論》。臺北：五南，民 85。

吳瓊，《戰爭論詮釋》。北京：華文，民 90.1。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憬藝，民 86。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民 87.2。

肖偉，《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北京：新華出版社，民 89.1。

肖歡容、張梅譯，Michael Pillsbury 原著，《美國學者解讀中國

- 安全》。北京：新華出版社，民 90.5。
-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民 82。
- 林宗達，《TMD 戰區飛彈防禦與台海安全》。臺北：時英，民 89。
- _____，《赤龍之爪》。臺北：黎明，民 91.2。
- _____，《蛻變中的軍事強權》。臺北：時英，民 90.7。
- 胡祖慶譯，Macridis, Roy 原著，《當代各國外交政策》。臺北：五南，民 80。
- 軍事科學院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民 88。
- 徐遵慈、劉復國，《我國參與亞太區域合作策略之研究》。臺北：政大國關中心，民 89。
- 殷雄、黃雪梅，《世紀回眸：世界原子彈風雲錄》。北京：新華出版社，民 88。
- 郝雨凡、張燕冬編，《限制性接觸》。北京：新華，民 90.9。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Green, J. Michael, and Patrick M. Cronin 原著，《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90。
- _____，Green, J. Michael 原著，《武裝日本國防自主與聯盟政治》。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翻譯，民 84。
- _____，Michael Nacht, Tom Woodrow 原著，《中共戰略趨勢》。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88.4。
- 張文木，《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民 89.10。
- 張召忠、周碧松，《明天我們安全嗎》。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民 90.5。
- 張蘊嶺，《夥伴還是對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民 90.1。
- 許介麟等，《台灣的亞太戰略》。臺北：業強，民 89。
- 許綬南譯，Carter, B. Ashton and William J. Perry 原著，《預防

- 性防禦》。臺北：麥田，民 89。
- 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北京：長征，民 90.11。
- 陳力，《戰略地理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民 89。
-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臺北：生智，民 88。
- 陳福成，《國家安全與戰略關係》。臺北：時英，民 89.3。
- 傅夢孜主編，《亞太戰略場》。北京：時事出版社，民 91.3。
- 喬登江，朱煥金編，《人類的災難：核武器與核爆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民 89.12。
- 彭懷恩等，《透視國共核武》。臺北：海王，民 74。
- 曾錦城，《下一場戰爭：中共國防現代化與軍事威脅》。臺北：英時，民 88。
- 鈕先鍾，《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前瞻》。臺北：麥田，民 89。
- _____，《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民 88。
- _____，《戰略研究入門》。臺北：麥田，民 87。
- 鈕先鍾譯，Andre Beaufre 原著，《戰略緒論》。臺北：麥田，民 89.2。
- 鈕先鍾譯，John M. Collins 原著，《大戰略》。臺北：黎明，民 64.6。
- 董更生譯，Robert. A. Pastor 原著，《二十世紀之旅：七大強權如何塑造二十世紀》。臺北：聯經，民 89.2。
- 解放軍出版社編，《新時期軍隊建設重要論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民 76。
- 賈宗誼譯，John D. Steinbruner 原著，《全球安全原則》。北京，新華，民 90.9。
- 翟文中，《台灣生存與海權發展》。臺北：麥田，民 88。
- 趙全勝，《解讀中外交政策》。臺北：月旦，民 88。
- 蔣仁道、王宏道譯，Detef Bald 原著，《核子威脅》。臺北：麥田，民 89.12。

- 蔡政文，《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臺北：三民，民 67。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民 83。
- 蕭一安，《中共原子工業建設與核爆內幕》。香港：民力通訊社，民 54。
- 錢武南譯，Snow, M. Donald 原著，《動盪世界中的核子戰略》。臺北：黎明，民 75。
- 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民 89.10。
- 閻學通等，《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民 87.4。
- 閻學通等，《中國與亞太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民 88.1。
- 薛釗，《戰略性的思考：台灣的安全抉擇》。臺北，時英，民 90。
- 譚傳毅，《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攻與防》。臺北：時英，民 89.11。
- _____，《戰爭與國防》。臺北：時英，民 87。

二、 期刊

- 于有慧，後冷戰時代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民 90.2，頁 57-76。
- 王在斌譯，Maire, Christian 原著，全球戰略性核武兵力的發展，《國防譯粹》，第 27 卷，第 10 期，民 89.10，頁 53-59。
- 朱松柏，北韓的飛彈外交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民 89.2，頁 1-12。
- 呂芳城，對「超限戰」的認識與評價，《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9 期，民 90.9，頁 32-46。
- 林碧炤，武器管制的回顧與展望，《美歐季刊》，第 12 卷，

第 3 期，民 86，頁 1-33。

林麗香，中美在南中國海的戰略與軍力部署，《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6 期，民 90.6，頁 38-46。

張登及，從宏觀歷史視野解讀美中軍機碰撞事故，《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5 期，民 90.5，頁 104-106。

張雅君，中共與俄羅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基礎、阻力與動力，《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民 89.3，頁 1-26。

陳文賢，國際環境對中共核武政策發展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民 88.2，頁 1-19。

陳世民，從「不首先使用核武」之爭議論核武角色之演變，《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民 87.10，頁 23-86。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民 91.3，頁 23-42。

蔡政修，九十年代美國對中共戰略與美中關係演變，《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3 期，民 89 夏季號，頁 69-90。

鄭端耀，飛彈科技管制建制的運作與發展，《美歐季刊》，第 13 卷，第 4 期，民 88 冬季號，頁 357-402。

羅天人，新世紀中共國防現代化的持續與發展，《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9 期，民 90.9，頁 20-31。

三、 論文

吳秀光，延伸嚇阻與台灣安全，臺北，台灣政治學會第二屆年會學術研討會，台灣政治學會主辦。民國 84.12。

陳世民，中共核武戰略的形成與轉變，碩士論文，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民 80。

四、 報紙

《中國時報》，臺北。
《中國國防報》，北京。
《世界日報》，香港。
《參考消息》，北京。
《解放軍報》，北京。
《環球時報》，北京。
《聯合報》，臺北。

五、 網路

主要國家對布希決議部署 NMD 後未來可能作為 ，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digest/dgst900507.html> , 2001.05.06。

美在太平洋進行非正式軍事結盟 ，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digest/dgst900806.html> , 民 90.8.6。

美國的亞洲政策 ，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digest/dgst891218.html> , 民 89.12.18。

美國發展 NMD 的實際涵意 ， *The Global Intelligence Update* (全球最新情報) ,
<http://www.stratfor.com/home/giu/archive/053001.asp#This> , 民 89.12.18。

The GlobalIntelligence Updates , 全球最新情報 ,
<http://www.strafor.com> , 民 90.1.16。

貳、 西文部分

() Books

Beckman R. Peter, Paul W. Crumlish, Michael N. Dobkowski and Steven P. Lee, *The Nuclear Predicament: Nuclear Weap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J: Prentic-Hall, 2000.

Bobbitt, Philip, Lawrence Freedma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US Nuclear Strategy*. NY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s., *Foreign Missile Developments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2015*.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Press, 2001.

Colin, S. Gray, *Modern Strateg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ordesman, H. Anthony, *The Gobal Nuclear Balance: A Quantitative and Arms Control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2.

Dunnigan, F. James, *How To Make War*. NY: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Press, 1993.

Flournoy, A. Michele et al., *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1.4.

Freedman, Lawrence,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NY: St. Martin's Press, 1985.

Gerrit, W. Gong, ed., *Taiwan strait dilemmas: China- Taiwan-*

- U.S. Polici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0.
- Goldstein Avery, *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 China, Britain, Franc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Joseph, R. Cerami and Jamer F. Holcomb, Jr. eds., *U.S. Army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 PA: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01.
- Kathleen, C. Bailey, *Strengthening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Boulder, CO : Westview Press, 1993.
- Kemp, Geoffrey, Robert L. Pfaltzgraff, and Jr. Uri Ra'anan, *The Superpowers in a Multinuclear World*. Lexington, MA : D.C. Heath and Company, 1974.
- Khalilzad, M. Zahmay,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 and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CA: RAND Press, 1999.
- _____,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CA: RAND Press, 2001.
- Kissinger, A. Henry,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Y: Harper & Brothers, 1957.
- Lilley, R. James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NY: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 1999.
- Manning, A. Robert, et al., *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N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2000.

- McKenzie, M. Mary, and Peter H. Loedel,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European Security Cooperation : State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Westport, CT : Praeger Publishers, 1998.
- Miller, E. Steven, ed., *Strategy and Nuclear Deterrence :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d.,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3.
- Paul, T. V., and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aul, T. V., Richard J. Harknett and James J. Wirtz, eds., *The Absolute Weapon Revisited: Nuclear Arms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 Pillsbury, Michael,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owell, Robert,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agan, Scott D.,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 A Debate*. NY: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 Shulsky, N. Abram,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CA: RAND Press, 2000.
- Singer, J. David, *Deterrence,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

- Toward a Synthesis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 Sokolsky, Richard, Angel Rabasa and C.R. Neu,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CA: RAND Press, 2000.
- Spencer, Jack,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Handbook*.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Press, 2000.
- Suisheng Zhao 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NY: Routledge, 1999.
-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Defending Australia: Defence White Paper-1994*.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press, 1994.
-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Republic of Korea, Defense White Paper 1996-1997*.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press, 1996.
- Viotti, R. Paul,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Needham Heights, MA : Allyn and Bacon, 1993.
- Waltz, N.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The McGraw-Hill, Inc, 1979.

() Periodicals

- Hu, Weixing, “ New Delhi’s Nuclear Bomb: A Systemic Analysis, ” *World Affairs*, Vol. 163, No.1, 2000, pp. 28–37.
- Huth, K. Paul, “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2,

1988, pp. 423–443.

Joshi, Manoj, “Nuclear Shock Waves,” *India Today International*, 25 May, 1998, pp. 10-16.

Nack, Kim Hong, “The US and Korea: Dynamics of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1990s,” *Korea and the World Affairs*, Vol. 19, No. 1, Spring, 1995, pp. 5-28.

Wagner, R. Harrison, “ Nuclear Deterrence, Counterforce Strategies, and the Incentive to Strike First,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3, 1991, pp.727–749.

Waltz, N. Kenneth, “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3, 1990, pp. 731–745.